海洋文藝

十二月號

1975

第二卷
第二十期

桂林花橋（油畫）　劉抗作（新加坡）

加拿大香港文獻資源中心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二卷 第十二期 目錄

評論
語言藝術家的屠格涅夫 高翔 四
當代摩洛哥兩作家 杜漸 三
伏尼契的《牛虻》 鵬程 八
李逵，快當！ 黃信今 四
遊記
畫中遊 黃蒙田 三
小說
教師 金依 六
佳期未晚 謝君誼 八
永別 阿勵 三
找尋第四家人 范劍 五
紅眼症 瞿明 八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雜文　旺
粵曲與我　陳不諱
每月茶座
想起一本厚厚的小說　曲明　二三
寫個「一」字
交響樂與小說　白繁茹　二四
美術欣賞
魚的造型藝術　章玉　二四
散文
我們的黃色　李幸　二四
葉靈鳳先生二三事　夏果　二五
意北山中假期
偶過故居　吳令湄　二七
話劇
名流與強盜　阮朗　二八
譯文
給孩子的生日禮物　江城子　二三
（埃及）邁哈穆德・狄亞卜：
（尼日利亞）欽奴亞・阿切貝：一條小路　錦銘　二四
李昕譯　二九
顏容譯　三〇

詩歌

贈　康見寧　九一

登金山　康靜城　九二

高原秋夜　韓牧　九三

老農和彩鳳　萬水　九五

聞電車加價有感　荻笛　九四

生活報告　寒凝　二三四

賭徒的最後　廷亭　二三九

只值三十元的生命

外國文訊　李文　七

英出版《第三世界的婦女》小說集　秦毅　三

今年候選布克獎兩作家　席汶　二三四

斯諾夫人述友誼・莎莉參蓮寫觀感

畫頁　劉抗　封二

桂林花橋（油畫）　黃葆芳　插頁

萬里長城（國畫）　陳城梅　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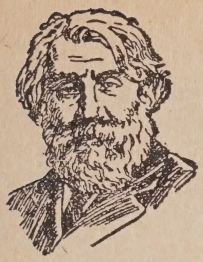
女工（油畫）　陳楚智　封三

江南水鄉（油畫）

*

文藝書訊　本刊　一〇七

編輯人語　本刊　四一



高翔

語言藝術家的屠格涅夫

魯迅先生說過：「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衆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悉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却是的確的。」（《二心集·序言》）魯迅先生這個說話，固然是他自己的深切體會，也說出了古往今來許

多有類似經歷的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對熟悉的本階級的憎惡。因爲沒有這一點，也就不可能向前邁進一步。至於對將來的看法，魯迅先生的遠見固然說明了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但也反映了他生存和戰鬥着的那個時代。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覺悟起來的時候，都會憎恨本階級，這有普遍意義；而對將來的看法，往往受歷史的局限，而各有不同。

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tch Turgeniev 1818—1883），也正是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

屠格涅夫出生於一個擁有大批農奴的俄國封建貴族家庭，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對俄國農奴制度的憎惡和痛恨。而且正因爲這種强烈的傾向，把他列入了沙皇監視、迫害的黑名單。由於屠格涅夫在文學語言上的傑出才能，使他的作品在當時對揭露農奴制俄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今天，不論是作爲優秀的文學遺產，還是作爲研究十九世紀俄國社會情況的資料，屠格涅夫作品的重要性還是必須肯定的。但和所有的自然主義作家一樣，他們看到了社會的病症，却開不出藥方，也看不到眞正的前途，因而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浮現着或隱或現的悲觀情緒，這正是在讀他們作品時有需要注意到的。

屠格涅夫以一八一八年生於俄羅斯中部的奧列爾省一個貴族地主莊園裏。

俄國的農奴制度從十七世紀隨着沙皇中央集權國家的鞏固而日益成爲勞動人民沉重的枷鎖。農奴喪失了由一個地主轉屬另一個地主的權利，對逃亡的農奴的搜捕期限從五年延展到十五年。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的統治進一步加强了對農民實行農奴制度的榨取，並且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統治階級的經濟。斯大林指出：「彼得大帝對於創立及鞏固地主和商人的國家，做了很多的事情。應當這樣說：提高地主階級、協助新近產生的商人階級及鞏固這些階級的民族國家，是藉犧牲農奴制度的農民來進行的：由他們身上剝下了三重皮。」（《與德國作家愛米爾·留德維格的談話》）

長期而殘酷的對農奴壓迫和榨取，激起了農奴不斷的起義，構成了十八、九世紀俄國社會矛盾的主要內容，動搖着農奴制度。屠格涅夫就生長在這樣的時代裏。

屠格涅夫的父親謝爾蓋·尼·屠格涅夫，是沙皇禁衛軍的退休軍官。母親瓦爾瓦拉·彼得洛芙娜，一個大農奴主的女兒。當她和謝爾蓋結婚的時候，便帶來了一所大莊園，幾千個農奴和不少金錢。謝爾蓋在退休之後能夠過着富裕而優遊的生活，也就不在乎瓦爾瓦拉的醜陋和暴躁了。瓦爾瓦拉有地主們一般具有的那種獨裁而驕橫的特點，她在莊園中指揮一切，爲所欲爲，要任何人聽從她的命令，隨意拷打、處分、放逐手下的農奴。她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的女皇。她對三個兒子（伊凡·屠格涅夫是老二）自小就按照貴族的要求，嚴格地「管理」和「教育」，從外國聘來專任的家庭教師，規定每天的課程；從早到晚，孩子們都要規行矩步，有什麼不對，呵罵、斥責、敲打是免不了的。正如所有這些自以爲是的地主一樣，她以爲用這種辦法可以培養出「克家令子」；但也正如不少在這樣可怕的環境下長大的少年一樣，屠格涅夫一點不喜歡這個家庭，越來越感覺到厭惡。

瓦爾瓦拉按當時俄國貴族的風氣，要孩子們跟家庭教師學法文、德文，就是不學俄文。貴族們認爲只有低級的、沒有學識的下等人才說俄文。屠格涅夫的俄文，是向一位和善的老農奴學的。他和老農奴在花園的偏僻處交朋友，聽老農奴朗誦古老的詩歌，他覺得在生活中沒有什麼比這更美好。當然，這不能使家庭教師知道，更不能讓母親知道。屠格涅夫覺得老農奴和其他農奴都比父母更可親：父親不管事，不關心孩子；而母親的打罵簡直可恨。但爲什麼偏偏這些善良而可愛的農奴要被母親欺負？他不明白。

年紀稍長，屠格涅夫被送到莫斯科讀書。十六歲，他進入聖彼得堡大學，成爲哲學系的學生。

學校的生活，教授們在課堂上講授的知識，來自各方面同學間的見聞，以及圖書館內的藏書，從不同角度打開了屠格涅夫的眼界。他在大學的興趣是學習寫劇本和寫詩——這似乎不是一個哲學系學生的本分。文學教授普列特涅夫對這個青年作有保留的讚賞，曾經協助他在雜誌上發表兩首詩。這是屠格涅夫第一次發表作品。

到了假期，按照母親的要求，他回到莊園裏度假。家中沒有什麼可以使他開心的事情，於是吸引着他的就是拿着獵槍到山上，到叢林中打獵。在這種活動中，屠格涅夫不但喜愛，而且有充分的機會接觸和了解大自然。更重要的是，他對於在母親嚴酷統治、壓迫下的農奴有更深刻的認識。屠格涅夫親自看到母親放逐一個不聽話的農奴，强迫他離開自己

的妻兒；又看到母親售賣一個女僕。他反對這些事情，但一點也不能改變母親頑固的心。

屠格涅夫對母親和她的莊園越來越痛恨。但是，他還不了解到在俄羅斯，像他母親一樣的農奴主，眞是數以千百計，其中許多要比瓦爾瓦拉更兇惡，更殘忍。

因爲這時的屠格涅夫還年青。二十歲，他以一個哲學系畢業生的身分到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在那裏，他趕得上聽已經到了晚年的黑格爾（註一）的課。

有一件事情可以說很有趣。屠格涅夫和馬克思是同年出生的，而且在某一種意義上說，都是黑格爾的學生。但是這兩個人的發展却有相當大的區別，屠格涅夫沒有走上馬克思相同的道路，在成就方面也不能相比。如果要研究其原因的話，成長在工業發達的西歐，和生活在農奴制度的俄國，也許是我們首先要考慮到的因素。

但是，在德國，屠格涅夫到底認識了一批不滿現實的、被稱爲「理想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的青年，給他的思想帶來一定的影響。這些也名爲「青年黑格爾派」的人們，對於社會的醜惡現象採取一種偏激的態度，但是他們的唯心論觀點使他們不可能從階級壓迫來認識問題，所以也不可能找出解決問題的道路。

兩年之後，屠格涅夫回到莫斯科，準備考碩士學位。他到底應該做個什麼人呢？學者？教授？教育家？哲學家？……他還沒有打定主意，却認識了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註二）。別林斯基對屠格涅夫所作的一篇諷刺性的長篇故事詩《巴拉沙》，給予熱情的評價，爲此在《祖國紀事》雜誌上寫了評論的長文。屠格涅夫不但受到了鼓舞，並且決定從事文學創作。

青年的屠格涅夫成爲別林斯基的座上客。這一點很重要，因爲不僅使他直接得到別林斯基的教益，而且結交了像名詩人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這樣的朋友。不過，屠格涅夫很快就發現，他的作品，更富於表達能力的是散文和小說，所以放棄了作爲一個詩人的願望。但早期的詩創作，爲他在文學語言的鍛煉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二十七歲的時候，屠格涅夫遇上了當時著名的歌女寶琳·加西亞，他熱情地單戀着她，而寶琳却只當他是普通的朋友。這一段愛情，在屠格涅夫的心靈上，只留下悲劇性的回憶。他所寫的愛情小說，多半沒有圓滿的結局，大概很受自

己這個不愉快經歷的影響。

對於兒子竟要當一個作家，瓦爾瓦拉非常氣惱。她認爲受過高等教育的貴族只能夠做官。在她的壓力和安排下，屠格涅夫曾經在衙門裏辦過事，但不久就因爲根本不適應那樣的環境和人事，而被上司暗示要他「自動辭職」。這時，他已經成長了，成熟了，母親的壓力，此後再也不對他發生什麼作用了。

屠格涅夫和其他不滿現實，渴望改造俄國社會的人們一樣，憎恨俄國農奴制度。而沙皇尼古拉一世，這個被稱爲「歐洲憲兵」，在歐洲各國中特別顯得反動，絕對不容許「自由思想」在俄國出現，政治的迫害遍及全國。屠格涅夫不是由於害怕，而是如他自己所說：「我一定要離開我的敵人，爲的是能從最遠的地方更猛烈地攻擊它。……這個敵人就是農奴制度。」他去到德國，而與此同時，他在涅克拉索夫主編的《現代人》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小特寫《霍爾和卡里內奇》，副題是《獵人日記之一》。爲了避免引起書刊檢查官的注意，涅克拉索夫把它放在《雜俎》欄中，表示只不過是「報屁股」之類的文章。

涅克拉索夫這樣做是有原因的。霍爾和卡里內奇是地主波德魯金老爺治下的農奴，前者是佃農，後者是服勞役的農奴。在屠格涅夫的筆下，俄國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作品：地主老爺庸懦而無能，而農奴則聰明、能幹、善良。可是前者壓迫人，後者被人壓迫。

這是技巧地對農奴制度擲出了有力的投槍。

別林斯基立刻寫信給屠格涅夫，肯定他的創作方向，鼓勵他寫下去，要求他「找出自己的道路」。

於是一連串的散文式短篇小說或特寫在《現代人》雜誌上刊登出來了。它們在一八五二年被結集成單行本《獵人日記》，立刻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好評，但也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惱火。他寫了一篇哀悼果戈里去世的文字，刊登在《莫斯科新聞》上。沙皇尼古拉一世是禁止寫文章紀念果戈里的，便以此爲藉口，把屠格涅夫（當時他回到聖彼得堡，參加《現代人》雜誌的編務）抓起來，關了一個月牢，然後把他流放回故鄉。一年多的流放生活，却提供了他一個很好的寫作機會，寫了一個長篇小說《兩代人物》和若干短篇。一八五三年年底，他才獲得准許，可以回到聖彼得堡居住。一八五五

年，尼古拉一世死了，繼位的沙皇是是亞歷山大二世，由於內外形勢所迫，不得不採取了表面上比較溫和的政策，準備廢止農奴制度，以防止農民革命的發生。這就提供給屠格涅夫一個有利於創作的形勢。他大部分的作品，是從這個時候陸續出版的。

此後的一段時期，他曾以作家的身份漫遊歐洲各國大城市：羅馬、維也納、巴黎、倫敦。他比較多的時候住在巴黎。後來又回到故鄉，安靜下來從事寫作。晚年，他還是在巴黎定居。有時則回聖彼得堡。由於已是國際知名的大作家，到處都受歡迎。但沙皇還是不喜歡他，派特務監視、追踪，「勸告」他離開俄國。

屠格涅夫沒有結婚。他在巴黎，是和寶琳·加西亞的一家住在一起的。他沒有損害她的家庭，却成爲她一家的朋友。也許僅僅是這樣，屠格涅夫就可以在內心得到一些安慰。

一八八三年八月，屠格涅夫在巴黎逝世。

屠格涅夫是多產的作家。不論是長篇小說還是短篇小說，他都善於刻劃環境、氣氛，塑造人物的外型以至內心世界，而通過這些，反映了社會和時代的特徵。例如，他的長篇小說——

一八五六年發表的《羅亭》。羅亭是主人公的名字，他是貴族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活躍的理想主義者，有知識和能力，說話漂亮動聽，有許多使人信服的意念和計劃。可是一到實行的時候，不是由於軟弱，便是由於空想，總是陷於失敗。他戀愛着少女娜塔利亞，一個富有的地主女兒，受到她母親的反對，因爲他比較窮。但到了娜塔利亞不顧一切決定追隨他的時候，羅亭却放棄了。他最後流浪到巴黎，參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死在巷戰裏。

能夠說羅亭是革命的英雄嗎？恐怕不可以。他只是個人主義的犧牲者。屠格涅夫雖然刻劃了羅亭的悲劇性格，但又灌注了大量的同情。這是那個時代一個類型青年的塑像。人們認爲，其中有屠格涅夫自己的影子。

一八五九年出版的《貴族之家》，一名《麗莎》。這是農奴主貴族莊園的輓歌。由於屠格涅夫對這個階層是那麼的熟悉（從生活、人物到感情），因此這部小說在藝術上有很大的成功。他所雕塑的人物和營造的氣氛有一種動人心絃的

力量。小說描述了貴族青年拉夫列茨基表面强健、嚴峻，而內心虛弱、卑怯這類的人物，他和善良的少女麗莎的戀愛，結果是把麗莎送進了修道院。在這本小說中，屠格涅夫自己精神創傷的再現，卒當是能夠打動人心的重要因素。讀者對《貴族之家》的狂熱歡迎，也許感情共鳴大於社會意義。

一八六〇年出版的《前夜》。主人公是一個與羅亭相反的革命實踐家，保加利亞人英沙羅夫。他是個窮人，一生爲保加利亞的獨立而忘我地奮鬥。作品還塑造了少女葉琳娜·斯塔霍娃，這是一個被屠格涅夫以「理想」來賦予生命的無私的「新人」。她被許多漂亮的、有地位的、有能力的青年所包圍，然而最後她把愛情交給了英沙羅夫，跟他到保加利亞去。當丈夫死了之後，葉琳娜仍然留在保加利亞，繼續丈夫的事業。

屠格涅夫所寫的英雄，顯然是理想化了的。一方面，他自己缺乏這樣的實際鬥爭經驗，另一方面，當時的俄國也確實還沒有出現相同的人物。英沙羅夫之所以要是保加利亞人，原因正在於此。屠格涅夫把葉琳娜寫成貴族的女兒，這說明他還不懂得，在那個巴黎公社運動已經在醞釀着的時代，如果不是無產者的革命隊伍，至少是很難出現葉琳娜這樣的「新人」。對貴族的兒女賦以太多太大的期望，就難免失於架空。

一八六二年發表的《父與子》。這可以說是對《前夜》批評者的一個答覆，也可以說是《前夜》的發展。因爲有些「批評家」認爲，在《前夜》中把英雄寫成是保加利亞人，這是對俄羅斯人的看不起。《父與子》的主人公巴扎羅夫是一個俄羅斯「新人」的代表，在這個人物的身上集中了許多屠格涅夫所能設想到的優點，他壓倒了貴族們，是理想中的英雄。然而，這個「新人」是從哪裏來的？屬於哪個階層？沒有交代。巴扎羅夫是孤立的，飄浮在羣衆之上的。屠格涅夫自己也完全看到這一點，指出巴扎羅夫體現了「虛無主義的原則」。在這裏，《父與子》還是衝不出《前夜》的歷史局限。就是說，作者還是沒有理解到無產者運動的時候，不可能眞實地描繪理想的英雄。

其他的作品，不見得比上述更有代表性，就不再列舉了。

但是，作爲一個優秀的語言藝術家，屠格涅夫的作品，確實是世界文學史上豐盛的遺產之一。他正處在從自然主義發展向現實主義的過程中，繼承和豐富了自然主義諸大家那種細緻、富麗、華贍的技法和筆觸（這和他長期住在巴

黎，與西歐作家的密切交往有關係），而又與前輩們不相同的，是筆端灌注着更深厚的感情。這樣，不僅使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明顯的目的性（在自然主義作家中，這一點是不容許的，至少是不明顯的），爲現實主義開闢了途徑，而且也增强了描寫的深度。從語言藝術的成就來說，屠格涅夫和曹雪芹略有可以比擬之處，雖然在風格和民族色彩上絕不相同。

這裏摘引《獵人日記》中《幽會》的開頭一節的片段，可以略窺屠格涅夫文筆的特色：

秋天，九月半左右，我坐在白樺樹林裏。從早晨起就下細雨，又常常射出溫暖的太陽光來；這是陰晴不定的天氣。天空有時瀰漫着輕柔的白雲，有時幾處地方忽然暫時開朗，在撥開的雲頭後面露出明亮而可愛的青天來，好像美麗而聰明的眼睛。我坐着向周圍眺望又傾聽。樹葉在我頭上輕輕地喧噪；僅由這種喧噪聲，也可使人知道現在是什麼季節。這不是春天愉快而可笑的顫慄聲，也不是夏天的柔和的私語聲和綿長的絮聒聲，也不是晚秋的羞怯而冷淡的交吾聲，而是一種不易聽清楚的、沉沉欲睡的細語聲。微弱的風在樹梢上輕輕地吹過。被雨所濡濕的樹林的內部，因了日照或雲遮而不絕地變化；有時全部光明，彷彿突然一切都微笑了：不很繁茂的白樺樹的細幹突然照上了白綢一般的柔和的光彩，落在地上的小樹葉突然發出斑斕的金紅色的光輝，而高高的、繁茂的鳳尾草的優美的莖，已經染上類似過熟的葡萄的色彩的秋色，也無限制地交互錯綜而表現在你眼前；有時四周一切忽然又都變成淡藍色：光艷忽然消失了，白樺樹都變成白色，全無光彩地站着，其白色就同還沒有被冬日的寒光照臨過的、新降的雪一樣；——於是極細的雨偷偷地、狡獪地撒佈下來，發出瀟瀟的聲響。……

這一段還沒有抄完，但看來已經夠了。這種有如每個局部放大了再綜合起來的彩色照片般的描寫，正是自然主義的典範手法。不是十分熟悉的環境，非常細緻的觀察，經過認眞組織過的詞語，就不可能從其實很平凡的景象中，鋪陳出如此華美的文字。當然其中涵蓄着的，有屠格涅夫對這大自然的感情。《幽會》所寫的，是一個貴族的隨從，如何欺騙而又拋棄了一個純良的農村少女的故事，情節極簡單。現代的作者，大概是不會（而且也認爲不需要）這樣寫的，除非爲了營造特殊氛圍的需要。不過，自然主義的大師們，包括了屠格涅夫，把語言藝術提高到這麼一種精心刻劃而又揮洒自

如的境界，應當肯定是重要的貢獻。當我們看到有些作品是乾巴巴的只有一付骨架的時候，便會想到，讀一些屠格涅夫的作品，一定會很有益處。

註一：黑格爾，1770—1831，德國哲學家。他的哲學，從世界觀來說是唯心的，但在製定辯證發展的理論方面有重大的作用。關於矛盾鬥爭是事物發展的泉源，而矛盾又通過量的變化而達到質的變化等觀念，是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成爲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但由於他的唯心主義世界觀，黑格爾的社會政治觀點是保守的。

註二：別林斯基，1811—1848，俄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民主主義者，文藝評論家，對反對俄國的農奴制度，開展民主革命和提倡進步文學上有貢獻。

今年候選布克獎兩作家

泰毅

列入今年英國布克小說創作獎金（Booker Prize）決選名單的兩位候選人是印度女作家盧特・普拉維爾・扎普瓦拉(Ruth Prawer Jhabvala)和澳大利亞作家湯姆斯・肯尼利(Thomas Kencally)。

扎普瓦拉列入候選的作品是她的最新小說"熾熱與塵埃"（Heat and Dust），由穆萊出版社（Murray）出版。她於一九二七年生於波蘭，一九三九年到英國，後來在倫敦大學攻讀，獲得學位。她現在與一個印度建築師結婚，住在新德里。她寫了八部小說，三本短篇小說集。她還與導演詹姆斯・埃沃里(James Ivory)合寫了兩部電影劇本叫"莎士比亞的用人"(Shakespeare Wallah)和"公主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aPrincess）。

肯尼利列入候選名單的作品是今年十月剛出版的小說"森林隨筆"（Gossip from the Forest），由科林斯出版社（Collins）出版。除這部新出版的小說外，他過去寫了八部小說，其中一部"鐵匠基米的歌唱"（The Chant of Jimmy Blacksmith）曾於一九七二年被列入布克小說獎金決定名單。肯尼利現年四十歲。

外國文訊

當代摩洛哥兩作家

杜漸

直布羅陀海峽將歐洲大陸和非洲大陸分隔開來，摩洛哥的丹吉爾和西班牙的直布羅陀一水相隔，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文化。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一樣，是回教國家，伊斯蘭阿拉伯文化有着悠久的歷史。近幾個世紀摩洛哥受法國文化影響頗深，當代摩洛哥著名的作家，都是以法文寫作的。

阿赫密特·賽弗利奧伊（Ahmed Sefrioui）和德雷士·切拉比（Driss Chraibi）是當代摩洛哥的著名作家，他們的第一本書都在五十年代初期發表，出版於法國巴黎。

他們的作品與北非其他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的作品，無論形式與內容，都不相同，就是這兩位作家的作品風格，亦很難找到有什麼相似之處。

阿赫密特・賽弗利奧伊一九一五年出生於摩洛哥的費茲城，父母是巴巴爾人（回教國人）。他的童年是在故鄉度過的，最初進的是伊斯蘭教讀可蘭經的學校，後來到法國讀中學，在法國住了很多年。在法國時，他曾在藝術工藝學會工作，致力於工藝美術的研究，後來回到摩洛哥，担任國家旅遊辦公室的主管人。

他的作品並不太多。阿赫密特・賽弗利奧伊並非一個多產的作家，但是他的文筆洗煉，每一篇作品，都像晶瑩的珠玉。又善於表現出他對民族的深厚感情。《泥甕記》就是一篇典型的作品，通過他自己一貫喜歡使用的主題，體現了純潔和美的力量戰勝邪惡。

雖然，他是用法文寫作的，但他的作品却帶着濃郁的鄉土氣息。有人指出他的小說與其說是小說，倒更像寓言。他經常把現實世界的事物，寫成像神話故事一樣。不過這裏雖然用了非現實的形式，但表現的仍然是現實的生活。他採用了阿拉伯說書人所愛用的方式來寫小說，因而爲羣衆所喜見樂聞。

阿赫密特・賽弗利奧伊筆下的現實世界是古老的宗教名城費茲那些狹窄而繁忙的橫街狹巷，他筆下的人物幾乎全部都是摩洛哥的勞動羣衆，織地毯工人、編拖鞋工人、賣花人、水泥匠、窮苦學生、香客、陶工……。《泥甕記》就寫了一個造泥甕的陶器工人和一個種花花匠的故事。這些底層的小人物，都有一套健康樸素的生活哲學，因爲他們未被外國現代「工業文明」污染，還保持着一份純眞。

和前者比較起來，德雷士・切拉比是個不同類型的作家，他的出身教育和經歷與前者不同，因而他的作品不論內容和風格都代表了另一種的類型，他反映了現代摩洛哥社會的新舊矛盾。

德雷士・切拉比是一個有錢商人的兒子，出生於一九二六年，曾在卡薩布蘭加的一間法文書院畢業，接着就到巴黎去學醫，讀化學和精神心理病學。一九四六年，他剛滿二十歲，就離開了摩洛哥，自此以後定居巴黎。他結了兩次婚，對象都是法國女人，雖然他讀的是化學和精神心理病學，但由於他對文學有興趣，後來竟專業從事創作，過文字生涯。

他曾在法國廣播電台任職，寫論文和有關摩洛哥時人訪問記一類的文章，在經濟成問題時，他就到化學實驗室去幹一個時期的活兒，近年則應加拿大大學邀請，在加拿大講學。他幾乎是每兩三年就出版一本書，較之阿赫密特·賽弗利奧伊應算是一個多產作家了。

德雷士·切拉比在北非作家中，是最激烈、最絕望也最不妥協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本小說《單純的過去》（Le passé simple）發表於一九五四年，在這本書中，作者對舊傳統禮教和殖民主義都展開了激烈的攻擊。他一方面揭露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造成的惡果，另一方面也以自己童年的經歷，控訴穆斯林教育形式主義對他的折磨。

第二本書《公山羊》發表於一九五五年，（Les Bouce 英譯爲 Billygoat），「公山羊」是居住在巴黎的北非阿拉伯人被法國人起的帶有侮辱性的名字，作者以這個名字作書名，亦是對那些法國種族主義者的一種回擊！書中對法國在北非的某些行爲評擊得十分利害，法國評論界對此書幾乎視同「洪水猛獸」，指責其「缺乏客觀性」。作者却反駁道：「批評了法國在北非實行殖民主義奴役就是缺乏客觀性？那麼要對法國殖民者的惡行歌功頌德才算客觀了嗎？不，這才眞正是缺乏客觀性呢！」

其實，德雷士·切拉比並不是站在阿拉伯傳統來反對殖民主義的，他既反對西方的文化侵略，也反對傳統的信仰。與此同時，也反映出他本身正處在東西文化的爭奪中，必須尋求合理的結論。

切拉比私下承認他對東方與西方的興趣常常使他感到混亂，所以在他一九五六年發表的第三本小說《驢子》（L'Ane）中，下筆時就比較有了考慮，比起前兩本著作來，對問題的看法顯得更明確些。

《驢子》是一篇較短的，更似是寓言的小說，但這本小說比他其他兩部更注重刻描內心的鬥爭，特別是剛剛被西方文明驚醒的北非人民所感到的那種迷惘和懷疑。切拉比爲他們提出了「爲什麼要驚醒我們呢？」這樣一個問題。

驢子是屬於一個到處巡迴給人理髮的剃頭師傅的，這個理髮匠對於周遭發生的巨大改變一知半解，他竟將自己的驢子賣掉，用所得的錢買了一套現代化的理髮工具。可是那驢子跟他跟慣了，捨不得舊主人，千方百計掙脫了新主人的束縛，又追這理髮師來了，牠到處都跟着他，向他嘶叫，希望他回到過去的老日子去。最後這位舊主人所坐的火車，把驢

子給壓死掉。那理髮匠說：「我想我到那時才眞正地覺醒，但事實並非如此，你就看看我這四輪車吧，我能聽得見它，看得見它，摸得着它，現時我也只有它了，人家教我怎樣用法，每日給它上潤滑油，諸如此類……我完全明白，但我却不懂得駛駕它。像每一個人一樣，我只是個旁觀者罷了。」

在《驢子》之後，切拉比的文學技巧已經成熟，他似乎已掃除了騷亂的魔障，在他以後發表的兩本短、中篇小說集《遼闊視界》(De tous les horizons 英譯爲 From all Horizons，一九五八年)和《有朋千里來相會》(Un ami viendra vous voir，一九六七年)，他的小說結構顯得更爲扎實，風格亦更固定了，他的想像力變得更清楚也更有深度，切拉比的小說帶有更多東方寓言的色彩，雖然短篇小說有些還是顯得過於纖弱，但作品的悲劇感染力和字面背後所隱藏着的堅強的聲音，使讀者也不無所感觸。

切拉比和當代不少北非作家一樣，作品總愛包含着對歐洲人和北非覺醒了的人民之間缺乏互相理解的主題。切拉比在一九六〇年發表了小說《人羣》(La Foule 英譯爲 The crowd)之後，在一九六二年發表了長篇小說《繼承過往》(Succession Ouverte 英譯爲 Heirs to the Past)，這是他創作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繼承過往》是他最優秀的作品，他將摩洛哥過往的傳統和外國的一切加以比較，其主人翁德雷士·賁爾迪(實際可能就是德雷士·切比拉自己)，是一個在法國居住了十六年長的摩洛哥阿拉伯人，他反叛了他父親的生活方式，而被西方文化所同化，同法國女人結了婚，生了兩個孩子。表面上看來，他的婚姻美滿，生活幸福，但在內心裏他亦有着由於無法擺脫而苦惱不堪的心事。小說一開頭是卡薩布蘭卡來了一份電報，說他父親死了，於是他立即乘飛機趕回去參加葬禮。當他正要敲響父親房子的大門時，一個派電報的小伙子給他遞上另一封電報，上面寫明是他收的，發報人是他父親，電報裏只有幾個字：「歡迎回家」。

德雷士被帶進靈堂，見到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告訴他：「去吧，給他閉上眼睛，這是他最後的願望！」德雷士覺得自己好像「浪子回頭」故事中的浪子，父親雖然已死，但却處處表現出要他回頭。最後公佈父親的遺囑了，那是錄在錄音帶上的，在所有的兄弟中，唯有他一個是沒有被列入承繼人的名單中，他父親在這一部分錄音帶中連提也不提他的名

字。最後父親提到他了，並沒有遺下什麼房屋土地給他，只是說：「路是你自己走出來的，不過沒有錢也就不易幸福生存，我寫了張支票給你，七千五百萬，別忘了銀行是在四點就關門的，你在趕上火車前，得抓緊時間去提款。」德雷士開始大笑起來，「好聰明的爸爸啊！你要抽根香煙嗎？」但他却掏錯了口袋，掏出來的是他的袋錶。

就拿這一段「遺囑」來看，可以看到切拉比善於運用寓意的方法，將東西兩種不同思想的矛盾，都濃縮在一起了。這是現在和過往兩種思想的會見，包含着摩洛哥現代社會存在的問題，保留過去的傳統和接受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矛盾。那麼，新的受西方教育的一代從古老的傳統的一代繼承些什麼呢？這就是摩洛哥青年一代最關切的問題，切拉比通過小說試圖解決這一問題。

小說的主人公說：「我父親死了，現在我獨立自主了，但那種無知的、根深蒂固的傳統習慣，悲慘，仍然全保留了下來，這一切正束縛着使人無法得到自由……」可是，這個受西方教育，自以爲文明的人，他想到的又是什麼？他不關心自己祖國的命運，趕緊提了款跑回法國去過享受生活去了。這不是絕大的諷刺嗎？

一九七二年他的近作《大海的教化》(La Civilisation ma Mere!)又回到摩洛哥的問題上去，雖然《有朋千里來相會》曾一度離開了這一主題，而寫一些法國的生活，例如電視女演員的三角戀愛故事一類。但最後，他又回到《繼承過去》小說中的人物身上來了。

摩洛哥的作家正在成長，從阿赫密特·賽弗利奧伊到德雷士·切拉比，我們可以看出題材在不斷的擴大，從古城的小市民生活，而轉到描寫現代文明入侵後的悲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與進步。相信隨着摩洛哥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視界繼續擴大，新的一代作者一定會寫出更深刻更動人的作品來的。

伏尼契的《牛虻》

（馬來西亞）鵬程

進入七十年代以來，英國作家伏尼契的長篇小說「牛虻」的中譯本，便大量在海外翻版上市，所不同的是略去中文原版葉戈洛娃的「序文」；隨後，黎揚根據一部同名電影改編的連環畫冊，也大量翻印行銷。兩書印刷固然粗劣，銷路却一直不衰。扉頁上都在引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一段話：「但就牛虻的本質，就他的强毅，他那種忍受考驗的無限力量，以及那種能受苦而毫不訴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贊成的。我贊成那種認爲個人的事情毫不能與全體的事業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這一段溢美之詞，造成誤解，使許多人把牛虻和保爾·柯察金混同起來，看作同一性質的英雄形象。

在海外一些地方，人們還有不少沒有機會欣賞奧斯特

洛夫斯基的名著，但大抵能夠知道他筆下所描繪的乃是推翻沙皇統治、建設新型社會的蘇聯先進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伏尼契則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民族民主運動中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品質。因而，保爾和牛虻，應該是兩類不同性質的藝術形象。

比起原著來，畫冊更突出了牛虻對蒙泰尼里的愛恨交織，牛虻既强毅又輭弱，既痛恨敵人，也深愛敵人，是一個具有所謂雙重性格的「鬥士」；他的行動更帶着濃厚個人主義色彩，對死亡則懷着幽幽的神秘感、恐佈和哀傷。

十三年後，從南美洲回到意大利的牛虻，對天主教政治作用，有了中肯的分析。當時天主教教士，是封建專制政體的狂熱擁護者，他們不止一次勾結奧地利侵略軍，鎮壓資產階級革命。一八四六年羅馬教皇庇護斯九世即位之後，固然先後採取了一系列新措施，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但是這一切，都是權宜之計，是國內外革命形勢高漲的產物。等到情勢一變，他就向革命隊伍進行瘋狂反撲，然而，庇護斯九世「假冒僞善」姿態，却激起一片歡騰，人們普遍對他寄託着不切實際的幻想。針對這一情況，牛虻寫下精闢透徹文章，「說出了必須要說的話」，他「把意大利比作一個醉漢，摟住一個扒手的頸子在哀哭，而那扒手却正在掏他的口袋。眞寫得好極了。」與此同時，牛虻也深刻地揭露了蒙泰尼里大主教畫皮之下的眞面目。作爲教皇的密友，蒙泰尼里實際上跟國內任何一個聖信會教士一樣，是由極端仇視資產階級革命的耶蘇會牽綫的，表面上看起來，他是那麼和善、慈悲、嚴正、聖潔與開明，實際上其用心的狠毒，比起常藉奧地利鎮壓意大利的拉姆勃魯斯契尼大主教，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任務是要維持一般人對教皇現有的熱情，「不讓它衰退下去，同時吸引公衆的注意，直等大公爵在耶蘇會派的代理人準備呈上去的那份（消滅革命派的）計劃書上簽了字。」

小說深刻地描述了這一封建政權和資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的無情鬥爭。封建尊制政權，托庇於奧地利侵略軍，不但利用密探、黑牢、酷刑、軍事審訊和槍斃，來對付牛虻一夥，而且還利用「虛僞而卑鄙」的教士，以甜蜜的謊言，「傳播愛與和解的福音」，來麻痺人民的意志，甚至喬裝爲革命黨人，奪取情報，破壞青年意大利黨組織。年輕純潔的牛虻，對宗教懷着無比的虔誠，一心相信「教士的使命就在引導世界向着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標前進」，結果，他痛苦得近乎瘋狂地發現自己受了欺騙：卡爾狄神父

告發了他，蒙泰尼里神父是他母親的姦夫。原來聖潔包裹着汚穢，和善掩飾着野蠻，慈悲蒙蓋着殘忍。心靈的創傷，帶來了可怕的精神磨難，也使他看清了和蒙泰尼里等教士作鬥爭的必要性。小說細膩地描繪這一歷程，爲我們提供認識意大利封建社會，作爲上層建築的天主教，怎樣幫忙當時的世俗政權，鎭壓資產階級民主派，後者又如何進行反擊的歷史圖景。

一連串的羞辱和折磨，使牛虻洞穿了教士的虛僞與罪惡面目，因而展開了尖銳的鬥爭。他把起着更大欺騙作用的蒙泰尼里大主教看作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不共戴天的敵人，「即使本身不是一個流氓，也是流氓掌握中的一個工具」，「非得一脚踢開不可的『攔路石』」；他清楚地認識到，雙方各「站在一個深淵的兩邊，要想隔着它携手是辦不到的。」但是，在塑造這個形象時，伏尼契却陷入人性論的泥沼，莫名其妙地使牛虻一直深愛着蒙泰尼里，甚至於「愛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利害」。一團火似的牛虻可以在獄中把上校和軍長燒得像瘋狂的野獸，寧可昏倒也要推開獄卒的攙扶，但爲了這個愛，他却主動要求會見蒙泰尼里，低聲下乞祈求把手伸給他握，即使一分鐘也好。精明幹練的牛虻，可以冷靜地、準確地評估時局，「知道怎樣擊中敵人的要害」，以致蒙泰尼里門前固然還圍有狂熱的羣衆看大主教上下馬車，「而那歡呼聲和祝福聲中已常常要混雜着『耶蘇會派的走狗！』『聖信會派的奸細！』這一類的反對口號了。」但是僅僅爲了渴望看蒙泰尼里一面，他却寧願自投羅網上布列西蓋拉去，明知自己已經暴露，完成任務的希望近乎等於零，更大可能是被捕而死，可還是堅拒瑪志尼代爲執行任務。結果牛虻白白地犧牲了。

爲什麼牛虻會對「你我之間不能有別的任何關係了，除掉戰爭、戰爭、還是戰爭！」的蒙泰尼里懷着這麼沉摯的感情呢？

答案只有一個：因爲他是牛虻的生身之父。那本連環畫冊說：「作爲父親和兒子，他們深深的愛着！」這個愛，强大得足以令他們「忘記了時間和空間，忘記了生和死；甚至忘記了他們是敵人。」

這是多麼虛幻而可笑的！

現實和歷史上，從沒有過這樣一種愛。古代宮廷貴族，父子爲了爭奪女人和權位，互相殺伐，屢見不鮮。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巴爾扎克的高老頭，都由於沒有「油水」可供再榨取，而被子女唾棄。曹雪芹筆下的賈政，更因爲疾恨賈寶玉「大逆不道」的言行，幾乎活活把他打死，王

夫人臨末雖然出來勸阻，動機也無非怕碩果僅存的兒子死了「叫我靠那一個」。現代有認識的青年，對待父母則以廣大人羣的利益爲最高標準，他們明白自己首先是屬於人民的，而不是父母的私產，長輩有缺點，耐心地說服、等待，萬一父母是人民的死敵，則堅決與之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不到洗心革面決不罷休。

心理從屬於思想，父母兒女之情固無例外，觀念變了，愛憎必也跟着改變。牛虻起初崇敬後來憎恨蒙泰尼里，就是因爲他看穿了教士的「虛僞而卑鄙」，和他獻身的事業——建立獨立、統一的意大利共和國，勢不兩立。但是，在伏尼契的筆下，牛虻的刻骨仇恨，居然一點也不影響他對蒙泰尼里的愛，反而這愛歷久彌堅，豈不可笑？

可笑在於，這正是人性論者的一種本色。他們鼓吹，天地之間有着永恆的愛，絲毫不受階級生活、個人具體處境和特點所影響，父母愛、兒女情就是其中的一種。但是他們往往又用自己的手拆穿自己編織的謬論。牛虻前敬後恨的態度，本已足夠說明了個人遭際必使他不可能對蒙泰尼里始終保持同一感情。但伏尼契卒之硬要他始終如一深愛着生身之父，未免太沒根據了。

人性論者還以爲人總是貪生怕死的，即使赴湯蹈火仁人志士，面對生死考驗，也不可能毫無畏怯之情。牛虻的形象就是這樣。不錯，刑場上牛虻笑容明朗，談鋒尖刻，盡情嘲弄了敵人一番。然而，在這之前，「幽靈似的恐怖」曾「在空虛寂靜之中將他壓服了」，他心中充滿了「陰影世界中的幻像和夢境」。當他拒絕瑪志尼代爲執行任務的好意，「準備去(布列西蓋拉送)死」時，他的「眼神是冰冷的，固定的，彷彿他已經死了。及至他重新說話，聲音是出奇地無力而且平板。」他把一塊甜餅小心地分成兩兩半，一半自己吃，一半給心愛的瓊瑪吃，又倒了一杯酒，兩個人分喝，然後他仰躺着，握着她的雙手，眼望着她說：「那麼，不要作聲！讓我們安靜一會兒，我們兩個不論哪一個死了，其他一個就會記起現在這情景。我們願意忘掉這個在耳畔咆哮、喧囂、煩擾不息的世界；我們願意手攜着手一起離開它；我們願意走進死神的秘密宮廷裏，躺在那罌粟花中間。噓！我們願意十分的安靜。」

這樣的描寫，既充滿着對死的神秘感；也滲透着死別的哀傷。神秘，是由於未能以徹底的唯物觀點看問題，哀傷，是由於從自我中心出發來看待生死。正因爲「自我」還在牛虻心中佔據主導地位，因此當他確知死亡無可倖免時，他的精神崩潰了。聽着蒙泰尼里爲了下決心同意以軍

事審判來處決他而哭泣時，「牛虻不住地戰慄，一身冷汗」，他覺得自己「這麼一個活生生的充滿精力的人，必須去死，這已經夠受了，怎麼還能在這個時候聽這種哭聲」。等到蒙泰尼里終於離開了牢房，走了好一會，他突然驚跳起來，高聲大喊：

「啊，我受不住啦！神父，回來！回來！」

但是牢門已經關上，太遲了。「他用一雙睜大的、發呆的眼睛向四週慢慢地張望，心裏明白什麼都完了。」他徹夜哭泣，幻像叢生，他平日的傲岸，他的戰鬥精神，此時此刻，消失殆盡。

這清清楚楚顯示牛虻的輭弱，因爲不敢面對死亡的現實而產生的輭弱性。他沒有、也不可能有保爾·柯察金那樣的坦然，他沒有、也更不可能有「恨不得變雄鷹衝擊霄漢，乘風直上，飛舞到關山！」那樣的豪情。假如蒙泰尼里洞察他的這個弱點，而充份加以利用，一如卡爾狄利用亞瑟的熱情幼稚，結果將會怎麼樣呢？牛虻還會貫徹始終：「除了跟教士們戰鬥之外，生命對於我已毫無用處」，而堅決拒絕接受主教幫忙越獄的「恩賜」嗎？這倒不能不令人置疑。

除了對死懷着恐懼外，牛虻的行爲還帶着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主要表現在他和綺達與瓊瑪的關係上。他和綺達同居，僅僅因爲他害怕「內在的黑暗」——孤獨與寂寞，而需要「一件活的……結實的東西」在身旁。他從來不把她當人看待，一而再當面羞辱她，冷酷無情蹂躪她的心靈。她確實不理解他的政治活動的意義，他也不求她理解，只出於自私目的把她當工具使用。離別三週重返，深愛他的綺達仰起臉等他一吻，他可以裝作沒有看見地越過去，俯身撫拍繞着他歡蹦亂叫的牧羊狗，親切地同牠握手問好。但是，當她再也忍受不下這種比狗不如的生活而毅然離去時，他居然覺得這是莫大的侮辱和傷害，「是打在他臉上的又一記耳光」，他心中憤慨詰問：「難道連一點點驕矜和一絲絲自尊都不給他留下了嗎？」他委曲地認爲，「他的心曾被人家拖到汚泥裏，給過路人踐踏過；他的靈魂已經沒有一處不是別人的輕視所打上的烙印，沒有一處不是別人的嘲弄所劃上的傷痕」，「他忍受過一個人所能忍受的這一切」，「現在呢，連他從路上拾得來的這個吉普賽姑娘——連她的手裏也拿起鞭子來了」。他只想到自己，不考慮別人，這種自私自利的心理，簡直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殘忍的地步。

瓊瑪是牛虻眞切愛戀的對像，也是深愛着他的人。當

他上了卡爾狄神父的當，暴露了青年意大利黨的秘密，導致他自己和一批同志被捕；激動的瓊瑪，沒有弄清楚眞像，以爲他變質爲可恥的叛徒，怒摑了他一巴掌。不料他竟耿耿於懷，甚至把在國外當僱工、作小丑所受的嘲弄、虐待和毒打，落得一身傷疤，一條腿也殘廢了的種種痛苦，也通通記在瓊瑪的賬上。「只要他能夠寬恕！只要他能夠從自己的記憶裏面剜去那一段曾經給它深深打上烙印的前情——那個拉斯加，那片蕉地，那個雜耍班！他願意寬恕，渴望寬恕，但同時却又知道這是毫無希望的」，「他怎麼能忘掉這一切呢？把他推到地獄裏去的不正是她——用她自己的右手打他耳光的不正是她？」因此，他殘暴地對待她，用他自己遺書上的話來形容，「一直都像一頭含怒的野獸」，明知故犯地在她那傷痕纍纍的心靈上撕開一道又一道血痕。其實，要說瓊瑪在這件事上有什麼不對的話，也只能說她太衝動了一點，這種衝動是導源於她對意大利的熱愛和她的還不成熟，並非什麼萬惡不赦的大罪。何況，瓊瑪爲了這件事，精神也備受折磨，她一直以爲牛虻被她刮了耳光之後投水自殺而死，悔恨像條小蛇，噬咬着她的靈魂，一天又一天，一年復一年，以致她的寶貴青春遭到嚴重損害，頭髮白了一大綹。但是，即使她剖露了內心，絞紐着雙手，幽怨地向牛虻陳訴：「那麼你相信，如果那個人並沒有淹死——如果他也像你這樣經歷過那些事情——那他就永遠不肯回來，把往事勾消了嗎？你就相信他永遠不肯忘記它嗎？要記住，這樁事情也曾使我付出了一些代價的。」可牛虻還是冷酷地在她那憔悴靈魂上敲上沉重的又一錘：「要一個人忘記一樁事情是很困難的。」牢記個人恩怨，睚眦必報，這是個人主義淋漓盡致的又一表演。

因此，牛虻地地道道是一個資產階級藝術形象。伏尼契的小說，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意識形態如何配合政治衝突，看到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意大利封建勢力，在依附於外國侵略之餘，還處心積慮通過天主教，散播虛假的「愛與和解」的「福音」，謀求阻擋資產階級民主派奪取政權，建立獨立，統一的共和國。就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牛虻是進步的，不論和敵對的蒙泰尼里比較，還是和同一陣營某些人物如格拉西尼比較，都屬於應被肯定的一面。但是，伏尼契借牛虻的口吹噓：「只有我們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們才是永恆的春天，只有我們才是未來！」就成書的年代而言，這些話都是錯誤的。因爲當時歷史進程已經清楚顯明，未來決不屬於牛虻的：他們的心中充滿太多的「自我」，毫無集體主義的精神。

李逵，快當！

黃信今

出身自貧苦農民的梁山好漢李逵，反對宋江這個「招安迷」，快人快語快事。這些反招安的精神，在「水滸」七十一回以後可以數見。

第七十一回，在排坐次以後，宋江唱出那首「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定」的詞兒時，只見那：

「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擲做粉碎。

這一脚，替那千百投奔梁山，爲了聚義的農民起義者出了一口鳥氣。梁山正在興旺發展之時，宋江却巴不得馬上投降，出賣羣衆，升官發財去了。李逵這一口氣如何沉得下？於是把一張桌子，踢得紛碎，把反投降的樸素感情，充分表現無遺。

第七十二回，宋江私探李師師，希望這位名妓，在枕邊向那道君皇帝，取得一道招安詔書，因此正低聲下氣，極盡巴結之能事。那一臉諂媚相，已看得李逵火起，請看黑旋風：

頭上毛髮倒豎起來，一肚子怒氣正沒發付處，只見楊太尉揭起簾幕，推開扇門，逕走入來，……李逵也不回應，提起把交椅，望楊太尉劈臉打來。楊太尉倒喫了一驚，措手不及，兩交椅打翻地下。……李逵扯下幅畫來，就蠟燭上點着，東燁西燁，一面放火，香桌椅凳，打得粉碎……

好個黑旋風，把那個楊太尉，打翻在地；把那個鳥皇帝，嚇得一道煙走了。天不怕，地不怕，好快當！那據說

「義氣極重」的「呼保義」，驚得屁滾尿流，那顧得「親兄弟般」的李逵是否脫險，只見他吩咐了燕青一句：「你和黑斯最好，你可略等他一等，隨後與他同來。我與軍馬衆將先回，星夜還寨，恐怕路上別有枝節。」乘機撇下兩人，慌忙逃命去了。

正是李逵從宋江這些言行中，非常懷疑他是一個僞君子，所以才有那七十三回的一幕趣劇。當李逵回山泊途中，聽說宋江搶了人家的十八歲女兒，他一回梁山泊：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得粉碎。

他對着宋江指罵。李逵說：「我見他在東京時，兀自戀着唱的李師師不肯放，不是他是誰？」「我閒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是畜生，你做得這等好事！」當宋江辯解時，李逵直加申斥：「你說什麼鳥閒話，山寨裏都是你手下的人，護你的多，那裏不藏過了？」

李逵雖然一生對宋江認識不清，被他的假仁假義所迷惑，終至送了性命。但這一節快人快語，却一語道破了宋江招降納叛，要盡兩面派的嘴臉。

第七十五回，正是招安和反招安「短兵相接」的時候，李逵扯詔書，罵欽差，更是直爽了當，大快人心。

且說那宋江自稱「文面小吏，罪惡迷天」，對來招安而趾高氣揚的陳太尉等「納頭便拜」，敲鑼打鼓，「迎上三關」的時候，「宋江叫點衆頭領時，一百七人，於內單只不見了李逵。」那蕭讓却才讀罷「招安詔書」時：

宋江以下，皆有怒色，只見「黑旋風」李逵從梁上跳將下來，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扯得粉碎，便來揪住陳太尉，拽拳便打。……喝道：「寫來的詔書，是誰說的話？」當張幹辦吶吶地回答：「這……是……皇帝聖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這裏衆好漢，來招安老爺們，倒要做大！……你莫來惱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寫詔的官員盡都殺了！」

正是李逵這一當頭棒喝，魯智深提着鐵禪杖，高聲叫罵；行者武松，掣出雙戒刀；沒遮攔穆弘，九紋龍史進，一齊發作，把宋江這一幕卑躬屈膝投降的醜劇，給打個稀巴爛。招安陰謀一再受挫，說明梁山上兩條路線鬥爭的激烈。

快當的李逵雖然多次振臂一呼，使宋江的投降路線受挫，但這些反對招安的却並沒有組織起來，形成一股互相呼應的强大力量。反對招安的吳用，有知識分子的軟弱性，水上好漢三阮，也像李逵一樣，一個是倒船偷御酒，

一個是批詔罵欽差，做一些令人感到快當但並未能徹底反對招安的事，而宋江呢，爲了實現投降受招安的計劃，却千方百計地拼湊一個投降的班子，做了充分的組織準備。

李逵提倡「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把鬥爭的矛頭直指皇帝——最高的封建統治者。這反映了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革命精神。可惜，李逵的這個革命口號只反映在一些令人快當的個別事件中，而不能形成有組織的力量和有影響力的政治路線，結果是宋江的投降接受招安佔了上風。

李逵的這個人物，在「水滸」這部小說中還給嚴重歪曲了。在不少場合，小說着重描寫李逵不分皂白，亂殺一通，突出了他的鹵莽和殘暴的一面，這是不眞實的。在實際生活上，這樣的一個出身貧苦被迫上梁山的英雄人物，應該是粗中有細，同情勞苦大衆的，不會動不動就殺得性起。看他在對待假黑旋風剪徑的一幕，聽李鬼說家有老母要贍養的假話，他就起了同情之心，不僅不殺他，還送了他一錠銀子。聽荆門鎭莊院太公說宋江奪了他的女兒，李逵愛憎分明，直認宋江是個「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急奔上梁山砍倒了替天行道的黑旗。但由於作者有意的歪曲，李逵的性格變成莽撞是主流，殺人挖肉是家常便飯了。

還有，小說又着重描述了李逵對宋江千依百順的一面，這也使李逵的性格變得矛盾起來。如第七十一回李逵反對招安，踢翻椅子，反招安正氣旺盛的時候，給宋江一喝竟又說出「哥哥殺我也不怨，剮我也不恨」的軟弱話來。

第一百二十回，寫宋江飲鴆酒將死之前，害怕李逵造反，把李逵騙來加以毒殺的一幕，更是把李逵的英雄形象糟蹋得不成樣子：

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死在旦夕。……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昨日酒中，已與了你慢藥服了，回到洵州必死……」

李逵見說，也垂淚道：「罷，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

把一個生平直爽快當的梁山英雄，最後描寫成爲大叛徒宋江手下的一個「小鬼」，眞是令人掩卷三嘆！

元朝雜劇中取材於梁山故事的有二十多種，其中寫黑旋風李逵的最多，可見民間傳說，還是贊賞這位不肯投降，作風快當的英雄的。不管施耐庵等如何歪曲，我們今天仍然要大讚一聲：李逵，快當！

我們的黃色

吳令湄

在微黃的燈光下，眼前心上一片黃色。

我的皮膚是黃的，我們祖先的自然也是，我們的黃皮膚是一種傳統的遺留。

我們的祖先當中，最早有名姓流傳下來的，是黃帝。我們曾經被稱爲黃帝的子孫。

我們祖先的搖籃地是一條大河、一片沃土。大河是黃河，沃土是黃土。在黃土的附近，還有看似無邊無際的大漠黃沙。

一切都是那麼黃！

一切都是那麼遠、那麼大！

大河是黃河的別名。她雖然流走了五千四百多公里，却只是中華大地上第二條長河。第一條是五千八百公里的長江。因此我們不叫她長河，只叫她大河。當然，在世界的大地上，比起最長的河流來，比起長到六千四百多公里、南美洲的亞馬遜河來，她既不長也不大了，她七十五萬多平方公里的流域，比起亞馬遜河的七百零五萬平方公里來，只不過九分之一多一些。但對於我們來說，她依然是大河，形象大，意義也大，因爲我們的祖先起自黃河，我們民族的古文明起自黃河。

我們常說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然而，我們的祖先却在一百個五千年前，或者還要早些，就已經在這一條黃河的河水旁，黃土的地區上，展開了我們源遠流長的歷史。

有種種邪說，有中國文化西來說，也有中國文化南來說，更有中國文化北來說。說中國本身沒有產生過文化，有名的中國文化是從西方來的，或者是從南方的東南亞一帶來的（也就是間接從西方來），或者是從北方的俄羅斯來的。北來說是最新的邪說，把中國文化說成彷彿是靠俄羅斯之賜，弦外之音：臣服於俄羅斯吧，這是有歷史的、文化的根據的。這些冒牌的學者們似乎忘了：世界上還沒有俄羅斯，却早就有了、更早更早就有了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

西來、南來、北來說都是別有用心之說，我們的文明唯一的來源是：來自黃河，來自黃土。

黃河本來不黃。她從發源地蜿蜒而出時，是青河，流到黃土地區時，才變成黃河的。黃河有兩個世界第一，她是世界上泥沙第一多的河流，由於她流過世界上第一大的黃土地區，吸收了那裏的泥沙。在若干萬年前，那裏只是肥沃的黃土冲積層，多少年下來，變成今天的黃土高原。

最早是沃土，這使我們遠古的祖先有較好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那是幼年的人類優良的搖籃。後來的高原磨練了我們繼起的祖先，使他們有了更大的體力、更高的智慧和更堅強的意志。英國的歷史學家湯恩比說，文明是人類對於環境挑戰的反應。這話未必說得全對，也未必說得不對。中國的古文明也可以說是對於黃土挑戰的反應吧，一個光輝四射，萬古不滅的反應。

有黃土然後有黃河，有黃土和黃河的挑戰才有我們這些黃皮膚的黃帝子孫和世世代代的動人創造。

從黃河開始，然後有長江，有珠江、有瀾滄江、有怒江、有黑龍江、有烏蘇里江……

版圖在擴展，人口在增長。是我們越來越多的骨肉親人，闢草萊，展新圖，不是把人家的東西據爲己有。太古老的年代我們不大清楚，只知道從公元開始，在西漢的時期，我們黃皮膚的祖先就有六七千萬了。這個數字一直保持了差不多一千六百年，快到十七世紀時才突然迅速發展，清朝初年，有了兩億六千萬左右；清朝末年，更有四億兩千萬上下。二十六年

前，還是說人民五億；現在，一般說八億，有人說九億，更有外國人估計可能是十億，八也好，九也好，十也好，總之是世界上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黃皮膚的人。

黃色，豐收的稻穀一般的黃色。我們是吃米的民族，我們喜愛金黃的稻穀，我們喜愛稻穀的黃色。

稻穀的豐收要靠陽光和雨水，要靠人們的辛勤勞動。太陽是紅的，陽光是金黃的，我們喜愛陽光，喜愛陽光的金黃。

我們的皮膚有陽光的顏色。

太陽是紅的，陽光金黃色。我們祖先傳下來的顏色上的喜愛，就正是大紅大黃。紅和黃是正色，是喜慶的顏色。

我們的民族沒有什麼圖騰，但西方的人愛把龍看成是中國的標誌。而龍，最尊貴的是黃龍，有着最尊貴的黃色。古代的皇帝自命爲眞龍出世，皇帝愛用的就是黃色。北京的故宮，美麗的紫禁城，紅牆黃瓦，莊嚴大方。那琉璃瓦反射出來的，就是陽光的金黃。我們實在是喜愛黃色。

我們尊重一切的膚色，白的、黑的、棕的，我們愛棕得透紫的、黑得發光的、白得純潔的膚色。

我們更愛自己的膚色——黃色，健康的黃色。

有這樣的諷刺話：皮膚不能變白，鼻子不能變高。我要說：何必變呢？

我愛黃色，我們的膚色。

我們有傳統的黃：黃土、黃河、金黃的稻穀、金黃的日色。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黃蒙田

畫中遊

人們到了風景優美的地方，總是會說，這裏眞美呀，美得像圖畫一樣。這就是所謂「風景如畫」。相反，人們要是看到了優美的風景畫，也會引起這樣的聯想：如果能到畫家創造的境界裏去遊覽，那才是美事呢。劉姥姥進入大觀園，在那些樓閣、假山、水池和樹木構成的景色之前驚訝不已的時候就這樣想過。劉姥姥原先認爲那些年畫裏美麗的風景不過是畫家們虛構和想像出來的，現實生活中

不可能有比圖畫畫的地方更美，「誰知今兒進這園裏一瞧，竟比畫兒還强十倍！」園林的形式雖然和圖畫不同，但同樣具有詩情畫意，因爲是通過立體的眞實形象作爲意匠手段表達意境的，看來更富於眞實感。在意境的設計和意匠的運用上，園林是藝術，但它首先是眞實存在和實用的。園林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藝術享受，但人們同時可以實用了它。

看畫和看如畫一樣的園林景色的感受不同。在園林裏——現在我們說是在畫面裏觀賞，你和別的觀賞者是畫中人，是園景的陪襯，你看別人也正如別人看你一樣。在頤和園佛香閣之東有一處山石花木掩映的景色就索性叫做「畫中遊」，事實上所有大小園林的全景或一角都是變化無窮、構思別出心裁的圖畫，在園中觀賞就像在畫中漫遊，在濃淡、虛實、疏密、高低不同的景物構成的畫中，成了畫中人了。

勞動人民用建築材料，泥和石、水和樹，按照詩情和畫意的要求進行設計而建成一座園林。有些園林藝術家的創作，甚至是依照畫象的意境通過園林特點再現出來的。詩情畫意乃是大自然景色經過藝術加工的結果。這樣說，我們看到的園林不就是自然景色的再現麼？不是園林藝術家們有意用園林的特殊表現方法去描寫自然麼？可以這樣說。但我想也不全能這樣說。不錯，園林的意境是以自然爲基礎，但它不等於原來的自然，它比眞實的自然更精煉、集中，是濃縮而不是繁瑣，是概括而不是模仿。站在拙政園的水廊側的假山向前望，透過荷池和小橋就是四面臨水的荷風四面亭，你不能說它不是自然景色，但這個自然景色是經過人工的構思而出現的，園林藝術家的設計一如畫家的高度概括，沒有多餘的水、石和樹，它形式非常簡潔却顯出這個境界蘊藏着豐富的內容，正如拙政園荷風四面亭兩側的詩句所表達的那樣：「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用園林的語言表達出這樣豐富的境界，園林藝術家付出的設計勞動正和畫家經營意匠相同。

中國有許多以其獨有的特色强烈地吸引每一個遊客的地方。蘇州是若干以園林出名的地區中最著名的一個。我不是說到蘇州去的人只是爲了看園林。今天是生產城市的蘇州有太多對我們來說是異常重要的新事物值得去看，而園林是那裏歷史悠久甚至作爲蘇州特色的東西當然也應該而且有必要去看看，這些園林在今天也披上了濃郁的時代色彩，這才是重要的。蘇州的大小園林一共有一百七十九座，對外來的旅客說只要選擇其中三五座有代表性和具有

不同風格特點的看看就夠了，譬如滄浪亭、獅子林、拙政園和留園，它們甚至分別創始於宋、元、明三個不同的時代。我曾經在不同的季節和不同的天氣在這裏遊覽。也許是在秋天和煦的陽光下，也許是池塘水廊長滿綠色荷葉的盛夏，也許是細雨如油的春天，甚至是滿園白雪皚皚的冬日。季節不同，氣候各異，同是一座園林會顯出不同的情調。可能我比別的旅客幸運，在這裏待的時間較久，有時甚至一天兩天在同一座園林裏進行觀賞。看得細緻，有時嘗試通過園林形象來分析園林藝術家的構思，探索園林形象既表達自然而又不同於自然的特點。能夠在觀賞中享受到這一點樂趣不是一個忽忙的旅客能辦得到的。在園林裏，我往往在曲橋亭畔的石欄上或水廊池邊的假山上坐很長時間，透過那些古樹奇石看遠處的紅樓一角，看橫過眼前令你無法一望到底的白粉牆，看漏窗外的別有洞天，又看池塘上連自己的倒影也在湧動的水面。人沒移動，景色的變化却多得很，彷彿永遠也不會令你一覽無遺，愈看就愈會出現新的意境，不斷地引人入勝。

一般的私家園林，面積都不會很大，但園林藝術家有本領使你感覺到處身於這個園林很大、很深、很遠，由於設計者把園以外的景物巧妙地通過我們的視覺而感覺到它和園景聯系起來，因而起着豐富本身的作用。這就是造園設計「巧於因借」即「借景」理論的運用。舊日的園林主人爲了表示園林是私有的，照例設有圍牆包圍着園邊，這不是顯得園林更狹窄麼？園林藝術家使人們感覺到園林寬濶、深遠的方法是把園內和園外的景結合起來。記得滄浪亭有一座面水軒，透過長廊或灰牆上的漏窗，園外的農舍田野，遠山白雲就像背景一樣和園內連成一片，園外的景彷彿是園林的一部份。在鑫園的一座台閣上，向前遙望，那境界實在令人着迷，原來烟波浩淼的太湖景色被拉到眼前來了，陪襯起園內的假山、流水和樓閣，覺得這個園林的氣勢更不凡了。這都是借景中遠借方法的運用。我很難忘記，在頤和園萬壽山的樓閣上向西遠眺，昆明湖邊密密的柳樹和楊樹倒影在平靜的湖面，晴巒聳秀的玉泉山和西山像襯托它的背景，遠處是一望無際的田疇。這是遠借中的俯借方法的運用。每個園林中都有較高的土崗和石山，可窮千里目。遊人在這裏既能把園中景色盡收眼底，也便於向四面八方的景色俯眺遠望，這時候我們看到園裏樓閣、小橋、流水、假山和樹木構成的圖畫不是孤立存在，由於外景的借用，使我們感覺到它是整個大自然的一部份。

人們並不是在所有園林裏都感到像在一幅優美的圖畫

裏一樣，這是園林藝術家在設計上付出了很大的勞動才能獲致的。園林不等於畫，但營造者懂得畫和按照畫的要求進行。當我坐在拙政園水廊對着見山樓一帶細看，却想到這不是園林而是畫。我明白，園林營造者賴以構成園林的總是離不開三個條件，那就是流水、叠石和建築。每一座園林不能缺少這三個主要條件，但沒有一座園林平均運用它而是一定以其中之一爲主體，這個主體甚至可能成爲這個園林的特色。有些園林以水爲主體，如拙政園；有些以叠石爲主體，如獅子林；有些以建築爲主體，如留園。以水爲主體的園林雖則依然以叠石和建築等輔助條件結合而完成一個完整的園林，但曲折瀰漫的水乃是它的風格特點所在。以叠石和建築爲主體的園林也應該這樣。

正如山水畫不能沒有山或水那樣，園林首先應該有山和水。有山無水或有水無山的園林是少有的，一般只是讓其中之一佔的比數較多甚至作爲主體。在對園林細緻欣賞的過程中可以體會到，園林意境的基本內容是由山和水結合而成，園林結構的空間聯系，虛實安排和節奏快慢迴旋，山和水的設計正起着重要作用。

園林的山——土山或石山，是園林藝術家爲了適應園林的環境而設計的。放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山未免太矮了，有些土山，只能說是土堆或只是表現地勢突出於平地之上，石山也彷彿是一組大型玩具。這是爲了和整個園林的環境、比例配合，山不在高，只要和具體環境聯系起來看，便感覺到它的峯巒起伏，氣勢險峻，很有點深山幽谷的味道。假山是以自然爲依據又不被自然形象所束縛，猶如不是自然主義的畫家決不死板的模倣自然。人們遊獅子林，很多時都在一些結構緊密、形態峻峭的岩崖上和錯綜複雜的洞壑、濠澗中穿行，置身其間，有峯迴路轉之妙。我沒有一口氣在那八陣圖似的山徑岩洞中走完，不時在半路停下來，理解園林藝術家怎樣按照山勢的規律創造概括了大自然眞實的山的方法。我明白，這些石山是勞動人民選擇了那麼多形象奇特的湖石堆砌而成，通常謂之叠石假山。假山就是虛假的，這個我明白，但是當我在這裏觀賞的時候，却感覺到它有强烈的自然野趣，比眞山更集中也更眞實。這不是自然的山，而是以自然爲基礎比它更高的山的藝術形象。

現代的公園都有一些露天的石彫作爲環境的點景。中國的園林沒有彫刻。那些豎立在園中適當位置的獨立湖石，在性質上不就是露天的石質彫刻麼？我的體會是這樣的，幾乎任何園林都有這種情況：在院庭小徑的轉角或月

洞門前那一塊單獨豎立作爲點景之用的松皮石，安置在湖水中作爲點景之用的一塊玲瓏通透的湖石，雖然它象徵的是挺秀雄渾的奇峯，能不能說，它就是園林中的露天彫刻呢？我就是這樣來對待它的。基於這個原因，我曾經在留園著名的冠雲、岫雲、朵雲三石峯和拙政園的石筍埋雲消磨了好些時間，那是一些形態奇趣的太湖石，我不是也沒有必要按照前人以「漏、透、瘦、皺」的標準來衡量它的好壞，只是從它象徵奇峯獨立的形態之美出發欣賞的，愈看就覺得它愈迷人，愈覺得它像一些天然的彫刻。我不能不想到，當年的勞動人民付出了多少心力去物色形象如此奇妙的湖石——可能還要用很長時間在太湖進行「養石」呢。

和石山一樣，園林裏的水一如現實生活中的池塘、溪澗、河流但又並不絕對酷似自然的本來面貌，從經過提煉的有限空間感到像現實生活中的水那樣廣濶、活躍。拙政園的整個佈局以水爲中心，全園的五份之三位置是在各種環境裏的水。水就是它在藝術設計上的特點。比較起來，我先後在拙政園消磨的時間較多，也較留意園林藝術家營造不同的水到了千變萬化的程度。假山獨石、亭榭館舍、遊廊小橋、石台欄邊以至長廊盡頭都可以看到水，或者說是和水相連着，一切的設計都是爲了陪襯水，突出水。有些是在有限的空間感覺到它是遼濶的湖海；有些是寧靜的池塘，睡蓮和荷花點綴其間；有些是狹窄的濠濶，曲折的水廊使花木掩映的水面顯得更多變化；有些是透過假山或漏窗，一條泉瀑直瀉而下，經日水聲淙淙，形成異常清幽的境界。我曾經多次在見山樓上久久不想離去，就是貪圖看那裏三面臨水，而每一面都因爲景物不同而水也各具特色。人在近水樓台上欣賞四面花木、假山、湖石、曲橋陪襯的水，人們就像在山水畫裏看畫一樣美。

中國舊日的園林除了少數是宮苑，其他就是官僚地主剝削勞動人民得來供自己享受的私家園林。現在這些園林的性質根本改變了，從私人禁地開放了，讓勞動人民觀賞——事實上所有園林都是勞動人民付出高度智慧和勞動營造出來的。我們從聯羣結隊進園來遊覽的人，從坐在全是有色玻璃花窗、彫樑畫棟的館榭裏明代刻工的紅木椅子上品茗讀報的遊客可以看到園林不同的性質，看到古老園林的時代色彩。遊人除外地的遊客——顯然在比數上佔少數，基本上是本地及其附近地區的農民，佔多數的是輪休制假日到這裏來的工人，而且很多是舉家而來的。他們幾乎一律帶同一兩隻輕便的手提袋，裏面放了茶水、乾糧、

和水菓，毫無例外的是都放着一兩本書籍和報紙雜誌，大人們趁着孩子去玩了，或者在茶座裏休息的時候就進行學習。他們是懂得休息但更懂得學習的人，今天他們到園林來以遊覽代替休息，就是爲了從明天起的六天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工作去。另外一些遊客是退休職工，他們幾乎是每天到園林來走走以代替運動的，而且一定到園林茶座沏一杯茶坐一些時候。我曾經一連四天上午到網師園去，在改爲茶座的原日來今雨軒裏就遇到不少老先生是每日必到的。他們有些在下棋、有些架起老花眼鏡看報紙上的評論文章，有些在娓娓交談，談話的內容顯然是報紙上出現過的事情——可能是舊聞了，但肯定不是張家長李家短那一類閒話。茶座只有一位服務員，燒水冲茶打掃全歸她管，忙碌得交關，這些老人幾乎都是自己動手拿杯子冲水的。在來今雨軒品茗的時候，我這樣想，在這樣優美的園林裏度過退休以後的生活，眞是太幸福了。

每一個在國內旅行的人當然有許多對於我們這個國家和時代具有頭等意義的事情得去參觀、思索，那是最重要的一部份。但是也有許多別的東西讓他們去看和了解、認識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偉大民族。——我是說，他們或多或少地到那些園林裏去作一回暢快的畫中遊。畫中遊是愉快的，但不能說除了愉快以外就沒有別的感受。雖然由於人們對待園林的態度不同而感受各異，但人們一定會想起今天畫中遊的愉快是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出現的，他們明白，今天的優美畫面昨天只是一堆瓦礫而已。作爲一個畫中人——假定這幅畫是在拙政園裏的假山透過荷塘看對面的荷風四面亭吧，這境界充滿了詩趣，但重要的是使人們感到青春煥發。如果你想到在舊時代園中的荷塘全是淤泥枯枝、假山上野草蔓生，樓閣倒塌破漏和到處都是垃圾馬糞的情況，就會覺得今天的風景如畫愈加寶貴了。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意北山中假期

江城子　寄自意大利

八月間的一個星期五，我從法國抵達米蘭，住在朋友馬高家裏。次日午後便跟他們一起，上山度在意大利的第一個週末。

米蘭都來不及多看一眼，便進山去了。一切意大利風俗人情、地方特色、生活情趣……，都從那兒開始體會。

車子沿公路直奔北部山區，過了兩度關卡；也就是說，放下了兩次「買路錢」。原來意大利有這樣的路稅制度：政府發展旅遊事業，撥出一大筆道路建設費。主要的公路幹線和支線都隨時在改善路面，並增加沿路的汽車旅館，加油修理站等。這筆費用的回收，就全靠徵收路稅了。

進山之前，馬高的爸爸馬札力陀先生，沒忘記給他那大型新車灌足汽油。到了山中，恐怕就沒那麼方便了。

下好大的雨。車窗外，有時是連接的水田；有時是盛

開的繁花；有時是幽靜的村舍。不久羣山隱現烟雨中，綠茵茵、密森森的山林，被蕩滌得一片碧綠；一些羊齒類植物，把褐色的丘崗染上灰綠，潤濕的空氣裏透着山泉一般的清冽的氣息。

雨時下時停，汽車前面展開一片遼廓的遠景，彷彿有無窮無盡的奧秘，把我們引向前方。

進了山，便千旋百轉地沿山中公路向高處和深處進發。他們讓我坐車頭，好看沿途風景。馬高的爸爸一路上給我指點江山——那邊華燈初上的山城，便是哥模（Como）了。並且告訴我哥模城和整個意北倫巴第湖區的歷史。這湖泊縱橫的倫巴第省北部，活像是歐洲動亂歷史的縮影——二千五百年來，從沒平靜過一天。基督徒統治這兒之前，它已經歷了愛素尼亞人、克里特人和羅馬人統治的幾朝。凱撒大帝確定了哥模城的位置，移來五千羅馬居民——包括五百希臘人。

羅馬帝國衰亡後，哥特人、匈奴、汪達爾人走馬燈般相繼佔領哥模。第六世紀後，倫巴第族在此地稱王二百年。文藝復興時代後，法國人、西班牙人與奧地利人又輪番霸佔了這一片土地。直到上世紀中葉，哥模城才開始正式成爲意大利城市。

對面那邊浮光閃耀，漣漪蕩漾的，則是瑞意邊境的盧加洛湖。這是意北湖區中最狹長的湖。這邊是意大利，那一邊便是瑞士了。兩國遙遙相對，往遠處看，瑞士景色也盡收眼底。湖上煙波蒼茫，湖岸景色秀麗，盧加洛城在暮色中爲淡薄霧靄染得朦朧的輪廓，逐漸地深沉起來，有如在巨幅背景中，用特殊方法映照出來的、一種在幻燈中的影像。

不一會兒，便到山村夏屋。老奶奶和馬高的姐姐柏奧娜都跑出來迎迓，還有他們家的那頭狗「極卡」，也撲上來親熱一番。大家都很高興，進屋去吃晚飯。馬高早已預告了晚飯菜式，是老奶奶給弄的典型米蘭樣式：很美味的粥、烤肉、甜餅等等。（馬高遠在米蘭，不知怎會知道山中事？）其實我老早就曉得老奶奶和那頭狗，以及老奶奶的菜式，——馬高在英國時常提及的。只是緣慳一面，因此剛來了便感到異常的親切。

這小山村名叫加士丁若尼（Castighone）。這所「夏屋」或稱別墅，却與「豪華」無涉，只是一幢帶有菜園的古舊石頭房子（這山區的房屋，多是用石頭建築）。他們一家子逢週末必來這裏盤桓；而年邁的老祖母，受不了城市的暑熱，整個夏天都呆在山裏。其它家庭，想必也如

是：一家子青壯在城裏工作、上學；只是週末上山與老人相聚。他們很重感情，祖孫三代都住在一起；尊敬老人，親友之間也交往頻密，這一點和中國風俗相似。年青朋友散佈各城、各區，平日難得見面。只有週末才能相逢，便都聚在一起作樂來了。

其實一星期來，他們左盼右盼的，便是這一趟週末聚首；星期五晚已經急急地趕路上山；星期日晚上甚至週一清晨才回城。米蘭地方，星期一早上普遍處於半休假狀態，或通融延遲上班時間。這是因爲不少人出城外度週末去了，趕回來可不是容易的。

晚飯後年輕人都不留在家裏，統統跑到外面會朋友：或參加舞會，或往酒吧——兼賣雜貨的、當地居民經常滙集的去處。人們在那兒買醉，可以不付現錢。有一本厚厚的賬簿，只消把名字記下，以後一次過算清。都是同村人，幾乎天天見面，不怕賴賬的。走在路上，招呼打個不停——一丁點兒大的村子，人們自然互相認識。在城市過慣了的人，對這種村落生活的氣氛，會感到分外新鮮。

夜是這樣悄靜。黑夜中隱現的曲折狹窄的石子路；墨藍的天幕上，到處雕出一幢幢帶露台的兩層樓房黑色的影像；假百葉窗後透出微光，照射着房屋週圍遲開的花朵；路上行人的親切招呼，酒吧門外聚集的人羣，屋內的人聲笑語……作爲新來者無目的地出門去散散步，所有這一切，竟馬上使我聯想到多年前一部德·西嘉導演的美國片子。說的是意大利故事（名字忘了，是羅露寶烈吉姐和史提芬·杯演的）。講的一個從美國回鄉的女子，頭一天夜裏，也是這樣子出外散步。啊！那環境氣氛，竟和這裏如此相似！

大概從未有過中國人涉足這山村，於是我成爲注目的對象了。在街上和酒吧門口認識了不少馬高和柏奧娜的朋友。大多數年輕學生不能講英、法語，更不會講中國話。而我的意語是「有限公司」，不容易交談。但他們都很友善，熱情，Ciao 聲不斷。（Ciao 既可用作「哈囉」，又可用作「再見」，在年輕人中尤其流行。）

——說到這裏，使我記起剛來到米蘭那天，在火車站外邊遇到一些多嘴而又「多情」的青年男子。走過來打個大招呼，或說聲「サヨウメラ！」（日語：再見。）眞是自作聰明，雙重誤會，——一來我明明是中國人，却錯把我看作日本人，二來見面講「再見」，本是他們意大利人自己通用的習慣，却以爲全人類都沿用同一規矩。該說「哈囉」時說了「拜拜」；道別時却叫一聲「哈囉」，把人弄

糊塗了。

這些意大利人都有一個成串長的名字，我總記不住。每個人的樣貌倒是過目不忘。他們都是一頭短短的鬈髮，精神奕奕，眉清目秀很可愛。這跟年紀輕有關，若老一點，臉皮粗了，便開始難看。山區的夏天仍然有清寒意味，他們多穿窄腿牛仔褲和厚厚的過頭笠冷衫，下踏一雙輕便的軟皮鞋。大夥兒玩鬧得很歡：飲茶、喝酒、跳舞，互相擁吻、戲謔，成羣結隊地串門子。

雨總是下個不停，但並不礙事，大家都撐了雨傘出去夜遊。大概是年青朋友走到一起很難得，於是乎瘋它一個晚上。不是攔截路過的車子惡作劇一番，便是在街上婆娑起舞，這裏有種五十年代的風氣，從身上打扮到後生們津津樂道的歌舞，都是上一代的。這究竟是傳統呢（廿年如一日），還是「復古」潮流？我可猜不透。

這些朋友，大多怕講外語。雖然在學校都學了許多年的英文，仍不慣開口講。跟我說話，頓時害羞起來，寧願跑去拉馬高、柏奧娜他們作翻譯而自己不試試。

我記不住他們的名字，時常「亂點鴛鴦譜」。後來我在一個舞會上見到一位英語講得很好的小朋友，把部份朋友的名字寫下，這便容易記了。阿爾拔多——這個小朋友和他領着的小妹妹都長得齒白唇紅，很文靜。他倆混在這幫年青朋友中，年紀未免太小，很不相稱。

羅拔多和卡羅個子最高大，才十幾歲便挺了個啤酒肚。安德魯是個整天跳舞的大孩子；才見面第二次便奉上「小白臉」讓人家親，叫人不好拒絕。——入鄉隨俗嘛。馬斯模是空手道冠軍，雖然個子不高，却極札實。一天跟我握十幾次手，說十幾次 Ciao。才轉過背，便像很久不見面那樣子地親切握手問好，熱情得過了頭。柏奧娜笑他是「瘋子」。

女孩子不多。喚作安東尼娜的便有三個，都是一臉微笑的。可惜害羞，不敢開口講英文，沒法多談。有個德國女孩子彼德娜，是馬高的好朋友，聽說每年都到這裏來度假的。能操流利意語，自然方便得多，朋友也結交得多。馬高以前提起過她。我有點奇怪——怎麼每年都到意大利來，不到別處去玩，換換口味？我這回親自來了，才體會到那種心情。——這環境，這裏熱情友善的人們，的確叫人懷念。離去了總想再來。

很晚才回去睡。老式的睡房，懸了不少童貞女瑪利亞、教皇像。老奶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却是全家唯一上教堂做禮拜的人。這時代人們的信仰觀念已逐漸起了變

化，這個天主教國家，年輕一代大都變成無神論者了。

床極柔軟舒適，倒頭便入睡了。一覺醒來，已是次日清晨。柏奧娜捧進一杯噴鼻香的濃咖啡，說山區早晨頗有寒意，一杯熱咖啡非常重要。這「客人」可當得舒服了，在被窩裏灌下那咖啡，果然渾身是勁，不覺冷，也不渴睡了。

跳下床來，便去推開那假百葉窗。啊，「悠然見南山」！那雨後的山峯，是一片烟藍，好看極了，柏奧娜穿了雨靴到園子裏去割生菜，帶有露珠子的。這村居生活，倒是寫意。

早餐後我們出去散步，把村子走完它。很幽靜。郵政局、雜貨店和酒吧，是必不可少的。教堂照例開門，且供有香燭。教士一人住在一幢很高大寬敞的石頭房子，是特權階層，年輕人認爲不公平。街牆上有「打倒法西斯」之類的標語，恐怕是舊貼的遺留吧？柏奧娜說，法西斯主義老早已失去了市場，不待今日操心去打而已倒之。

下午馬高的爸爸駕車載我們入瑞士境玩兒。遊了盧加洛市（Lugano）。之後我們重返意大利，到哥模去玩。這兒又重現意大利風格了。

廣場上有一幢著名的大教堂，裏面有不少古壁畫，天花板的設計也極講究。我是後來看畫報上的圖片才曉得的。那時已近黃昏，堂內燈光也微弱，什麼精美的藝術也看不見。只清清楚楚地看到四壁懸了閃閃發亮的「銀心」——歷年來善男信女們損贈的「寶物」。說是對天主的一片心意，於是把銀子打成心型，供在那兒，却未聽說過失竊的。想必是宗教觀念的壓力，人們雖敢在外頭偷搶，却不敢冒瀆「神聖地方」。

馬高告訴我，這教堂是禁止穿迷你裙者入內的。是否別的教堂都有此規定？我却存了戒心。以後的日子，天氣熱，穿了較短的夏天裙子去看教堂，却有點不自在。幸而沒有碰過麻煩。

從教堂出來，週圍走走。本想到那間著名的店子去吃名雪糕，却早早的關了門，不再招呼來客。馬高渴了，側着頭喝街上的泉水，——水是從一條雕刻精緻的西洋飛龍的嘴巴吐出來的，這種供路人飲用的泉水在意大利到處可見，也是一個特色，方便而又衞生。馬高喝夠了水，在龍的屁股上拍了一下，作個飛翔的姿態。我竟被暗示了，覺得那龍眞個騰空飛走了。馬高眞是個天才的滑稽演員！

駕車回得村內，已是黃昏，是吃晚飯的時候了。這一天飯後有特別的東西吃——在哥模買回來的一盒西餅。盒子作圓頂教堂形，簡單而巧妙。這是折紙藝術。那餅很精

美，蛋糕內藏有香軟的雪糕，頂端則綴有好些鮮提子，每一份都可分得一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飯後年青人仍然往外跑：舞會、酒吧；或在酒吧附設的露台上小坐。明天大家便要分手，各回城裏工作、學習去了。因此希望呆在一起，那怕是多一會兒。已不像前一晚那樣子瘋了，而代之以促膝傾談；有種依依不捨的臨別前的感傷味兒。

次日清晨，大家起床吃點早餐，便乘車回米蘭上班去；還是睡眼惺忪的哩。週末過完了，人總得工作呀！於是熬它一個星期，等待下一次週末的到來。

編輯人語

編完了本期，回頭一顧，本刊從不定期的試刊，到定爲雙月刊，改爲月刊，不覺已過了三個年頭。今年是作爲月刊的頭一年，跟讀者覿面，也已屆滿十二期了。這其間，我們不諱言也曾爲讀者下過一點心思工力，尋求逐步改進：提高一些質量，增加一些門類，擴展一些寫作者的隊伍，使每期面貌能夠在針對現實，堅持健康等既定出版目標之下，或多或少的有所面長補短，不願以同一套式樣反覆去來爲滿足。但更不能諱言的，是我們依然做得十分不夠，缺點、弱點和不足之處很多，必然還存在着若干大大小小的差悞。這些都有待於一一克服。至於亟應開闢增培的項目亦着實不少，比如，讀友們所時常提及的：多搞一些寫作經驗談，文藝學習講座，文藝問題座談會或筆談會，今昔文壇資料，作家訪問，青年作品選評，徵文……等等，過去一年中，我們就多數交了白卷；而文藝範疇廣濶，我們到今天，對於電影之類的一些部門，也各各兼顧不及。顯然，在即將到來的新一年中，我們必須多付出一點改革精神；同時，正因前述云云，新來的一年中，我們所翹企盼待於作者、讀者的扶掖勗勵者，將會更多，也更熱切！

我們當園丁、當賣花人的，總有機會先聞到頭遍二遍的花香。這一期，園中有哪幾朵花開得較香較美，最能叫我們稱心快意的？因爲限於篇幅，不能一一提出介紹，希望讀者作出自己的評價。有幾篇佳作，來在我們應向印刷公司履行協定截稿期限之後的，只好留在下期發表了。

去年秋天，新加坡畫家劉抗、黃葆芳等十二人，曾組成訪華美術考察團，到北京、西安、洛陽、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參觀訪問，並進行寫生創作。今年十月間在新加坡舉行的"旅華畫展"，便是此行收穫的成果。本期中，我們就中選介作品四幀，另外還有若干作品，將在往後分期刊載，希望讀者留意及之。

粵曲與我

曲明

客居海外幾十年的老父親，雖然到過香港多趟，但對此地的粵式飲食，始終不能欣賞。因此，每趟他來到，家裏午、晚兩餐，便要弄家鄉菜。這樣一來，我們這些吃慣粵菜的，又不大愜意，覺得這些菜粗不可耐。

我們老家在閩南。印象中，家鄉一般人對飲食並不講究，因此烹飪也沒有藝術可言。廣東則不同，粵菜是中國的四大名菜之一，廣東館子且已遍佈全世界。海外的中國餐館，十之八九的廚師是廣東人。但在本港，雖有幾十萬福建人，竟找不到一爿稍有規模的福建館子。可見在「烹飪藝術」方面，閩菜是瞠乎其後了。

我對飲食之道，全不通曉，但總的覺得，粵菜精細清淡，花樣之多，不愧爲一門藝術。至於我們家鄉的食物，則比較能填飽肚子，當然也較粗糙。

烹飪藝術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我沒有研究。但我相信，粵菜的烹飪藝術，斷不會是在粵北山區中發展起來，它泰半產生於廣州和珠江三角洲一帶，因爲這一帶富庶，消費能力强，才有可能發展飲食藝術。據說，順德菜是粵菜中的表表者。順德我曾到過，那裏處處桑基魚塘，其富饒是不待言了。

至於我們老家，一向很窮（以前大量人口外流，便是一個明證），人們對於食物的第一要求是吃飽，而非吃好，烹飪藝術當然無從發展了。

我常聽老父說，他十四歲就出洋，在麵包舖做事，每天凌晨三時許就要爬起床，晚上又幹到午夜過後，平均每天的睡眠時間不會超過三小時。這樣差不多捱了二十年。每月賺取十多塊錢寄回鄉下養家。飲食對他來說，其意義僅在於支持體力，延續生命。我想，如果他有權選擇的話，在食物的精細與粗飽之間，他一定寧選粗飽（當然，事實上並沒有精細的食物可供他選擇），直至老了，這種飲食習慣還沒有改變。

烹飪被稱爲一種藝術，飲食被公認是文化的一部份。這種「藝術」和「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經濟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十分明顯的。

老父對粵菜的不欣賞，有點像我對粵曲的格格不入。當然，原因是不盡相同的。我來到此地的時候，還是個少年，對新的事物很容易適應。對於此地的粵式飲食，很快便習慣了，且也頗喜歡。然而，對於粵曲，在一段時期，始終不能接受，而且有一種排斥性，一聽就厭煩。

記得剛來到此地的時候，租住一個小房間，房東是一對粵籍老夫婦，收租爲活，無所事事，唯一消耗時間的方法是聽電台廣播（那時候還沒有普及的電視），每天一早，便扭開收音機，直至深夜。他們所選擇的節目，多是粵劇、粵曲、南音之類。那時候，我還聽不懂廣東話，更莫說這些歌唱節目。收音機上的粵曲一播出，我便覺得它老是咿咿呀呀，軟綿綿，輕飄飄，不斷重複一兩個調調兒，簡直把人煩死了。尤其是每天上午播出的南音演義小說，簡直像和尚唸經，我一聽就全身起疙瘩。如今，人們都知道噪音會損害人的身心。那時候，房東那具收音機播放的節目，是對我的致命的噪音！

後來，我雖然聽懂這些粵曲節目說些什麼，唱些什麼，但我還是無法接受它。它唱的不外是哪個聖明天子或風流才子的事跡，富家小姐愛上落魄書生之類的韻事，實在難以叫人喜歡。而且，我對它已形成一種「條件反射」，一聽到便全身不舒服。

直至幾年前的一個偶然場合，我才改變了對粵曲的這種偏見。

那一年的夏天，我「客串」當了幾天小販，與一個善良可親的老小販站在街市中賣菜。做小販的艱辛之處，若不是親身經歷，眞無法想像得來。雖然，擺街邊是以無限的辛勞去換取有限的蠅頭小利，但遭遇却慘過做賊，要承受來自各方——警察、販管隊、地頭蛇——的重重壓榨。無牌要拉，有牌要罰。不「派鬼」要拉要罰，「派鬼」了還是要拉要罰。「罰」例多如牛毛，告票隨時奉上。每來「大車」（小販對警察、販管隊拉人搬貨用的一種大卡車的習慣稱呼），街市便出現一陣騷動，小販跑的跑，奔的奔，令人見了心酸。

有一天早上，正當街市最旺盛，我們忙於應付顧客的時候，一輛「大車」突然殺到，跳下一羣氣勢洶洶的販管隊。

街市亂成一團……

可是，我身邊的老小販却沒有動，她輕蔑地望了滿臉煞氣的販管隊一眼，哼了兩句粵曲：

「……大車到，欲走也無從。」

這兩句粵曲，如醍醐灌頂，霍地使我從慌張中冷靜鎮定下來，與販管隊針鋒相對。結果，這趟我們沒有被拉，也沒有被罰。

販管隊走後，我好像突然發覺：原來粵曲也有這樣動聽的。尤其是剛才老小販唱的，比任何一個伶王名旦所唱都要好聽！它是這世界最動人、最美的歌曲！

跟着，我了解到，老小販所唱的粵曲，是從他們的工會集體中學來的。我央她把全曲唱了一次。它的內容講做小販的辛酸血淚，並且鼓勵大家團結抗爭。據說，這粵曲的曲調是採用原有的廣東小調，而曲詞則是小販自己填上去的，反映的是他們自己的生活。

後來，我也到他們的集體中去，與他們一道學唱這首粵曲。雖然，他們之中許多是文盲的老人，喉嚨沙啞，但與他們一起唱歌，我覺得他們是世界上最動人的歌唱家。

事隔多年，那首粵曲的一部份曲詞，我已忘記，但「大車到，欲走也無從」這兩句，我仍隨時哼得出。而且，我相信今生今世都會記住。在街市那個場合，聽老小販唱它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後來，在其他一些工人的晚會、集會上，也經常可以聽到工人創作的反映生活的粵曲，還有白欖、龍舟、南音等廣東曲藝，越聽越加令人喜愛。它們反映的都是此時此地的現實，有血有淚的生活。有個盲眼小販自己創作演唱白欖「生果李」，曾經令我感動得流下眼淚。

我對於粵曲的偏見，也在無形中消失了。然而，對於此地電視、電台所播的粵曲、粵劇，我還是很厭惡，始終無法接受。

至此，我發覺，我排斥的只是粵劇、粵曲中的某些內容，而不是這種藝術形式。

同一種藝術形式的文藝作品，却有着多麼不同的社會內容和階級內容啊！

上述，雖是我的一段親身體驗，但寫到這裏，仍不免有點汗顏。因爲這在「名學者、作家」看來，將不免又是「膚淺獨斷的論點」了。「名學者」告訴我們：「文學藝術……已突破了一切人爲的障礙，跨越了一切主義、國家、政黨、鬥爭、意識形態的分歧，以人的內心對人的內心，而拉近了一切的距離」。因此，如果認爲「文學藝術

有階級性、感情也有階級性，不同階級不能交感」，便是罪大惡極的「膚淺獨斷」。

「名學者」的論斷是高妙深奧的，甚至可能「有縱的永恆性，又有橫的普遍性」。然而，每當我想起那個老小販的歌唱，終不免有點懷疑「名學者」高妙理論是否也適用於我等「膚淺」之輩。

小販的歌唱，雖然是把舊曲塡上新詞，但「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是毫無疑問的，因此，也可算是文藝吧？——縱使它只是小販的文藝。

很難想像，這樣「小販的文藝」，能夠與貴婦小姐們「交感」，能夠與販管隊和捉小販的警察「交心」。至於在統治者看來，恐怕更要認爲大逆不道，因這種文藝竟鼓吹受壓迫者團結起來，拆他們的台，使他們不能「永恆地」爲所欲爲。

只要睜開眼，不必親臨街頭，攤開報章，便可看到統治者及其爪牙動輒對年老無告的小販拳打脚踢，又拉又鎖。「洋幫辦箍頸痛毆殘廢小販」已不是新聞：如果有人看了這種情景，認爲它是統治者和小販在「交感」、「交心」，那麼，此人一定是白痴無疑！

相反，我也不敢想像我那羣只會唱「大車到，欲走也無從」的小販朋友，能夠欣賞「山水畫的蠭逸」、「銅器的凝重」，能夠與大人先生們認爲具備「永恆性」、「普遍性」的高妙的文藝「交感」。正如魯迅先生說的，「『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濶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

雖然，「名學者」已經爲我們開出「藥方」：「創作與生俱來。好作品跨越一切、有普遍性和永恆性，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部份，人類相融相通之所依，我們在拿起筆時，……無須恐懼，而只問自己的本心。」

然而，記得魯迅便有此一問：「譬如出汗罷，我想，似乎於古有之，於今也有，將來一定暫時也還有，該可以算得較爲『永久不變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長留世上的文字，要充當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

倘以此問一問「自己的本心」，仍不免使人「怔忡」了。

看來，「名學者、作家」先生所開出來的「藥方」，只是一服ＬＳＤ而已。

想起一本厚厚的小說

白繁茹

一位澳洲小說家有一部小說，叫做「不光榮的權力」，很厚的一冊，足足有一吋半厚。還只是三大部份中的第一部份。

是多年前讀過了，細節已經不大能記起。大致上是描寫一個「巨頭」勢力的形成。從那個頭子是個普通人寫起，寫到他怎樣靠着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得到一些好處，往後從這方面發展下去，漸漸有了財，又發展了勢，——從那些不見得天日的黑社會手段，擴展到一些堂皇的社會活動上去，成爲社會上顯赫的人物，甚至能夠操縱政壇與立法。不過，他所得的是「不光榮的權力」。

這本小說，用了那麼多篇幅，幾乎沒有什麼正面人物，主要是反面人物或不好不壞的人物在活動。書那麼厚，並不是由於作者故意在情節上扭捏。相反，作者用的是比較簡單的、近乎記敘風格的文筆。如果鋪陳來寫，恐怕還可以多寫一倍的篇幅。

讀這部小說時，頗多感觸。我想那不全是文筆的感染，而是因爲那個社會、那些人物，與香港這類社會、某些人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文藝作品中看到這個黑暗面被揭開來，多少有痛快的感覺。

小說裏面，能有可愛的正面人物，那是讀者所歡迎的，這一點也沒有疑問。「三國演義」裏面的諸葛亮，「西遊記」裏面的孫悟空，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都是例子。但是仍然有大量的揭露性的小說，受到歡迎。這並不是因爲讀者喜歡反面人物，原因在於社會背景。是那麼一個有黑暗面的社會，受壓迫的人們就希望看到黑暗面被揭露，被攻擊。看穿典型的反面人物，還可以增加自己的鑑別能力，警惕被這種人物迷惑、損害、利用。

幾千年來的社會，都不是平等的社會。社會上分成了不同的階層，一個階層的人騎在另一階層的人頭上。

在那些「人上人」的階層中，必然產生各式各樣的反面人物。在這裏今天還是如此的社會。所以，揭露黑暗，痛斥黑暗勢力的作品，仍然很能夠震撼人心，這是社會基礎決定的。

是這個緣故，使遠在澳洲寫的作品，我們讀來，也覺得可以理解，發生共鳴。

也是這個緣故，使四百多年前英國的莎士比亞，他筆下的兩面派人物埃古，在今天讀來，還叫人有深切的感觸，對這人物感到可怕，可恨。

也是這個緣故，「水滸」中那個自覺地推行一條投降主義路線的宋江，在今天仍然能當反面教員。社會還沒有進入全新的階段，仍然有種種黑暗的勢力，以各種形式來頑抗。投降主義者是一種從堡壘內部活動的兇惡的毒菌。

在整個世界來說，新生的一面却也在萌芽、成長壯大，因而有了光明面。文藝作品應該歌頌，也一定會有傑出的文藝作品來歌頌這光明面。不過在這同時，揭露黑暗，狠狠打擊黑暗勢力的作品，還會有存在的根據。只有當社會改變了，黑暗勢力根本退出了歷史舞台，那時文藝作品才會把這些黑暗面的人物也掃除出去。今天的文藝作品中仍然有反面人物，將來的文藝作品中不會有這樣的反面人物，這都是歷史的必然。

寫個「一」字

章玉

中國人大都愛欣賞書法。

但是，面對一幅字，要說出它好在什麼地方，往往會感到無從說起。古代論書法的文字不少，但古人有古人的說法。有些說法很玄，有些說法未成系統。

我想，在這裏面，有一個很基本的道理，就是：中國書法，與別的藝術一樣，也是通過它特有的藝術形式，表現一種意識。這也會有時代感。晉人的瀟洒，唐人的嚴謹，未必是能夠滿足今天人們要求的。今天人們喜歡的，我相信，應是一種雄放、創新、有氣魄的風格。

但藝術作品就是這樣的奇妙，它的形式是可以多樣，也應該多樣的。即使今天的時代會向書法家提出一個總的要求，而人們仍然應有各自發揮的餘地。

拿書法來說，一個「一」字，該是最簡單的了。一字，寫得筆劃雄渾一些，沉實一些，那該就很有氣魄了。如果大家來探討出一個寫法，寫得大家都承認好，然後大家就都來照足這個樣子寫，那行不行呢？恐怕羣衆是通不過的。羣衆還是要求有各種不同的「一」字，各有各的藝術造詣，但又富有時代風格。這能不能做到？應當能夠做到。甚至，同一位書法家，在照顧一整幅字的全局時，如果有幾個「一」字，恐怕也還會有幾個不同寫法的。

藝術，在其藝術性方面，總意味着不斷的創新。（當然不是脫離內容的純形式的創新，這是形式主義，羣衆也搖頭，說，不懂，不懂。）顏眞卿創出了剛健雄渾的字體，很好，影響很大。但是老照他的樣子寫，就沒有意思了。清代的錢南園，該是寫顏體寫得很好的一個，但名氣就遠遠沒法子與顏眞卿比。

從一個「一」字，想到書法藝術，想到別的藝術，最後想到的還是一條根本的道理：要「百花齊放」。

交響樂與小說

李幸

有些孩子，不喜歡聽交響樂，覺得它吵吵鬧鬧，諸聲混雜，莫名其妙。

本來，欣賞交響樂是需要累積一些經驗的。從覺得它「吵成一片」，發展到聽出了主調的韻味，可以說是第一個階段。之後，又需要一個時期，才能清晰地領略那種種音響的巧妙的、複雜的組織。

到了最後一個階段，聽不同的樂器的配搭，正是「一耳瞭然」；猶如能「一目瞭然」地看一幅圖案畫上的色彩與線條的配搭。

如果拿看小說來比欣賞音樂，那麼單純的追情節，就等於聽交響樂中的主要旋律。

記得小時候看大部頭的小說名著，老是看得飛快，甚至剛剛讀了一半，就忍不住先看結局。因爲，那時候的興趣全放在情節上面。到長大了之後——閱歷漸漸豐富，才懂得從許多細緻的描寫中，細細咀嚼，從中體會其所表現的人生社會。

聽交響樂，聽音樂的輕輕重重，旋律的反覆廻旋，樂句的此起彼伏，忽隱忽現，與及那韻味的交替，漸變，那種種樂器所具有的衆多不同的音響特性，那衆多特性的協調與和諧。一闋出色交響樂，是一闋多麼美妙、神奇的音響組織。它組織在一起，像烘雲托月般，烘托出那主要的旋律，從而表達了一個明確的樂思、樂想，與樂感。

同樣的，在一部美好的小說中，有種種不同的人物形象，有種種不同的人生社會場面，有對話的情趣，有思想的交戰，有感情的激盪，有一針見血的幽默，有叫人反覆尋思的警句，有供人吟哦的詩情詩意，有巧妙雋永的笑話，有雄辯精闢的議論，有刻畫得玲瓏浮凸、叫人觸目驚心的諸般現實場景……一切的精采與美妙，全交織在一起，交織出一個最突出的焦點。這焦點便是小說的主題思想了。

需要有經驗的耳朵去欣賞出色的交響樂，經驗越豐富，能體會出的韻味越濃；需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去欣賞大部頭的小說鉅構，經驗越豐富，能領悟出的情與理越是深厚。

一部小說，如果寫的是大多數人所經歷着的人生，那麼，寫得越深入，越細緻，照顧方面越多，越複雜，越全面，就越能觸到人心的痛處、癢處，越能撩動大多數人的思想感情。

音樂的創作，似乎縹縹緲緲，很不具體。但是，音樂其實還不是人類的心聲！

一闋音樂創作，如果處處能傳達出大多數人的心聲，那麼，一樣的，表達得越精細，越深入，越豐富，便越能打動大多數人的心弦。其間的道理我想是相同的。

有些老人家不喜歡聽歐西的交響樂，覺得它只得個「嘈」字。但聽了中國人自己創作的交響樂，却又入耳不忘，覺得好聽得很。這也就說明了藝術的內容，與欣賞者的社會和生活的經驗是不可分的。

范劍

找尋第四家人

從靜悄悄的飯堂走出來，他移行在空蕩蕩的籃球場上。晴明的深秋下午。暖陽照耀着海灣，那些嬉戲奔逐的海浪金光閃爍。——這航海學校的大廣場是一片靜寂。廣場近海邊以鐵架垂吊的好幾隻救生艇，已被放到海面去，學生們赤裸上身，擠擁在艇上，有人在划槳，有人在穿救生衣……兩艘躺在船排上的機動船，有一艘已下海。船上擠滿少年學生。那牛高馬大的蔡老師在發號施令，學生們在船上趕緊穿救生衣，然後跳水，然後紛紛向那些擠滿了人的救生艇游去，游去……

風平浪靜。但孩子們在上課，接受遭遇大風暴，輪船遇險救生、逃生的訓練。

打量着那些煞有介事地操練的少年們，他耳邊聽到風

浪，心裏湧漫着風浪，風浪，風浪，風浪……

移動在籃球場的球架下。抬頭，那孩子又來啦！穿的是白恤衫藍褲，腰掛綠色帆布書包，頭髮剪得短。他站在廣場的石柱鐵絲網外，把臉兒貼在網眼上，凝神專注看海邊的少年們上課。

他來這學校做校工已三個多月，他發覺——最近十幾天，那孩子差不多都在每天下午三點多鐘來到鐵絲網邊，看那些未來海員學爬梯、學爬桅桿、學打繩結、學縛纜、學續纜……

那鐵絲網邊的孩子很沉默。他幾次想撩他說話，但他應付一兩句便忙着看那些少年……今天，他心裏有風浪，耳裏有風浪，再也無閒情撩逗那孩子說話，他想得很多很遠……

行船走馬三分險？

不，在他來說，應該改爲——行船走馬七分險。七分，不折不扣的七分。那七分，他是在風捲浪擊，雲湧雨打，船沉舟覆中體會到的。

七分，就是在這七分險厄中，死神面目猙獰，在波翻濤捲中，把一條條生命撿起，放置在掌握中。於是，他聽見同事們的呼嚎，淹沒在風浪聲中……

三分，也憑着那三分幸運，加上掙扎、搏鬥，抓到機會便鍥而不捨……他才和兩個同伴，憑一隻破敗救生艇活下來！其餘的三十幾個呢？唉唉！

那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爲那場大風暴，爲那七分險，他回到香港的家來，把名字改掉，不再叫黃中明，而叫黃大風。

大風，大風，人們這樣喚叫他，那應是一種刻骨入心的紀念吧？

這幾天，他情緒不寧，腦海浪濤洶湧。一場風暴在港海西南掠過，它沒有給海島和半島帶來些什麼災害，却在海上颳沉兩艘貨輪。船上三十幾個海員失踪，海事處派出船隻搜索，另外也有直升機……

慘劇重演！

那些救援力量，就那麼薄弱的嗎？兩艘貨輪沉沒之前，都用電波發出求救的呼嚎！但它們的命運……失踪，九成已沒入深沉的、謎樣的海底去了！他們還在尋找，搜索，無能爲力。

關心那些掙扎、搏鬥、呼嚎的兄弟，讀遍有關兩輪船的新聞，不放過任何一隻字；他按時守在電視機旁看新聞報告，看完這個台，再看那個台，神情緊張。學校的幾個

同事，都覺得他怪異。怪異就怪異吧！他關心那些兄弟，好像自己就在那船上似的。

終於從電視看到——直升機救回三個生還者，那是一艘搜索船在海面找尋到的。三個生還者，他們在海面漂流，皮膚讓陽光灼傷，也讓海水浸爛。兩個菲律賓海員，讓救護人員扶上救傷車，一個香港的中國海員則用担架扛上車，那年老的母親昏過去……

三個生還的海員是經過强烈的掙扎、搏鬥，然後幸運被救的。三個，當年他們也是三個，當年，報上也登載他們的新聞，被說成是幸運者。

噹噹噹，噹噹噹……

鐘聲，吃晚飯的鐘聲。敲打吃飯鐘，是那些少年學生輪流着幹的，不用他們校工。

飯，是那些孩子煮的。菜，也是他們弄的。做校工的根本不理會這些。他和李連、阿五、三叔幾個人，負責清潔校舍，負責管理、修整那幾艘訓練學生的船艇，管理那教學用的航海器具，管理學校海邊的花草樹木。三男一女，負責那麼一座航海學校的管理工作，是忙碌的，但不辛苦。幹這種打雜工夫，才不辛苦呢。

那些孩子或家長，大概很喜歡航海的吧？他們都讓兒子投進這學校，睡眠在學校，吃食在學校。上課，聽有豐富航海經驗的老師講授，接受嚴格的訓練。

談嚴格訓練，一點也不假。那些課程，規定他們要學洗甲板，學拋纜、扯纜，學縛結斷了的纜索，學游水、潛水、救生，即使在最寒冷天氣，也得赤裸上身，環小島跑幾圈……的確是從根本練起。那是一羣未來的海員！

——一個退役的海員，三十出頭，在這樣的學校當校工，不是有點滑稽嗎？不，他喜歡幹這份工作。是這份工作時常提醒他是海員，應該怎樣做人。

他來這學校做校工，嗯，他們僱用他的時候，因爲他有航海經驗，校長說：

「你是管理員，不叫校工。」

「都是一句話吧了！」

「有分別的，你懂得船上的東西，因此，我們把教學船、救生艇、機器之類交你保管。」

「成，我會保管得好好。」

就是不理會管理員和校工有什麼分別，反正大家一起幹就是。當他弄好自己的本份工作，閒着無事，就幫着阿五、三叔、李連他們一起幹清潔和鋤草蒔花的工夫。他們

幾個人相處得很好。

還是念念不忘那次海上遇難。

那次，他們在一個孤島讓經過的船隻救回，他和兩個同伴——一個日本人、一個澳洲人，在紐西蘭的醫院醫療三個星期後，他搭飛機回到香港。

見到老淚縱橫，連話也不曉得怎麼說的媽媽，見到已結婚、有兒有女的姊姊，見到那羣關切慰問的航海工友，他彷彿有了隔世之感。

「中明，媽不是在發夢嗎？」媽媽終於說出這一句話來。

「不，我剛從飛機走下來！」他說。

「以後別再去行船，媽只得你一粒兒子！」媽媽高聲說：「別再像一塊浮萍似的飄來蕩去，媽媽每次聽到大風暴消息，便行不穩吃不下，晚上失眠。」

「再說吧！」

媽媽說得出，做得到，她怕兒子繼續航海，竟悄悄地取消他的證件。證件，他可以補領，但是算了，那年紀已不輕的多病的媽媽頂多再活十年八年，她既然爲兒子担驚受怕，做兒子的，好應該讓她多過十年八年不必担憂的日子。就上岸生根吧！反正岸上有岸上的工作，儘管岸上也有岸上的風暴！

不錯，世界上有多少好地方，他想去見識見識的？世界上有多少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好朋友，他想去結交的？以後再說吧！以後再找機會。

暫時讓自己在這港灣停下來吧！被救生還，躺在那邊的醫院病床的時候，他就發誓——我回到香港，一定要探望幾個不幸遇難同事的家屬，給予慰問，盡我心意，給予幫助！

他緊記着——和自己同在一艘貨船上航海喪生的，有四個廣東籍海員。四個，四個，第一個是陳炳，年青力壯，跟自己年紀差不多。他去過那個家庭，見到幾張垂淚的臉，陳炳兄弟姊妹多，他排行第二。中明跟那個家庭來往密切，知道幾個兄弟姊妹已做工，那守寡的媽媽，爲痛失兒子而傷心欲絕，但她們還不用憂慮生活。他不斷的跟他們來往，成爲那個家庭的好朋友。

第二個是李發昌，一個愛說話，也愛喝酒的大個子中年人。他有個太太和兩個兒子，大兒子也跟爸爸一樣去做海員，小兒子還在讀書，那悲痛過度的妻子，見到黃中明——不，應該叫黃大風了，總是涕淚交流，講着丈夫在日寇淪陷香港時期，如何被拉伕，又如何大難不死，逃了出

來，直到抗戰勝利，做失業漢，熬了四年鹹酸苦辣，才吃上那口風浪飯。她感激那些會所的同事彼此關照，問暖噓寒。他知道她愛聽丈夫在船上，怎樣體貼關心年青海員的事，有空便去找她，把他做過的任何一件事，說過的任何一句話，都在記憶中掏出來……這些都成爲安慰這不幸的女人的精神藥劑！他就常爲這女人炮製藥劑。

第三個是宋爲仁，一個沉默寡言的王老五，他有個年老的媽媽和姊姊。姊姊本來已出嫁，但是當弟弟在海上遇難，老媽媽要死要活，她便和丈夫、兒女搬回外家，和她一起同住在那家山邊磚屋。黃大風最怕她的絕望嚎哭，她悲傷憶子，瞬即發狂，嚷着：「你們那些死老闆、衰老闆，分明是老爺貨船，却儘過量的貨物，是你們害死我兒子！快賠我兒子……阿仁，等我，阿媽跟隨你去了！」

儘管如此，他仍時常去探望她。每次去，不是帶些補品成藥，就是帶些水果、西餅之類。時間，漸漸冲淡老人的悲傷，清理她憶子成狂的亂緒。她把對兒子的感情，漸漸轉移到這個懂得人情世故的王老五身上。於是，他順理成章認了她做乾媽。乾媽和他的親媽來往密切，老人家心中的創傷結疤，臉上飄過歡笑……

他的親生媽媽說：「我這兒子也奇怪，自從那次大難不死，他不但改名，連性格也改變了！」

眞的是改了性格嗎？

他承認是改了一點點。比方從前酷愛踢足球，撲票看球賽，以前是家常便飯，現在，他再也沒此種興趣了；又比方，以前他很重視何妙婉對自己的感情，對自己的愛。在航海的日子，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信寫給她……等到那女子遇上一個銀行主任，她自動倒瀉茶，向他媽媽提出解除未婚夫妻關係，退回那個他在泰國購買的白金戒子……他曾寫過兩封長信漫罵阿婉貪慕虛榮，賤格！下流！卑鄙！無恥！

媽媽担心他這次遇難回來，會跑去找阿婉晦氣，鬧出不愉快的事件。奇怪，他竟絕口不提這事。「阿婉」這兩個字根本不曾在他口裏出現過，不但如此，媽媽有時故意提起要他找個對象，成個家，他也只淡淡地說：

「我們不已有個家嗎？還成什麼家！」

從前，他心頭高，想頭多。幹什麼都要高級，都要顯耀，他在順達商行做練習生，認爲鬱鬱不得志，便毅然投身當海員，先幹洗甲板雜工，然後做船員……回來後，在求職方面，他沒有大要求，不向高級、顯耀處想。

他替九龍一家小規模牛奶公司開貨車送貨。幹了一年

多以後，把職位讓給陳炳的三弟陳將，因爲那傢伙駕駛校車謀生，遇上學校關門大吉，失業在家。他已結婚，且有了個吃奶的娃娃，他黃大風便雙手把職位奉讓。

不多久，有朋友介紹他去郊區一家師範學院幹校工，他毫不考慮就接受下來。

三年多了，他時常想起那第四個。

第四個，張百成，一個比他大四五年的同事，一個和他在船艙睡上下格碌架床的高瘦漢子。船上，在睡不着的時候，在浪濤沙沙啦啦伴奏下，他們隔床談香港的情況，談家事。

「中明，聽我說，你不用傷心，不必苦惱，慕虛榮的女人，遲早要變志的。」

「臨下船的時候，她還指天誓日！」

「指天誓日是在做戲，我們這個社會，許多人都在做戲。中明，她在還未和你結婚前變志，比結婚後才變好得多！」

「在她身上，我枉費不少精神、時間！」

「算了，以後放點心思學好你的技能吧！」

「你的家人好吧？」

「我很簡單，我女人第二胎難產，不幸死掉……留下個七歲的兒子，交我妹妹照顧！」

「你妹妹結婚了？」

「沒有，她是車衣能手，在家裏替人車縫衣服，替我照顧兒子，她按月去船公司取家用。」

「成哥，你要再娶個人。」

「我不想，反正我妹妹阿雲能替我撐起個家！」

「總不能把妹妹終生綁在家裏的吧？」

「咦，你關心我妹妹？眞的，不說笑，我妹妹是個九十分以上的女子，下次上岸，我做你們的月老！」

「月老不月老，是另外一回事，我倒想見見你的能幹妹妹和兒子！」

「我一定介紹。」

風颳，雨打，浪捲……唬啦啦，嘩啦啦，船在排山倒海的浪濤中傾倒……呼嚎，搶奪救生艇……

「阿成哥！阿成哥！」

「威格！」

「黑野！」

「阿炳！」

洪隆隆，轟隆隆，唬啦啦，嘩啦啦……船在沉沒……人在掙扎、搏鬥……

往事，是一幕驚心動魄的畫面重映……

第四個，阿成哥就是居住本地的第四個。他找不到他的遺屬——阿雲和那孩子！他時常去會所，問過一些朋友，都說他們也在找尋這雙姑姪。

他去過那間山貨店的閣樓，敲過那堵阿成哥敲過的木門。但是開門的是一個四十歲婦人，她說：

「她們搬了！」

多問一句她們搬到哪裏去？女人的回答：不知道！

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她們去了哪裏？她們的生活情況變得怎麼樣？一雙孤苦零仃的姑姪，她們究竟有什麼地方可去？有什麼可爲呢？她們爲什麼要火急搬掉呢？

聽陳將說過，有次他開車去白石灣送牛奶，好像見到張百成的妹妹阿雲，她是在貨車前面匆匆而過，他要喚叫，她已消失在橫巷轉角……

張百成曾經給過兒子和妹妹的照片給他看，就是憑藉那麼一點點線索，那麼一點點印象，他在假日經常去白石灣，穿街過巷，尋尋覓覓。他找到的是當地的青菜、鹹魚、蝦羔之類，捎帶回家給媽媽。其實，對那雙姑姪，他印象模糊、空泛，沒有一點把握。

有個師範學院的校工同事，向他講述——白石灣的航海學校，要出高薪請個對航海有經驗的校工，他聽罷即刻請同事介紹。

來白石灣航海學校做校工，他並不是貪圖高薪，他是以爲這學校的一切都可以喚起航海者層層叠叠的回憶，更重要的是希圖藉此能找到——那雙失去踪跡的姑姪，他能找到她們嗎？

那是他必要找到的最後一家人……

細雨霏霏，起了風，氣溫低降。不多久，海灣浪濤洶湧，廣場上的尤加利、石栗、紅影樹，讓强風戲弄得搖搖擺擺。

牛高馬大的蔡老師，在擴音筒向學生們宣佈：「掌握機會，我們就要在大風大雨的日子訓練自己！」

鈴聲一響，少年們便又赤裸上身，在他黃大風和阿連的幫忙下，把兩艘機動船從船排絞下海去，由三個導師指揮，在風急浪緊中學習航行……

從有上蓋的船排，他走回食堂。橫斜的雨絲，洒在他的髮上和臉上，舉手揩抹，又看見那男孩子站在鐵絲網邊，腰掛書包，不穿雨衣，任從那雨絲風片在自己的身邊吹襲。他的雙眼盯望海邊，他的心也飛到海上去吧？

孩子們熱衷航海，特別住在這近海漁村的孩子，他們的夢花，自小開在滾滾浪濤中航行的船隻上。他來這裏工作幾個月，就看見許多孩子攀在鐵絲網外，看網內的孩子上課，也時常有孩子跑來學校，懇求校長、教師收他做學生……

就沒有像現目這個如此稚小，如此痴迷，如此有耐心。就在這風雨寒冷的下午，放學之後，他仍堅持來這航海學校，上那另外的一課。

跑回食堂，跟阿五取把雨傘，向她說聲：「我出去辦點事。」便走出學校門口，朝鐵絲網邊移去。

鐵絲網眼水珠滴滴，孩子的頭髮水珠滴滴，瘦白的臉濕了，穿在身上的校服濕了，脚上的鞋襪也濕了，但他凝望海邊，不理會身邊有人走近……

他讓雨傘遮着孩子，不說話，看看有什麼反應？根本就沒有，孩子直像沒有他這個人存在似的。

雨傘邊沿的角尖滴着水珠，他忍不住，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胳膊，說：

「小朋友，雨越下越密啦！」

孩子驟然省悟，扭頭望望他，帶點怯意和謝意。從這一動作和神態，他曉得孩子的心，是被海上學生們的航海操練拉去了。

「我不怕風雨！」孩子說。

「不怕患病嗎？」

「我身體很好。」

他的身體才瘦弱哪！

「你至少要替書包裏的書想想！」

他這話提醒孩子，迅即伸手摸了摸那已濕了的書包，雙眉皺皺，帶點焦急。

「進學校來看吧！再站幾分鐘，書包裏的書便喊救命的啦！」

「你讓我進學校？」抬起疑惑的臉，眼睛睜得大大。

「不是撐了雨傘出來邀請嗎？」他故意把聲音提高。

「那校長，還有那主任……」

「我把你當朋友，他們就管不着。」

濕漉漉的臉，泛漾興奮的欣悅，伸出手巴掌抹掉眉眼的水濕，跟隨他起步……

「你叫什麼名字？」

「張可爲。」

張可爲，張可爲，好熟的一個名字！對，他一直急於找到這個名字和一個女的。對了，那女的叫阿雲，有一張圓圓而美麗的臉，他要找到他們。他來白石灣，就爲的是

找他們！

——香港和九龍，僅是那麼兩塊小地方，我怎麼這樣難於找到她們姑姪？時間，已拖了兩年多三年。

張可爲走進學校的禮堂，他的雙眼忙碌起來，趕緊看那放置各種儀器的房子，看那懸滿掛圖、放置許多輪船模型、許多有關航海圖書的圖書室，看那些課室，看那個設備車床、無線電機的實驗室……

再也無暇看海邊學生操練了。

「你喜歡讀航海學校？」他問。

點點頭，他現時站在圖書室外，目不轉睛望那些遠洋輪船的模型。

「想做海員？」

轉臉睨望，他以堅決的點頭代替說話。

「今年幾歲？」

隔了很久，他說：「十二。」

「還未讀完小學？」

「沒有。」

「至少要小學畢業。」

「我來問過，我未患病時來過，他們都說——要投考，或人事介紹。」

「你眞的那麼愛航海，等你讀完小學，我介紹。」

——張可爲，如果你眞的是張百成兒子，你是繼承、接受爸爸的衣缽了！

「眞的？你能介紹？」

「介紹一個學生，我還有這個能力。你說你曾患病？」

「病了個多月，染上溼毒，臉都腫起來，以前，我常來這裏，不見你。」

「我今學期才來。」

「新面孔，你好像是校工又好像不是。」

「我是校工，又兼管船隻和儀器、機器。」

「你航過海？」

「好幾年前的事了！」

張可爲想了想，打算說句什麼話的時候，却通過圖書室的玻璃窗，看到外面廣場的鐵絲網邊站着兩個焦急，蹬脚，四處打量的男孩和女孩。

「張可爲！」兩個孩子同聲喊叫。

「他們在找我。」張可爲說，拔足朝雨裏奔跑……

不要放棄機會，他認定——那張可爲百分之九十是張百成的兒子。憑着這條好容易尋到的線索，他可能見到那個姑姑，見到那第四個家庭。

他撐着雨傘往廣場上走。看見張可爲一臉青白，朝門口跑，跟男孩和女孩會合。

「張可爲！」他喊叫。

「我媽有事！」

雨中，三個年紀差不多的孩子，踏過窪地，濺起了積水，朝墟市奔跑，他們的全身都已濕透。

「你媽？」他仍然追着他們。

「她受傷！」

那話是由風雨從遠處送來。媽媽？那麼說——他不是張百成的兒子了？失望……另一個思想在腦子蕩漾——即使他不是我要找的人，我也要跟着去看看，一個醉心於航海的孩子的媽媽，因爲謀生覓活受傷，我就應該跑去看看！管它是不是線索！是不是我要尋找的第四個家……

星期日。

沒有回家去看媽媽，也沒有去探望乾媽。上午，他分別打電話告訴她們，這個假日要招呼兩個來旅行的朋友，不回家啦。他更對乾媽說：

「你和媽媽都不要爲我緊張找對象結婚的事，我自有分數，不必替我安排相親。這星期我不回來，不是躲避，是眞的有事，但我不贊成相親。」

下午，他去墟市買一盒「參芪牛肉汁」、一包水果，走向白石灣尾。他並不忘記那臉色黝黑，以綳帶縛雙手和臉部的女人。接近三十歲的人呢？

是個開十四座車的女司機。昨天淒風苦雨，她在山坡路撞車，後來讓十字車送去醫院急症室，敷了傷，便由一個白石灣的熟人，喚的士送她回家。醫院的人說病床少得可憐，她的傷勢又不算很重，便打發她走了！

他是在鄰人們的關切慰問中，見到那躺在床上的女人，聽到一些情況。——一個陌生的男人，怎可以插手進這些人事中去呢？他甚至連一句關切、問候的話也不能說，他找不到說話的理由和關係。

今天假日，他想到要見見那張可爲，認爲因此去探望那受傷的司機媽媽，是合乎情理的。

站在那間鄰近古廟的磚屋門口對開的榕樹下。張可爲和昨天跑去學校喚叫他的女孩子、男孩子，都坐在門口石級的木箱邊做功課。他向他們招招手，高聲問：

「還認得我嗎？」

張可爲點點頭：「你答應介紹我去航海學校的！」

他正想說句什麼話，磚屋門口已出現雙手紮縛綳帶的女司機，頭上的綳帶解掉，右臉頰貼着大片膠布藥棉。她抬頭審視，然後向他點點頭。

「先生，你是——」

他要說話，但張可爲搶着說：「他就是航海學校的校工，昨天下午，他來過。」

「我見到你，先生，請原諒，昨天鄰居多，我雙手又痛，心又煩，沒理會可爲的朋友，請進來坐坐。」女司機說。看來，她的精神好多啦！

現時在陽光下，在他眼中，她是比昨天年青多了！認爲：頂多二十六七歲？

走進磚屋，那是客廳和睡房混在一起的堂屋。陳設簡單，女司機坐下籐椅，她喚張可爲斟茶，然後說：

「可爲這孩子，他是發夢去航海，他患病個多月，也嚷着去航海……我知道他時常跑去海邊，看航海學校學生上課，我勸告過他，不要太痴迷……我頭腦不古板，不會反對，但他這年紀，還是讀書要緊，我每天要駕車謀生，沒閒暇理會他許多……」

「張太，你兒子是醉心航海，他每天必在鐵絲網邊站一兩個鐘頭，昨天下雨，他也在那裏淋雨水！」

「可爲都告訴我，他說你用雨傘遮他進學校，又說你答應將來介紹他進那學校……我說，你幸運，遇上好人啦！」她講着話，視線投向兒子身上。

「他的志向可感可佩，等他小學畢業那年我還在學校，我一定要辦好這件事！」

他說着，發現一個玻璃鏡框放在睡床邊的書桌上，裏面藏着的兩張照片有很大的吸引力。當他抽身移近去仔細察看，心裏又湧蕩風雨波浪，耳裏又湧蕩風雨波浪……他以凝淚的雙眼打量這雙母子。

「你們不是母子吧？」

「先生，你——」女司機一頭煙霧地站起來。

「我叫黃大風！我知道你們不是母子，你們是姑姪，我沒說錯吧？」

「黃先生，你在說什麼？你……」

女司機亂髮披散，驚愕地移前幾步，張可爲也睜大眼盯望着。連門口兩個做功課的男女孩子，也分別站在門口兩邊，小眼骨碌骨碌打量他們。

「張可爲是張百成的兒子，你——」他跟她面對面站立，眼光投向她的臉上，一再辨認：「你是阿雲，阿成哥的妹妹！」

「你是誰？你是……」

「張百成的同事，我們同在一條船上，睡上下板床！」他的語調說得很響：「他時常向我稱讚那個本領高强的妹妹，他……」

風颳，雨打，浪捲……唬啦啦，嘩啦啦，船在排山倒海的浪濤中傾……呼嚎聲，搶奪救生艇……

「你就是那個難得生還的第三個？」女司機問。

「就是，我在找你們，我到處的找……我在找尋第四個家庭！」

飽含兩泡眼淚的張可爲衝到他身邊，直當他是生還回來的父親，把他緊緊摟抱：

「爸爸！」

「孩子！」他把孩子抱得緊緊，在木床邊坐下。

目睹眼前情景，女司機也忘掉現實，趨前，以受傷的手把他們兩人都擁抱在一起。

「阿雲！」他喚叫着。

「大哥，我搬離那閣樓，是爲避開你那賭鬼大舅爺，你遇事後，他要來爭可爲，說是天上雷公，地下舅公，他要負責領養甥子，還要領取撫恤金，說我是出嫁女，無權無責……我要避開他的糾纏，那賭鬼、窮鬼，爲錢，什麼都做得出！」

「阿雲，你有權有責，你做得對。」

「在幾個會所的老工友幫忙下，我領到那筆錢，我收到許多慰問信、慰問金，但我要避開那賭鬼！避開那雷公，我躲到這白石灣來，租了這間便宜磚屋。我設法領到牌照，不再車縫，去做十四座女司機。爲了養育阿爲，我什麼也不怕，就是一直認他是我的兒子！鄰人們，都幫了我們不少忙，他們以爲我的丈夫航海未回來……現在，你……」

「你把阿爲教育得很好！對，他將來必會做個出色的海員！我也要盡一份力！」

站在門邊觀看這一場面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們以爲眞的是——張可爲的爸爸回來了！便分別跑回家，告訴自己的媽媽——阿爲的爸爸回家啦！他原來是那航海學校的校工！

不多久，女司機家裏湧來許多慶賀——她丈夫回家的鄰居婦女和孩子們，磚屋裏騰躍着道賀聲和笑聲，鬧哄哄的。

黃大風和阿雲這才醒覺過來，接受着熱心的鄰人祝賀、問訊，他們不曉得應該說些什麼才好。

永別

阿勵

深夜十一時許，我從醫院看過六伯父回家，沐浴之後，已是凌晨一時，正準備就寢，却接到趙叔叔從醫院打來的電話，說六伯父在二十分鐘之前已經去世。

對於這個噩耗我是早有準備的。老人家已是八十四歲高齡，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盡頭，這是自然的規律，誰都是無可奈何的。但是，我仍然按捺不住難已的悲慟，也是一種說不出味道的感喟，這自然不純粹因爲老人對我這個唯一姪兒偏加眷愛的緣故。

我心神不安，驚動了已經熟睡的妻兒，妻子對我說了幾句慰解語，轉個身又呼嚕睡過去了，小兒子微微張動了幾下帶着一絲笑意的睡眼，便寧靜下來，我望着他床邊擱着的那隻敞開了的玩具箱，却撩起百般往事。

那裏一具一呎多長的古老的木船模型，說不清已有多少年歷史，只是它屬於我所有的日子，也有二十多年了。

記得那時我還是個八、九歲大的孩子，六伯父常常捎來許多玩具。說是玩具，其實都是成年人的玩意居多，高爾夫球的球棒啦、整套的彈珠盤設備啦、釣魚竿啦、洋娃娃啦，我最喜愛的還是那個古老木船的模型。東西雖然陳舊一些，也有丁點破損，可都是當時的時髦玩藝兒，六伯父當然買不起，那都是在他傭工的一個洋人家裏廢物堆裏撿拾來的。

那時候聽母親說：六伯父是在這個洋人家裏當廚師的，什麼樣的西式食品他都會做，最巧手的是椰汁雪糕和洋葱烤牛柳，一道唏嚦餅還使他特別得到僱主的賞識。

那時候又聽母親說，六伯父昔年曾經把當西廚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帶回家鄉，蓋了一所小瓦屋，娶了一個農村姑娘，他成家立室的第二年，那位年輕的六伯母產下了一名女孩，却患了產褥熱，病了沒多久就死了。六伯父受了打擊，精神很沮喪，從此沒有回過家鄉去。

六伯父很喜歡男孩，幾次在我母親面前說要把我過繼給他做嗣子，可他對自己的親生女兒却不多聞問，只是隔三幾個月就託「巡城馬」（那時候專營往返城鄉之間，進行各種貨品買賣，或受委託遞訊辦事的行業的人）帶點生活費回鄉去供養她，六伯父過着孤寡的生活，遇上休息就來看我，逗着我玩，常常一鬧就是半天。我總愛扯着他問這問那，那個古老的木船模型使我幼小的心靈產生許多有趣的幻想，有時它就成爲我們談話的中心。

有一次，我們對着那艘木船談起來。六伯父告訴我，揚起木船的帆**桅**，趁着風，船就會開動；跳板是在駁船或者泊岸的時候用的；船要停駛就得下錨……。木船上精巧的建築，特異的設備，使我嚮往於當水手的生活。六伯父說他也當過船員，在一艘出洋的大貨船上給一個英國船長和十幾個外國水手煮餐。六伯父還告訴我他在船上的航行生活，叫我聽得很入迷。心想，六伯父就是了不起，有見識，他不僅會煮西餐，還懂得海上的種種生活。

不過，六伯父的眞正本領畢竟還是煮西餐，這點我是在後來才確認的。

六伯父偶然也給我們煮點西式食品吃。那一次，是我父親生日，六伯父買來一簍鷄蛋，在廚房裏忙了一大陣，不多久，就抱起我去揭鍋子，嗬，嗬，多樂人呀，一個黃澄澄的，香噴噴的，又鼓又大的，冒着熱氣的蛋糕出現在眼前了。六伯父說，這就算是送給我父親的生日餅，如果用焗爐製出來，那才夠滋味哩。我逢人便說起這件事，可人家說，六伯父會蒸蛋糕這算什麼，他每年耶穌誕都給洋僱主烤火鷄哩。後來我又聽人家說，六伯父十三歲就從鄉下

到這裏來，跟一個同鄉叔叔學煑西餐。那時候，他天天穿着大木屐，隨着那個叔叔從山頂那家高級洋房子走出來，下到中央市場去買肉買菜，又隨着那個叔叔到辦館去買這買那，然後把買好的東西挑到纜車站，再乘車上山頂。六伯父足足當了六、七年「火鷄撐」（人們都這樣叫煑西餐的學徒），每個月拿九塊錢薪金，直到二十歲才當上正式西廚師。六伯父的那套煑西餐的本領，倒是得來不易啊。……

我想得入神，却讓小兒子咿咿呀呀的幾聲夢囈干擾了沉思。妻坐起來望望兒子，又望望我，呢呢喃喃的不知說了幾句什麼，是怪責我怎麼深更半夜的還不去睡吧。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腦筋一動開就靜不下來，我還是要去想我的。

我的目光又回到玩具箱裏那個木船模型上。這精巧的玩藝曾經陪伴我度過一段童年，那時候就有人說，這個用上乘柚木料製造的木船模型，應是富有人家客廳裏才用得上的擺設，怎麼却落到小孩子手裏來當玩具？說這話的人不知是什麼用意，但是我小小的心靈却懂得爲六伯父辯護，他絕不會偷偷摸摸地把別人家裏的名貴東西拿來，六伯父的敦厚老實幾乎成爲他的夥伴中的閒談笑料，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件事：

曾經跟隨父親去看望六伯父，地點是在青山綠水間的一座花園別墅，別墅的主人是個法國汽車行的經理，聽說此人脾氣很壞，對工人管束得很嚴，父親領着我從後門進去。實際上這是「規矩」，工人進出別墅，也一律不許走正門的。那一天我受到六伯父最周全的招待，我和父親吃了伯父親手泡製的一盤鷄肉沙津，然後又吃着一個猪扒。父親說，滿桌佳餚，就是缺了一杯美酒。其實父親也知道，伯父天天對着各式名貴洋酒，可是從來點滴不沾唇，他那裏就自然不備酒。當時別墅的花王在旁聽了爸爸的說話，連忙跑了出去，一會兒又回來，手裏拿着一小杯酒，笑嘻嘻地說，洋僱主出去了，我到他的小酒吧倒了一小杯威士忌來奉客。酒端到我父親面前，這可急壞了六伯父，他連連揮手謝絕，說那是僱主的東西，不能胡來。酒已經倒出來了，自然不好再倒回去，結果還是父親領了花王這份盛情，却惹得六伯父爲此把他囉唆了好一會。事後那位花王叔叔就笑對人說，我伯父二十多年來早晚侍候那個洋人的飲食，吃得他腦滿腸肥，偶然叨光他一小杯威士忌奉客，該也不算過份。聽的人就益發欽佩我六伯父爲人的老實。

六伯父的那種老實，其性質如何，我當時因爲年紀

小，不懂得議論；可是，六伯父在另一件事情上所取的態度，却使我疑惑費解，甚至使我產生反感來。

還得再說起那個古老的木船模型。有次我懷着童稚的天眞對六伯父說，有那麼一天，我將乘上像這個模型一樣的船回家鄉，看望看望他的女兒。六伯父聽了，先前歡悅的面色突然變得冷漠，一言不發，久久才說了那麼一句：「女兒家，能派上什麼用場？」我年少幼稚，摸不透六伯父這句話的意思，便拿去問母親，母親對我說，六伯父也不喜歡我的大姐和妹妹。這個我也看得出來。那一年我們一家人回鄉下去掃墓，六伯父說，男孩子全都有份上山，女孩子却要全部留在家裏。於是，我就跟着叔叔伯伯們熱熱鬧鬧的坐着「兜」（我們家鄉一種像轎那樣的代步工具）上山去，大姐姐跟幾個女孩子却孤寂的在家裏呆着，哭了半天。這一件事在我腦海裏留下深刻的印象。再說，我家裏堆着許多六伯父捎來的玩具，小妹妹有時嚷着要玩這個玩那個，有時也跟我爭鬧起來，六伯父看見了，總是袒護着我，疾言厲色地喝止妹妹，小女孩便嚇得躲縮在牆角，大顆淚水凝聚在眼眶，却不敢擠出來，這一件事我也歷久未忘。到了年長，就明白到這是什麼回事，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還在侵蝕着六伯父。他愛我，却不能蒙蔽我。……

一陣寒風悄悄地溜了進來，我覺得有一點凉意，過去給兒子蓋了被子，抬頭却看到牆板上掛着的鏡框，裏面的一張照片還是今年初六伯父八十四歲誕辰拍攝的。照像中人都是站着，當中的兩人是六伯父和他的約莫六十歲的洋僱主，我挨着伯父站，這張照片把我的思維帶到伯父那一次的壽辰宴會上。

這眞夠「體面」的一個賀壽宴會，就在這裏一個著名遊覽區內一艘海鮮艇上舉行，筵開三席，還請了某攝影室的技師到場。席上燈光閃爍，擾得人眼花繚亂。那個洋僱主可活躍，他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一會是舉起筷子夾菜，一會是跟席上賓客猜拳喝酒，這一一都給攝進了鏡頭。六伯父拿到那幾張同僱主在一起合拍的照片，如珍似寶的，還特地送來我有份在場的那一張，並一再叮囑要把它鑲掛起來。這個老實的廚工，這個敦厚的老人，幾次對人說起洋僱主赴他的誕辰宴會那件事，都激動得雙手震顫，彷彿在訴說他一生中最光榮的遭遇。他說，這就不枉自己二十多年來爲僱主一家當廚工的辛勞了。老人家心裏是怎麼想的呢，他以爲在自己前後六十多年的廚工生涯中，總算遇上了像這個洋僱主一樣的有心人？他以爲已經

獲得了僱主的同情、關懷、體貼以至尊重？他以爲一個「卑微」的工人已經得到僱主平等的待遇？

我又是怎樣想的呢？我怕傷了老人的心，沒有說出來。但是，後來的事實却讓他知道了。

那就是在兩個月前發生的事。六伯父那一天給洋僱主捧餐，冷不防給客廳的地氈絆住了脚，一下就摔倒了。這一摔可眞不輕，餐具、食品撒滿一地，還不打緊，六伯父躺倒地上竟站不起來了，他馬上給送到醫院去，檢查身體的結果是說不出有什麼特別嚴重的證候，也就是等於說他的「老人病」實在多得說不清楚。洋僱主聽了，二話不說，第二天就叫人帶來個通知，說六伯父再不宜工作了，已另聘新人接任了。老人本來還挺得住，可獲得了這個通知，便迫得倒牀不起了。

六伯父臥病醫院，像一枝倒下來的老樹，一天天在乾癟、枯萎，他沒料到在這個苟延殘喘的時刻，還要遭受寒風的吹襲，冷雨的打擊。

有人告訴他，那個洋僱主怎樣不時在他的客人面前展示一張又一張他和一個中國老厨工的合照，那個洋僱主怎樣在他的客人面前，高談「民主」、議論「平等」。他要標榜自己待人「公平」、「友善」，那一張一張照片，正好這樣把他打扮起來。……

六伯父躺在病床上，蒼白的臉龐，籠罩着一片凄酸，當一個人覺察到自己在受了欺騙、愚弄的時候，他的心會感到被啃的痛苦吧。

有人告訴他，他的那個厨工老拍擋，還有那個做洗熨的女工，那個管理園地的花王，代他出頭向洋僱主交涉，要求醫藥補助，要求補償遣散費。洋僱主說，六伯父早就到退休年齡，讓他多做幾年，那是對他的照顧，他們「主」「僕」之間，沒有退休制度的協定。……

「主」、「僕」，這是個多刺耳的字眼！六伯父瘦癟的胳臂，從雪白的床被裏伸出來，捏成個拳頭，他好久才迸出一句話：「翻臉無情！」一個外國的僱主和一個本土的僱員，在此時此地又怎麼會有眞正的「情」呢？六伯父到底看清楚了，數十年來積聚的幻想化作一股憤慨。

我心疼老人身心煎熬的苦楚，但老人眼睛裏流露出來沒有過的清醒神色，却教我私心竊慰。

這期間，六伯父的病床前並不冷落，今天是這一位洋務工友給他遞湯，明天又是那一位洋務工友給他送水。老人孤獨一身，却受到了親情的關懷。病樹逢春，它滋長着比肉眼所能看見的更爲值得寶貴的生機。六伯父撐起半截

身子，凑到一位工友耳邊斷斷續續的說：「數十年來——我獨來獨往——辛苦做工——以爲——以爲——」那位工友輕按着他，撫慰他，讓他躺下來，給他蓋好被，請他好好休息。六伯父要說什麼呢？他不是要表示自己已經找到了眞正的朋友嗎？盡在不言中，在他身旁的人都領會到了。

今天，我下了班之後就趕到醫院去看六伯父，身邊還攜帶了一封信，是六伯父的女兒，我的堂姐姐從鄉下寄來的。六伯父臥病一個多月來，堂姐姐隔三、五天就來一封信問候，關切之情溢於字裏行間。我站在六伯父病床前，像過去一個多月來的許多次一樣，代他把信拆開了，給他一字一句的唸出來：

「……爸爸，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却不知打從哪兒說起。昨天生產隊裏派我和幾個女青年到另一個生產隊去交流養蠶造繭的經驗，下個星期我要上城去購買新式農具，這個季度還要把一個文化學習班組織起來。……我多麼惦記你，只希望你早日恢復健康，回來走一趟。……」

六伯父聽着聽着，微微動了一下，一顆淚珠從眼角滾了下來。他喻動了幾下嘴唇，終於說：「告訴——她，她是我的好女兒，有出息——出息的女兒——」

我第一次聽到六伯父這樣對他的女兒說話，只是這麼兩句，可已經夠了，夠了！

六伯父經過興奮和激動之後，身子顯得十分衰弱，我一直陪在他身邊，到深夜十一時，洋務工友趙叔叔來看他，知道我第二天還得上班，就讓我先回來。哪曉得這一次離開六伯父，就成爲了永別！

我的目光又再一次移到那具木船模型上。這東西經歷了幾十年時光，是那樣陳舊了，可仍然結實。我走過去把它撿起來，用厚皮紙包好，再擱到衣櫥的抽屜裏。這不是爲了別的，只因爲它是一件可貴的紀念品。

天已微微發亮，我坐到書桌前，攤開信箋，給堂姐姐寫信。在信裏的末尾部分，我清清楚楚地寫上下面幾句：

「時代不同了，它的脚步的音響，在一個老工人生命活動的最後一刻，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來。……」

教師

金依

陳老師雖然是郭麗萍小學時期的老師，但是，郭麗萍對這位她所敬愛的老師一直沒有忘記，甚至她夢寐不忘的志願——做一位教師，也是從這位陳老師身上得到啓示和鼓舞。

「陳老師在哪裏？」郭麗萍懷着希望問李愛玲：「你可以帶我去找她嗎？」

「當然可以！」李愛玲笑道：「她還問起過你呢。」

「她問起我？」郭麗萍心中一跳：「她問起我什麼呢？」

「有一次她問起你的近況。」李愛玲說：「她說你是個勤苦向學的好學生，不知升上中學以後情形怎樣？是不

是唸得完中學？又有什麼志願？可惜我跟你沒有聯系，你的情形可答不上，你現在去見見她，最好了。」

郭麗萍心裏很興奮，原來陳老師還關懷着她，還問到她的志願。

她想：「如果我把我的志願告訴她，她一定很高興，說不定還會幫我達成這個志願呢！」

一個晚上，收工後，李愛玲帶了郭麗萍，到一間夜校去探望陳老師。

陳老師風采依然，神情愉悅地拉着郭麗萍雙手，郭麗萍有點羞慚。

陳老師——現在是陳校長了。她在夜校當校長，離別多年，豐采依然，她神情愉悅地拉着郭麗萍的雙手，笑道：「呵，都長那麼大了，跟我一般高了呢！怎麼樣？該唸完中學了吧？」

「唸完了。」郭麗萍帶着一點羞慚。

「聽李愛玲說，你跟她做了工友了，是嗎？」陳老師還是高高興興的。

「是的。」郭麗萍更加羞慚了，她把頭低下來，聲音很小：「我會考考得不好。」

「考成怎樣呀？」陳老師帶着她們，在會客室的籐椅上坐下來。

「是光頭！」郭麗萍仍抬不起頭來：「很難找事做。」

她感到，她是有負陳老師對她的一番栽培和期望了。因此，她原定希望陳老師能助她達成願望，現在也不敢提起來。

「呵，這有什麼？」陳老師呵呵笑道：「這很平常嘛！會考根本不是一種好制度，它不僅不能準確評定一個學生的眞正成績，也不能斷定一個學生的思想品德，更加不能決定一個學生能否成爲有用的人，告訴你，如果成績太好了，驕傲自滿，或者變成了書呆子，變成了文憑的奴隸，我倒不敢恭維你呢！」

「呵？」郭麗萍猛然抬起頭來，她料不到陳老師身爲老師，而且現在身爲校長了，竟然有這樣的看法。

「會考是一種不合理制度。」陳老師進一步解釋：「多少年來，它成爲束縛學生，實行金字塔式教育的一種工具，社會上有見地的人士一直在抨擊這種不合理制度，我們作爲教師，更加不滿意這種制度。我看，它不應該把你壓得抬不起頭來。你已經合格了；依我看，就是不合格又有什麼大不了？」

「陳老師！」郭麗萍更加驚奇了，但她又想：「也許陳老師是安慰我吧。」於是她又說：「可難找工做呵。」

「怎麼？」這次是陳老師帶着驚奇的語氣了：「你現在不是有工做了麼？」

「是的。」郭麗萍又羞愧起來，她苦笑道：「做工廠，又不要看我成績的。」

「那麼，麗萍，你的志願是什麼呢？」陳老師誠懇地，一手搭在她肩膊上，看着她。

郭麗萍低下了頭，她不敢回答。

「你家長希望你做什麼呢？」陳老師又問。

郭麗萍仍然低着頭，不說話。

「是不是家裏讓你唸完中學，對你有所期望？」郭老師問：「這樣，造成了你的精神負担？」

陳老師一語說中了。自郭麗萍參加會考前後，她已感

覺到有這種負担了，而現在，這負担好像越來越重，壓得她透不過氣來。

但當着陳老師，她不願意承認。

她默了一會，搖了搖頭。

「我記得，你爸爸是一位點心師傅。」陳老師微笑道：「他是個勞動者，對女兒去做女工，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郭麗萍呆呆的，不做聲，唉，這些事，最刺痛她的心了。她想：要是她不唸這幾年中學，像李愛玲那樣，就不會有今天的問題了。

「工人的女兒，做個女工，不是很好嗎？」陳老師道：「上一代的工人，文化少，連賬都不會算，常受欺騙、受欺負。現在有了你們這些有文化的後代，能多唸幾年書，不僅識寫會算，使勞苦人少受些欺騙，事理也更能通一些，担起創造未來世界的責任，這不是很有意思嗎？」

郭麗萍瞪着陳老師，對陳老師的話，她似懂非懂，她知道陳老師在鼓勵她，陳老師的意思是：唸完中學，做個女工，也並不白費，但她不明白什麼是「未來世界」，她要「担起」什麼「責任」。

郭麗萍跟陳老師在談話，李愛玲走到會客室門前，跟經過的同學談談笑笑，郭麗萍看那些夜校學生，都是年青人。有些看來年紀比她還大。

「我們這些學生，都是職業青年，而且大部份是在工廠做工的，也有服務各等行業的。」陳老師指着外面：「他們從小到社會做工，知道文化低淺的苦處，便利用晚間來這裏進修。並不是以爲有了高一些的文化，可以去做人上人，而是爲了明白做人的道理，認識世界，認識社會，文化高一些就好辦些。麗萍，你是個中學畢業生，一個知識青年，在工廠裏，要跟大夥合羣，向大夥學各種知識，也把你的知識貢獻出來。這樣一合起來，就很有用了。不是嗎？」

郭麗萍閃着眼睛，對陳老師的話，她每一句都仔細的聽，盡力的把它記住。但她顯然是似懂非懂，因爲她心事沒有解決，她心裏的願望，看來又沒有機會實現了。

陳老師認爲她做個女工很好，好像是理所當然，她又怎麼好意思提出要當一個教師呢？

外面響起了長長的一串鈴聲，那是上課的訊號，李愛玲跑進來說：「陳老師，你該上課了。」

郭麗萍也站起來。

「對不起，時間實在匆忙。」陳老師也站起來，拉着郭麗萍的手：「本來今晚該讓你說說別後的情形，可我們教慣書的，就是有這個缺點，只顧自己說，不讓人家說，自己說了的也不問人家聽不聽得進去。不過，今天見了面，以後機會多的是。麗萍，眞對不起，幾時我到你家探望你爸媽吧，請先代問候他們，好嗎？」

「謝謝你。」郭麗萍看見門口有人在等候陳老師，知道她很忙，自己原沒甚事找她，也不願多耽擱她時間了，便跟李愛玲告辭出來。

陳老師，可說是郭麗萍最敬愛的一個人，她知道陳老師在那簡短的時間中向她說的那番話，實在是語重心長，她從來沒聽過這樣的話語，關於會考的，關於勞動者有知識的後代的，關於未來世界，關於他們要「担負」的「責任」……她想都沒有想過這些。她只想當個教師，認爲當教師能對學生有好的影響，做人就很有意思了。但陳老師却說了另外的一種意思，在郭麗萍聽來，這好像是一種很深刻的意思，她還要好好思索。

她很想跟李愛玲研究一下，但李愛玲好像完全沒有她所想的問題。

李愛玲說的是：「麗萍，你看我們這廠，工友們還很散漫，是不是？」

李愛玲這一問，郭麗萍怔住了，她沒想過這問題，她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你說，應怎樣才能讓大家更緊密一點呢？」李愛玲說。

郭麗萍知道自己想的跟李愛玲不同，但漸漸她也知道李愛玲的目的。工廠裏常常用各種辦法，分開部門，或明或暗的削減工價，個別的除人，一再的宣佈苛刻的條例，就是因爲大家還是很散漫。

但郭麗萍有自己的心事，她認爲這是李愛玲所不了解的。

這就是陳老師提過的事，她受着沉重的「精神負担」。

她中學畢業後，做不成教師，終於要到工廠去了。爸爸倒沒說什麼，但親友之間却有些閒言閒語。

「爲什麼不找一份寫字樓工做呀？」

「爲什麼不多唸一年，明年也許可以考高一些，再去考師範，不更好麼？」

「多可惜呀，做個工廠妹！有什麼長進？轉行吧！」

「做工廠有什麼出息？她那個好同學不是當了文員

嗎？她怎不去當文員？」

這些話，她聽得太多了。

原來多唸了幾年書，去做女工，便是「不長進」、「沒出息」。

郭麗萍心中十二分的不好受。

但她又不時記起陳老師的話：「工人的女兒，做個女工，不是很好嗎？」

她心裏很矛盾，她很想找陳老師再談一次，但她又變得很自卑，提不起勇氣來。

世界上好像沒有人了解她，她想：可以談的人，大概只有一個劉秀芳了。

她打電話到劉秀芳做工的酒樓，那邊答道：「這人早就離開了。」

劉秀芳搬了家，找不着。

在同學間打聽，使郭麗萍不相信的，是劉秀芳也到工廠做工去了，是電子廠。

說的人言之鑿鑿，還說劉秀芳入廠那時很勤苦，人家不開夜工她也開，開到晚上八時、十時，甚至通宵都幹，目的是多賺點錢。後來却常常去參加一些康樂活動，什麼野火會、派對，還上歌廳，到夜總會，交了好些各種各樣的朋友，於是就忙得沒有時間跟舊同學們聯絡了。

一個知心朋友也找不着，郭麗萍心情落寞，做工沒有精神，加上她這個部門又減工價，發薪時，她只拿了很少的錢。

工友們不滿減工價，李愛玲去把大家聯絡起來，到工會商量，但李愛玲跟爲頭的幾個，却被工廠開除了。

一再的交涉，爭取了補償。

李愛玲離開，郭麗萍也想走了。李愛玲對她說：「你不用走，經過這一次，工友們大家認識了，有了些聯絡，以後想些辦法，讓大家更緊密些，再有這樣的事時，就更能維護大家的利益。」

一晚，陳老師果然來探望郭麗萍。

爸爸也在家，陳老師叫他做郭師傅。

「麗萍很好吧？」陳老師說：「唸了中學，到工廠做工，沒被虛榮心所誤，這還是你的好教導呢！」

「我是不懂什麼教導，」老郭說：「她原希望做個教師的，但不成功。像我們這種家庭，怎能投閒置散？工廠也是正當工作，她肯做，那就好，做人總得腳踏實地，面對現實嘛！」

「對，就是要腳踏實地，面對現實！」陳老師高興地

道：「麗萍，聽見了沒有，你爸爸，老工人就是老工人，說的話就是實際。做了這樣久工廠工，怎麼樣？」

「李愛玲給開除了。」郭麗萍說：「但還是有些散漫，李愛玲說，要想辦法讓大家緊密一些。」

「對了。」陳老師說：「李愛玲還找過你嗎？」

「有的。」郭麗萍說：「工會舉辦各廠大旅行，她把票子拿來了，叫我多請些工友參加，可我認識的人很少。」

「這很好，」陳老師道：「參加過旅行，大家就認識了。以後有了友誼，遇事就好商量。這次你認識人少，沒多少人參加，不要緊，以後設法多識些人，下次人就多了。你現在認識多少人呢？」

「只有同部門的幾個。」郭麗萍說：「不同部門的很少。」

「很少，就是有。」陳老師道：「怎樣認識的呢？」

「是中午吃飯，她們幾個在看報紙，有些字不認識，李愛玲叫她們問我，說我是個中學生。」郭麗萍說：「眞使我難爲情！她們還叫我教她們語文。」

「呵，這不是很好嗎？」陳老師笑道：「你有志願做個教師，這不就可以做教師了嗎？」

「哎，陳老師！」郭麗萍很窘，漲紅了臉，她以爲陳老師在取笑她。

「麗萍，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陳老師認眞地道：「我夜校的學生，就是來求取知識的，我們有責任使工人們接受多一些文化知識，作爲工具，去認識世界，研究社會，探求眞理。工友們既有要求，你也可以多跟她們交朋友，你有不認識的，她們也可以教你，大家不是可以緊密起來嗎？你再跟李愛玲商量商量看。」

「對了，工友間是要多聯絡，」老郭也說：「不要以爲你唸了幾年書什麼都懂，你不過字墨比人家多些，社會上的事却不及人家知得多。我們老板的兒子在外國讀了個博士回來，到了我們廚房，鹽和糖都分不清。他要拿一點，我們就叫他自己嚐嚐，誰知他却摸了蘇打粉。陳老師說得對，你別自鳴清高，更不要擺架子，又要學人家，也要幫人家！」

師長和老父一席談，對郭麗萍是很大的鼓勵。

李愛玲來找她，她把這事說了，李愛玲感動地說：「你有這樣的老師，這樣的爸爸，眞是幸福！」

李愛玲約郭麗萍一起去探望一位患病的工友。

貧苦工友在病中得人來探望，很是高興。

碼頭前遇了劉秀芳，滿面脂粉掩蓋不了她的蒼老和痛苦，郭麗萍招呼她。她却視如陌路。

郭麗萍吃了一驚，劉秀芳多時不見，怎變成這個樣子了呢？

她忙走前一步，喊：「秀芳！」

她以爲劉秀芳也會像她一般的驚喜，豈知劉秀芳一眼看見她，好像不認識的樣子，轉身就走了。

郭麗萍不僅莫明其妙，更加感到失望和痛苦，一個好朋友，怎麼現在好像陌路人？

李愛玲說：「也許她現在環境有了變化吧。」

果然不幾天，郭麗萍收到劉秀芳一封信，那信說：

「麗萍：以後你在路上遇見我，請勿再打招呼，因爲和我接近的人很多，很複雜，如果我招呼你，你會惹禍上身的。他們會打你的主意，對你不利。你再不能像我這樣。祝你平安！　秀芳。」

郭麗萍知道，這樣做，也是會使大家更緊密些。

回程，在碼頭前，她忽然看見了劉秀芳。

劉秀芳穿了一身時髦服裝，滿面的脂粉，却掩蓋不了她的蒼老，更掩蓋不住那苦痛的顏容。

這時候，才知劉秀芳已經淪落風塵，她知道自己的處境，爲了愛護郭麗萍，才忍痛不打招呼，而且寫這樣一封信來。還叮囑：「再不能像我這樣。」

「麗萍，我們的責任很重！」李愛玲也看了劉秀芳這信，向郭麗萍說：「我們不僅不要讓我們的姊妹讓黑暗吞掉，還要讓大家更加合羣，去創造光明！」

回想陳老師的許多言語，郭麗萍從切身的生活之中，總算明白了一些。

是的，我們要合羣，要面對現實、脚踏實地！

午後，工廠大厦門前。

工人們吃過中飯，有的在附近散步，也有坐在牆角、石階上休息的。

一羣十來歲的女工圍攏在一起，正在讀報紙。

別以爲她們嘰嘰喳喳的，在鬧着玩，她們可是在認字，初時是談明星，可現在，時事也會談。

別小看她們，她們可是有教師的！

這「教師」便是郭麗萍。她收了一批又一批「學生」，交上一批又一批朋友。

她把她一些「學生」，介紹到陳老師的夜校去。

各廠工友大旅行，她們包了兩輛旅遊車，熱鬧得很。

李愛玲笑道：「你這個教師，桃李滿車了！」

郭麗萍還是有點羞愧，她拉着李愛玲的手，認眞地說：「愛玲，你才是我的教師，大家都是我的教師。不過，我還是想：像陳老師，她才眞的無愧是一個好教師！」

（下）　**阿立插圖**

英出版《第三世界的婦女》小說集

李　文

英國維克多・高蘭茲出版社（Victor Gollancz Ltd.）今年出版了一本「第三世界的婦女」（Women of The Third World）短篇小說集。這本小說集的兩位編者內奧米・卡茨（Naomi Katz）和南茜・米爾頓（Nancy Milton）都是美國舊金山的教師或助教，她們都是在美國史丹福大學畢業的。內奧米・卡茨是研究非洲文學的專家，曾出版過有關非洲民歌的論文集；南茜・米爾頓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九年曾到中國，在北京第一外國語言學院當教員，寫過一本論中國文化革命的書，還同她的丈夫大衛・米爾頓及法蘭茲・舒爾曼等學者，編了四卷中國讀本。

「第三世界的婦女」這部小說集，收集翻譯了二十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有關婦女的小說，內容共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的婦女是在封建傳統和社會壓力下，成爲犧牲品的形象，封建家庭對婦女的束縛，貧困和無依無靠使婦女備受歧視的痛苦。這部份包括有魯迅的《祝福》；朝鮮女作家崔中熙的《山上的懷念》、安順姬的《綠菊花》；菲律賓作家達古奧的《婚宴之舞》；古巴女作家阿隆蘇的《時光消逝》；爪哇作家杜爾的《伊妮姆》等。

第二部份的內容，是描寫婦女在新舊勢力鬥爭的社會中，婦女所担任的角色。其中包括有加納女作家艾杜的《口信》；塞拉內窩尼的作家尼柯爾的《眞正結了婚的女人》；西爪哇作家蘇帝亞蘇馬格的《市郊》；印度女作家羅摩・羅烏的《誰在乎？》；阿隆蘇的《棉花糖》；還有日本和中國作家的作品。

第三部份是以婦女當前面臨的問題爲內容的，包括種族壓迫，民族壓迫等，這是社會中存在的不斷趨於嚴重的問題，其實不只是婦女的問題，也包括男人的問題，正如馬科斯夫人指出的，「在不發達國家婦女要解決的不是婦解問題，而是人權的問題。」這部份的作品包括有南非作家姆發赫里尼的《普拉姆太太》；理察・尼夫的《復活》；坦桑尼亞女作家姆比琳伊的《一個女人的一生》；南非作家拉・古瑪的《一壺咖啡》；越南作家宋玉珍（譯音）的《象牙梳子》等。

這部小說集中，大部份作家是婦女，由婦女寫婦女，自然更加深刻。從這些反映婦女的小說中，讀者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婦女的思想感情正隨着時代變遷而在起着變化，這部小說集既可以當作純粹的文學名作來欣賞，也可以用作研究第三世界社會的可貴材料。

外國文訊

葉靈鳳先生二三事

阮朗

葉靈鳳先生因肺炎引起併發症而不治，噩耗傳來，朋友們除了悲痛，還有一份難以補償的遺憾：本來想一起到他家去，邀他外出小叙，如今不可能了。連續幾年裏，葉老和幾個朋友有一個先是定期，之後變成不定期的餐叙，天南地北聊聊。這一年半來葉老經常不到，不是不舒服，便是由於白內障動手術，大家爲他的健康担憂。但從他子女那裏獲悉，葉老精神不錯，「爸爸胃口還好，就是不承認有病，不肯看病。」朋友們於是渴盼他能相信有病，去看醫生，事實上他的脚腫就是腎病的反映。直到葉老逝世前三幾天，幾個朋友還在互約時間，而因有幾位定十一月廿一旅行桂林而延期，沒料到葉老恰巧在是日送進醫院，在朋友以爲是生離，在葉老却是死別了。

在我們中間，葉老當然是個老大哥，但他很風趣，精神上未見老態。記得有一次大家談到了川端康成的自殺動機，因爲根據人們所知，川端似無自殺必要，有位朋友認爲川端死於「怕老」，還舉例說明，主要在於他的人生觀，對那種社會風尚「吃不消」，葉老認爲有點道理，替川端感到不值，說明他是不怕老的，而且他在晚年還有一個寫作計劃，打算繼續到內地旅行，採訪長江、黃河、泰山和萬里長城，運用地方傳記文學形式，描繪中華民族今天氣勢磅礴的嶄新面貌來之不易，現在是該由其它朋友去接過葉老這一「棒」了。

葉老學識淵博，可是態度謙和，和他相處，大家並無拘束。我們的餐叙，用葉老的話來說，那是「蜻蜓吃尾巴，自

吃自」，他眞的是風趣得很，他曾服務過三十多年的那個機構，給他的工作證件上，寫的是「葉靈鳳女士」，他說他無意要求更正，「這件事很有趣，」他說：「這是說明了一些問題的，『以貌取人』是不對，『以字定性』更欠妥了。」於是乎，他的夫人在「以字定性」者眼中，變成了「趙克臻先生」。

原諒人家的小錯誤，堅持在文學藝術領域中工作，朋友們感受到葉老「老而彌堅」的精神，他曾想辦一份雜誌，名字也定了，經費正在張羅，譬如賣掉藏畫之類，可是這計劃給日益高漲的物價扼殺了。當他的白內障眼疾將要失明時，他還寫稿，那當然不是爲生活而逼出來的稿子，平時他的字體秀麗，這時他的字體有大有小，而最小的一個字，也要佔一般稿紙的三、四個字格子大小，直到動手術而被迫休息，等到手術過後不久，視力稍爲恢復，他又寫了，可是眼疾又發，問他寫好了沒有？「寫了五百字，」葉老說：「眼睛手指都不聽話，心情也差了，希望寫完這一千字」。而今天來說，這五百字可能是葉老的未完成稿了。

朋友們痛惜葉老的逝去，還在於他的胸懷，在於隨着天地的寬闊，他的視野能突破糾纏多年的白內障阻礙而同時寬闊。二十六年前初見葉老，以爲他對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海文壇激烈的筆戰不願再提，沒料到他並不介意，在以後多次閒聊中，葉老認爲：回想起來，魯迅眞是當年中國文壇的主帥，在上海租界裏多面作戰，太不容易，今天來看魯迅作品，仍然虎虎有生氣，而他自己，「我太年輕，曾經畫過一幅漫畫，還記得畫的是魯迅躲在一個酒罎後面，意思不必問，當然是諷刺。當時我以爲他眞像有些人所謗誹他的說法那樣，魯迅頹廢得只能用酗酒來逃避。可是事實說明，頹廢者正是中傷魯迅的那幫人哩！」

相處既熟，朋友們老是笑他和魯迅有一樁「未了公案」，葉老也總是和大家一起笑。有一年，葉老旅行內地回來，在餐桌上異常興奮地說：「我和魯迅那樁『公案』已經了却了，我去『魯迅紀念館』看他，對他說，我來看你了，我也老了，我們之間的事情沒什麼了，你是對的。不過我這回不能再來看你，因爲明天要去蘇州轉杭州……」

有一年，一位朋友從南京帶給他一罐「雨花茶」，說是「你家鄉的新土產。」葉老不相信，說他哄他，拿起茶罐細看文字時，他可怔住了。終於說：「這回你算贏了，眞是新的，新的……」

佳期未晚

謝君苗

一個壞人偶然做了一件好事，人們會懷疑；一個好人偶然做了一件壞事，人們會不相信。因爲這不符合人們感覺上的「常軌」。

誰會爲歹徒去刼殺而覺得驚奇呢？誰會爲因貧病交迫而自殺的人覺得詫異呢？誰會爲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而覺得詭怪呢？誰也不會。因爲這是在乎「常軌」之內的。在這裏人們的想法是不易「突破」的，好像有點麻木了。

可是，不能「突破」是一回事，但如果當自己陷入了「貧病交迫」，當自己「貧者越貧」的時候，當別人對這些又習以爲常的時候，你會麻木嗎？不！那時候你會覺得痛苦。一種無依之痛苦。會覺得寂寞，人羣裏的寂寞。

月華就是這寂寞人羣中的一個。當她看到那些數不勝數的高樓大厦，那些花園洋房，她討厭這些「人類智慧的結晶」，因爲那是少數人住的地方，甚至任由空置着；佔大多數的窮苦人却擠在火柴盒般的樓宇，像罐頭魚一樣，簡直沒有迴旋的空間。有些甚至去做「文明」的野蠻人，

天天攀高涉遠，住在那無水無燈的山穴中。月華較他們「幸運」，她到底自己能獨立居住一個床位，月租七十多元。但說不定什麼時候，她連這個床位也保不住。此時此地，誰的生活又有保障呢？

這已經是一個老問題，沒有誰能夠解決得了的。上層社會的虛僞、靡爛，月華只是從意識上感覺到，從電影和書本上看到。她只憑想像，實際的接觸很少。但是底層社會的掙扎，痛苦，和整天生活在恐懼中的精神負担，她是深深明白的。

恐懼什麼？生活在夾縫中間的小人物實在恐懼太多了，担心病，担心失業，担心那無休止的加價，担心那不顧民生的盡情搜刮，担心治安惡劣，說不定什麼時候，自己無辜的丟了生命，担心那……。這些担心加起來其實只有幾個字，就是：人們不能夠安居樂業。要做到安居樂業這四個字眞是談何容易，那時候只怕要先「換了人間」，然後人們的戾氣才會變成悅色和顏，那些爭吵才會變成了歡笑，人人被友愛、親誼緊緊在一起。

這些當然也是老問題，目前已經解決了嗎？沒有，所以月華依然憂慮着。不是深鎖眉頭那樣憂慮，而是帶着苦笑的，好像憂慮早已滲透她的整體，又豈是雙肩能承担的？

工作的地方就要拆建了，大家一方面想着三四個月後就要失業，雖然口頭上不在乎：「你慌會餓死麼？」那其實是無可奈何的話。而且，誰能一下子就餓死呢？但社會的不景氣，不是任何脂粉可以掩蓋的。誰去相信「居民平均收入」的數字遊戲，誰就是白癡。有些人錢財多到數輩子都用不完，但更多的人，却是顧得了早，顧不了晚。

月華和大家工友一樣，戰戰兢兢的，小心謹愼地工作着。爲了希望好好做完這幾個月，得一點也許是近乎象徵式的「補償」，一千幾百，甚至是二三千，在一些人看來，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在月華這一個小小的女工來說，却可以維持個人幾個月的生活了。所以她不願在這「尾聲」中遭到解僱。每一天的日子多難捱啊。不是工作的苦，她捱慣了，早就不以爲苦了。但是誰能在一天十多小時的工作裏，不出一點差錯呢？連「莫須有」都可成爲「罪名」，一丁點差錯何嘗不會成爲「致命傷」呢？

新的「御筆欽題」規則又用鏡框鑲着掛起來了：工作時間吸煙、講話、閱讀、聽收音機，吃飯過了十五分鐘都觸犯條例。就算你「聽教聽話」又怎樣？最要命的是那句：「條例如有不盡之處，得隨時修改之。」換句話說，就是他口大，你口小，有他講，沒你講的。「隨時修改」

眞是畫龍點睛的「傑作」啊。

月華是做什麼工作的？一間酒樓的潔淨女工吧了。這樣的牛馬工，這樣的牛馬工啊，它蘊含着多少血淚？多少仇恨！牛馬不能言，但一個微不足道的女工，她又往何處伸訴呢？

有些人會說風凉話：「發什麼牢騷呢，不喜歡可以不幹！」如果問題這樣容易解決，失業者呆在家裏享福好了，踏破鐵鞋東尋西覓做什麼呢？說這話的人，和那句「名言」：「何不食肉糜？」眞是後先「輝映」了。

再小心，再謹愼也沒有用的。人，總是喜歡向弱者開刀的，時候到了。

那天，月華的牙痛得很厲害，她也苦撐着工作，她找不到替工。而且找替工要賠本的，在這「非常時期」，省得一點就一點吧。

吃飯了，牙痛吃不下。不吃嗎？怎有力氣做工呢？吃碟腸粉吧，不！「打貓」是犯法的，一碟腸粉換隻「無情鷄」（遭解僱），不合算呀。

她想吃個麵包算了，於是她去買。在途中她遇到了小老板，她微笑表示了招呼，他却木口木面不發一言。

回來不久，小老板就給了她一個大信封，她愕在當場，囁嚅着：「我做錯了什麼呢？」

「你擅離職守！」

「擅離職守？法律也不外乎人情，我牙痛，吃不下飯，只不過是行出去買個麵包充饑而已。」

「我是公事公辦，我只知道你擅離職守，其它的，我不管，也沒有興趣知道。」

「太子爺，你到底講不講理？有沒有良心？我知道你在找藉口。這裏就拆了，你開除我是想省回一點『補償』。其實，將來那些『補償』也不用你掏腰包，是業主補回給你們的呀。」

「你知道我的用心便怎樣？你奈得我何？我照足勞工規例辦事，你打開信封看看，我已補回一個月薪金給你，誰也幫不了你。你叫，你吵，也沒有用。嘿嘿！」

月華氣得發抖，她看着信封裏的一百二十元，眞是悲憤塡膺。不錯，她的底薪是百二塊，「蝕錢」（小賬）才是主要收入，但現在是沒有了。每天，他們樓面（侍應）遞着銀盆「乞」了小賬，讓老板佔去三成，其它的才由大家攤分，老板所得的小賬，就已多過了所付的薪金了。這剝削是何等深重和苛刻啊。

現在資方要開除一個人，補回那象徵式的薪金，就已

獲「認准」了。正如他所說的：「我照足了勞工規例辦事。」呀！這是什麼規例？這是誰訂下的？憤怒和哀傷使月華的雙眼發光，如果那些「法例」就在她眼前，她雙眼裏噴出的火焰就會燒掉它。

她走回到工友羣中，忍不住伏桌大哭起來。物傷其類，兔死孤悲，有些工友也滴下了淚水。有些咬着牙，狠狠地喊一聲「他媽的！」也有一些怕事的，就遠遠的躲開，充耳不聞。各式各樣的心情都有，但最簡單的一個共通要求，只不過是能夠活下去。他們躲避也是爲了委曲求全。——雖然，這是不可能的。但也不必怪他們，他們以爲自己這樣做法是最「聰明」的，誰又知道「聰明反被聰明誤」呢？而且這是「傳統」——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誰能一下子突破呢？人類中的鴕鳥啊，什麼時候才能探出頭來？快點吧，快點吧，看看這個世界，不管是光明的，黑暗的。

月華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她悵然離開她多年來流過汗，流過淚的地方。

當她回到了家，她拉好了布簾，就投身於床上。她已經很久沒有這麼早能躺在床上了。做了五六年潔淨女工，一早一午忙做茶市，下午忙做「鷄記」（雀局），晚上忙做筵席，那六七百元啊，少點氣力，少點汗水也掙不來呀。

這麼多年了，是爲誰辛苦爲誰忙啊？

爲了家。別人的家有愛人，有孩子。自己的家人是雙親和弟妹，他們可遠居在另一小城。

當姊姊結婚的時候，月華想，生活的担子先讓自己挑起來，到弟妹長大了，自己就可以把担子放下，「還我自由」了，那無形的束縛是她甘於接受的。

青春在不休止的洗碗中，清潔厠所中，在伺候別人的婚筵中，在……悄無聲息的溜走，自己都三十歲了，還只是家裏的一個乖女兒。

沒有人追求她嗎？不！但小伙子們都讓她的冷淡嚇走了。難道她不想結婚嗎？不！只是誰能幫她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呢？

弟弟長大了，剛學滿了師，又失業了。這是「大勢所趨」呀。失業，這字眼太可怕，這兩字馬上會把人們帶到了生活的困境，如果一個人失業久了，他就會陷進對生存的絕望之中，自卑，自疚，憂鬱將慢慢把那失業者吞掉，使他變得死氣沉沉。月華又何忍有什麼抱怨他唯一的弟弟呢？除了自己埋頭苦幹，她更要開解和安慰那四處碰壁的小弟。

她又怎敢談戀愛呢？

當她在別人的婚宴筵席上，看着那含羞帶笑的新娘子，看着那充滿幸福感的新郎，她的感觸就更多了。她想，她不需要那麼鋪張的婚禮，她只要一個眞正愛她的，欣賞她的人。這個人可遇而不可求，但她自己錯過了多少好機會啊。

現在，在悲憤、憂傷之中，她多麼需要一個可以傾吐積愫的親人啊。但是，觸目的只是那冷冷的牆，那徒具色彩而欠缺新鮮生命的布簾，她覺得自己錯了。挑着生活担子也不是不可以有個戀愛伴侶的啊，何必做到把自己完全孤立於戀愛生活之外那樣緊張呢？

月華的眼淚滴濕了枕頭，她眞想好好哭一場，然而這屋裏那麼多不明就裏的人，那麼放聲一哭，不是要「驚天動地」了嗎？

唉！現在這些已屬閒愁，月華急於要做的應是找尋工作，那一百二十元用得多久呢？何況還要寄錢給家裏。家裏縱使會有失業的精神準備，可沒有蓄下應付失業的「穀種」呵！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她帶着「怎麼辦」的難解之結進入了睡鄉。人家夢隨君去，她的夢呢？無非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人家說少女的夢是彩色的。什麼織夢的年紀哪，但月華的夢却是酸、苦、辣的，至於甜，也許有過吧，但相信也是那麼淡淡的。

第二天，月華一起床就急急梳洗，當她踏出大門，讓晨風一吹，才猝然醒覺，已經不用返工了。她從沒有失業過，從沒有空閒過，突然讓她「恢復自由」，這一剎那間，她的確有了不知何去何從之感。

她定一定神，知道要去找工作了。平日她在酒樓中，常常聽說各行各業都已吹遍淡風。不過，不拘行業，只要是勞力不勞心的工作，她自問還可以勝任。所以她留意街頭所貼的紅招紙，希望會是招請什麼的。

但她失望了。

她走着走着，漫無目的的。那路該有多長呀。她感到肚子餓了，不遠處就有一間上海食物店，她加快了脚步走前去，在門口打量着，她心想如果「格局高貴」的就不進去。目前不能開源，只有節流了。

突然，她眼前一亮，門口貼着「招請女收銀」的紅紙呀。她緊張，高興得喉頭發乾。進去問問吧。

店裏的人告訴她，一天工作十一小時，月薪三百五十元，沒有假期。工作是收銀，結算，還要聽外賣的電話。

月華心頭一沉，自己不是「數口專家」，不慣結算。收支弄錯了怎麼辦呢？自己又聽不懂上海話，當人客叫外

賣的時候，把食物和地址聽錯了又怎麼辦呢？她沒有信心了。只好抱歉地笑了笑說：「讓我考慮清楚再說吧。……」

她走着，走着，連餓也忘記了，自己竟是那麼害怕困難嗎？不慣結算，可以從工作中鍛煉；不懂上海話，也可以從工作中學習啊。

「對哩，姑娘，你明早來上工好了。」那男子邊說邊把門口的紅紙撕去了。

她立刻回頭，向那食物店走去，當她一踏進去，就看見一個姑娘笑口吟吟的說着：「好吧，明早我返十點半。是嗎？」

「對哩。姑娘，你明早來上工好了，再見。」「再見了。」那男子邊說邊去把門口的紅紙撕去了。

月華站在那裏發呆。她想，她又錯過了一個機會了。雖然這工作只不過是塊猪骨頭，總比連猪骨頭都沒得齧好吧。

她又去工廠區裏轉。她離開工廠已經有五六個年頭了。重臨舊地，感想就更多了。她一開始工作的時候，就是進工廠。工廠的「流水帶」，把人視作機器的一部份，

就像「摩登時代」裏卓別靈所演的工人一樣，使人疲乏、昏亂。工廠的打咭機，使人不能遲到或早退五分鐘。賞與罰都操縱在咭紙上的紅色和藍色中，有甚於讀書的成績表。

工廠的「勤工獎」迫使人連鬆口氣的餘裕都沒有。問題已經不是工人是否志在月入少數十元或多數十元，主要是那潛在的壓力——資方把這視爲考勤，將來要憑它來定工人取捨，這才是催命符啊。

月華曾經努力擺脫過這個圈圈，而跳去酒樓工作。現在她又要被迫回到這個圈子中來，世界眞是那麼小嗎？

她無限感慨地看着那些深灰色的牆，感覺到這正象徵人生暗淡的一面，然而陽光却燦爛地印在牆上，使那灰色也亮起來。可是月華心頭的陽光又在那裏呢？

看不到招人的廣告，只看到管理員木無表情地坐在椅子上。他的故事又將是怎樣的呢？說不定大同小異，甚至更慘淡吧？有誰知道？

她行行復行行，走到轉角處，看到一張失却紅色的招紙，淺淺的墨跡，還清楚地寫着「招請女工」這四字。呀！那是被遺忘的招紙，還是什麼呢？不要管它了。既是爲碰運氣而來，就一碰到底好了。

於是，她看清楚了地址就順路走去。

那是一間實業公司，月華以前已經見過它無數遍了，是一間常年招人的工廠，自己怎麼就忘掉了呢？

她對門公說明了來意，門公叫她稍候。不久，那負責人事科的人就來見她了。

他打量了月華一眼說：「你有沒有近視？」

月華搖頭。

「你有手汗嗎？」

月華搖頭。

「那麼，你合條件了。不過由於工作簡單，我們的工錢較低，十元一天。如果你做得好，將有機會加薪。開始每天加五角。工作時間是返八點，放六點半。中午有一個鐘頭時間吃飯。如果你一個月都返足工，又沒有遲到，可以多拿兩天獎金。你做不做呢？」

辛苦一個月，所得大約是三百多元，還要吃自己的，比那上海食物店的條件還差。但自己是沒有選擇餘地的。行船好過灣水嘛，有道是騎牛尋馬，坐在那裏，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於是她輕聲說：「好吧。我明天來上工吧。」

「那麼，你等一等。讓我寫工咭給你，你明天來的時候，在裏邊近門口處，可以見到那個打咭機，記得打咭，

不然是你的損失呀。把咭打好了，放在鐵格中，到放工了，又打一次。……」

月華找到工作了。但她並沒有喜悅，她打量着從有限的收入裏，能有多少錢寄給家裏。父母都老了，——也許說身體都衰弱了更恰當，不能工作。弟弟年輕力壯，但失業在家。有時候一個男人找工作似乎比女人更難些。

她肩上的担子太重，光付出氣力不夠，還要付出青春，付出戀愛的權利。她曾經幻想過，有一天能把担子移交給弟弟，但是當弟弟也到了成家立室的年齡，那担子……月華一任歲月蹉跎，不明就裏的人說什麼將來「千揀萬揀，揀個爛燈盞」，說什麼「香港女仔心頭高」，「虛榮心重」……唉，那些受盡委屈的「老仔」、「老女」的痛苦，又有誰知道呢？

想着，想着，月華不由心酸淚落，她沒有留意路人的眼光。她步向海邊走去，在一個不爲人注意的角落，席地而坐。

海水啊海水，你的聲音是表示狂歡還是在咆哮？海水啊海水，把你傾盡，能否洗去人間千般苦萬般愁？你爲什麼不解答？而只是皺了面孔，輕輕嗚咽？你嗚咽什麼呢？詩人墨客歌頌過你，縱使是誤解，你也並不寂寞。不像我們這樣的婦女，一旦死了，就不留上任何痕跡，如果有人要寫「她們的一生」，也將是一片空白。。負着這樣一種命運的人，多似天上繁星，也是被納於人生「正軌」之內，誰來「突破」？流不盡的淚啊，哭不完的愁。

她把頭埋在膝間，放聲大哭起來……

次日，她踏着晨曦，迎着曉風，走進了廠裏來。

人事主任把她領去了一層樓中，那地方好大，窗的式樣好古老，是只能開啓半截的那種窗。它把光源擋去了一半，使陽光只能偷偷摸摸的爬進來。

他把她帶去工作枱邊，說了一句：「梁綺霞，你教她。」就走掉了。

月華向梁綺霞點頭招呼，綺霞笑着說：「你坐下來吧。」月華就順從地坐在她身邊。

「你現在做的是揀針，很簡單的工作。那些是盲口盲鼻的，駝了背的，斷了的，用鉗子揀出來就是了。但是，很勞神，你不要太緊張了。」

月華微笑不語，開始她的工作。不到一會，那些閃亮閃亮的針，使她眼花撩亂起來。她抬頭望望窗外，那刺眼的陽光又像針一樣刺着她的眼睛，她明白那些窗的設計爲什麼要半開半關了。

當她再把視綫投向針堆的時候，她的眼刺得流着淚

水，像被洋葱汁沁進眼裏一樣。

「你先歇一會吧。」綺霞說。

「我——」月華欲言又止。

「不用怕。我們的工作雖然有規定指數，但是我們只要加一把勁，還能應付得來。誰不經過第一天工作的難關呢？大家不相互照顧，不是要把眼睛累壞了嗎？」

一陣溫暖透過月華的心頭。這些關心對於一個孤單，傷感的人來說，好比渴時的甘露。

下午，她的眼睛雖然習慣了一點，但雙手却顯得笨拙不靈活了。這一天多麼難過啊。

休息時候，一個男工友進來了，綺霞眼前一亮，不能掩蓋的笑意印在她的唇邊。十多個女工却哄叫着：「喂，金不換！你明天終於要做新郎哥，不再做『花仔』了。」（花仔即童男）

金不換只是傻笑着，他雖然是個大塊頭，粗黑結實，臉上的皺紋縱橫交錯，但他的笑却像嬰兒一樣，使人覺得可愛可親。月華也受他的幸福所感染着。

當金不換離開工場的時候，大家又來取笑綺霞：「霞姐，你到底嫁得出去了。」「去你的，死丫頭。看我不掌你的嘴，你以爲我綺霞眞的嫁不出去嗎？」大家於是笑作一團。

月華看着這個準新娘，不由感慨萬千，她不年輕呀。細碎的縐紋在她的眼角，在她的唇邊。雙眼雖然大，但已不再清澈，歲月到底是不饒人的。

「呀，月華，說正經的，難得你來得這麼巧，明晚你參加我的婚禮，高興高興吧。」

「我，我……」月華遲疑着，眼前這個俏李逵，雖有其可愛的一面，但到底不易招架呀。

「你放心，不用做人情的。他們是羅漢請觀音，每人拿三塊錢出來就是了。你那份讓我出吧。」

「不，綺霞姐，沒有這個道理。兩三塊錢我還拿得出來，可是錢不太少了一點嗎？」

「明天，你就知道了。」

……

佳期的黃昏，月華和大家工友來到一處天台。那紅泥磚，那四處懸起了的多彩皺紙，平添了不少喜氣。在數張舖上枱布的桌子上，放着了花生、餅食、鹵鷄脚，汽水和啤酒。金不換和綺霞穿上恤衫、西褲，在襟前別上了紅花。

當工友都到齊了，司儀就宣佈說：「今天是金貴工友，梁綺霞工友結婚的日子。讓我們祝他們幸福！快樂！健康！」

大家哄叫着，笑着，不知那個鬼靈精大叫：「請新人講戀愛史。」

大家鼓掌，新人在傻笑。

但工友不放過他們，有節奏地邊鼓掌邊說：「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們等得好心急。一二三四五六七……」

金貴於是站起來，高舉右手，掌聲停止了。他清了清喉嚨說：「我們自小就認識的，到現在大家都年紀差不多了，再拖下去不行了，所以就結婚。完了。謝謝大家。」

「去你的。」綺霞嗔罵了一句。

大家認爲金貴取巧，都不答應。金貴求救地看着妻子。綺霞一笑，站了起來，她朗聲說：「各位工友，先謝謝大家，爲我們籌備了這個婚禮。可能有人認爲我們這樣開個茶會太簡單。但是，一方面我們是爲了節約，一方面也是破舊立新。我們以前常爲糧尾時候的「人情」發愁，正是人情緊過債嘛。今天到我們自己結婚了，又怎能加重大家的負担呢？你們同意我的說法嗎？」

大家用掌聲代替了回答。

「金貴今年四十七歲了。我也四十三歲。我們自幼同屋共住，是校友，又是工友，可以說認識了三十多年了。爲什麼我們遲遲不結婚呢？我們都各有家庭負担，彼此的担子都不輕。結了婚怕會有孩子，不能工作，眞是顧慮多多。正是船頭慌鬼船尾慌賊。所以我們虛渡了一年又一年。大家爲這問題爭吵過、哭過。但始終解決不了。」

大家靜靜地聽着，月華更是讓她說到心裏去了。

「你們都知道金貴的綽號是金不換，是賭仔回頭的意思。他這個傻人竟然想從賭中贏錢來解決困難，賭得天昏地暗。任我千勸萬勸，他都陽奉陰違。於是我灰心失望，不再希望見他，但是這數十年的交情，又豈是一下子全能忘記的？

「他賭得變成一個傻佬呢！迷信到，聽見收音機的廣告歌：『潔白潔白好潔白，乾淨乾淨好乾淨。』就忙把它關掉。有種相機的名字叫『柯突』，他聽了就說有錢也不買這相機，什麼『柯突』、『柯突』的！他聽見人家的香烟牌子叫『輸暈輸沌』就不樂意。唉！

「我們鬧翻了又和好，和好了又鬧翻。我對他說：『我們眞是要分手了，別再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神了。賭給你帶來了什麼呢？是更窮！更苦！連精神、體力、快樂……一切一切都賠上了。買一次四重彩是四十八元，是一些新來工友四五天的工資了。還記得一毛子麵包皮分兩頓吃的日子嗎？你這樣沉迷下去，眞是生不如死……』這一年多，他眞的再沒有賭過了，大家就封了他做金不換，而

我呢，就成了不換的不換的——老婆了。」

「好！說得好！」大家高興地鼓掌。

綺霞把手舉了舉，繼續說下去：「我們商量婚禮的儀式，我們說擺茶會，家人起先都反對，但如果要我們再儲『老婆本』，不怕等到柱拐杖的時候嗎？何況是否隆重莊嚴，又豈在表面形式呢？在座各位，總不會視我和金貴是鬧着玩的吧？我們相愛了多年，由於種種關係，把婚期延遲了又延遲。人家把晚婚叫作什麼黃昏之戀，但這些不合我的胃口。我們只是被剝奪了戀愛和結婚的權利，但是我們是不甘心的。今天，我們終於結婚了，應是爲時未晚，是吧。好了，讓我這個不害羞的新娘，讓金不換工友，和大家一起乾杯吧！」

「乾杯！」「乾杯！」之聲此起彼落，響澈遐邇。

月華以淚和酒，一飲而盡。她從來滴酒不沾唇，今夕是破例了。她此時的心情相信比任何人都激動，多少癡男怨女，何時眷屬終成？

快樂的時光總是容易渡過的。分別的時候，月華猶不盡依依，她緊握綺霞的手，那手有多粗糙啊。但那是生活的痕跡，是勞動婦女最足驕矜的珍貴裝飾品。

「綺霞姐，恭喜你！」多少心事盡在這話中啊。

一個月、兩個月……月華辛苦地支撐下去，她本意是想「騎牛尋馬」的，但她的「馬」尋不着，却願意往後把自己都從屬於這「牛」圈子了。

綺霞把她帶去工會，工會是需要大家擁護支持的大家庭。月華參加了許多次晚會，有些是報告工友在廠怎樣受無理欺凌的鬥爭經過、勝利經過……這些確是大家工友的「强心針」，使大家知道了團結的力量。當然經濟鬥爭，不能一下子扭轉了「命運」，但這是認識的開始，敢於抗爭的開始！……

這些都是潛移默化的，這些變化是肉眼看不見的。月華已經開始覺得自己不再孤單了。她已經懂得關心別的工友了，已經懂得自己是受着「壞人」的欺負了，不能哭，也不要哭，……她已經沒有時間去傷感了。

她現在讀着一本小說，叫做「還我青春」，她覺得這個書名定得眞好，不但貼切，還是一種吶喊。

「還我青春」，是重叠着、重叠着的呻吟——是呻吟？不吧！「山雨欲來風滿樓」，「於無聲處聽驚雷」，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把這求生的呼聲叫作「口號」，想壓低它的眞實性，欲掩蓋那斑斑的淚痕。別做你們的白日夢吧，覺悟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康見寧

你從遙遠的遙遠的
雲的那邊
林肯伐過木的國土
乘龐大的噴射機
上了朦朧的虛空，虛空
然後從超現實的星塵上
降落於你並不熟悉的土地上
像天庭飛下來的
玩弄魔法的繆思
落下塵世
你匆匆地走過
羣衆的身邊，時代的洪流
熱鬧的街道
與中國的門口
在那邊，巨人站起來
江山如錦繡
但是你視若無覩
還是目光如豆？
你把目光投向所謂「現代」
却看不見現實
——當你從西半球回到東半球
於是你不用投身於沸騰的生活中
於是你不用離開詩壇的椅子半步
戴着繆思迷
拋給你的一頂紙糊的桂冠
「我是詩人
我是詩人
我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我將與莎士比亞並列……」
然後你抽象地摸着莎士比亞的鬍子
啣着艾略特、龐德們的煙斗
帶着一袋康明思的形式
帶着一袋莊周的夢
和一袋混亂之舌粲蓮花
日日夜夜的苦吟
把同一的講義，當作永恒
變奏又變奏
而且沾沾自喜呀
在紙糊的桂冠下，絮絮不休……
詩是貴族的，你說
詩是玄學的，你又說

登金山

（新加坡）康靜城

要知南馬多嫵媚
要知金山多崇高
在太陽翻身前
我們跨着青春的脚步
攀涉在嶺與嶺之間
谷與谷之間的重重莽林裏

踏斷了多少朽木
翻越了多少陡壁
躍過了多少險溝
巍巍的金山喲
正扯開了雲織彩巾
向我們遙遙召喚！

儘管向前呀　朋友
誰要是胆怯　誰要是後退
雄峯峻嶺
如畫山河
憑誰來讚頌！

黃昏　遠遠天邊
火樣的夕陽
燒紅了蔴坡河
燒紅了馬六甲海峽
也燒紅了我們的臉
和顆顆
眷戀山川的心

頭上有雨
與我們齊唱
身旁有風
與我們同歌
脚邊有雲
與我們偕舞
什麼能阻擋我們
在四千呎夜空中
親一親
你金山的壯麗胸膛

附注：

金山，又名奧菲爾山（Gunong Ledang），位於西馬柔佛州西北蔴坡縣內，海拔四一七八呎，是南馬第一高峯。登臨遠眺，可盡覽馬六甲海峽、蔴坡河和周圍農村綺麗風光。

高原秋夜

（外一首）

韓牧

一聲寺鐘響自遠古
清亮而深長　散向無限
原始的太陽跌落萬樹萬山的下方
餘光反照在低低的天蓋
我們昏暗

第一顆星
是第一顆濺起的浪沫
在那邊閃亮
我們頂着夜寒，在燦燦而幽幽的
月下　看變幻的雲

如鳥蛋　如鳥蛋孵成了鳳凰
月外泛現出一圈七色的暈彩
蚊子向我們襲來

每一朵花都沉沉睡去
每一片葉都停止了呼吸
風休息在樹梢　瓜果停止了生長
今夜　曇花沒有開

鳴蟲叫了一夜沒有停過
遠遠近近　一片淒厲的急迫
在催促着什麼呢

第三聲鷄鳴之後　狗吠開始
狗吠開始後是煩燥的鳥喧
一切有口的都要叫
一切有翅膀的都振動着翅膀
連叫累了一個長夏的蟬
也在作最後的嘶嘯

驀然　天蓋失去了全部的星星
月孤零零　圓在已灰色的西天
露珠一顆顆　晶瑩發亮　吊着
在每一個重得下垂的草葉尖

鳳凰山　龐然巍立在東
是這麼重　是這麼惺忪
我記起我是這五千歲鳳凰頸上的
一根小羽毛　正等待着焚燒

一九七五年九月，鳳凰山上。

木球場

——木球場搬了，原址將改作公園。

洋紫荊用一千雙手掌把你遮住
多鬚的老榕垂着黃帘子
隱隱約約有幾個白色的人
把「地球」滾來又滾去——
一種看不懂的玩意
你的周界是堅硬的花崗岩
界石不是一片石　而是石砌的界
每半尺就立起一枝鐵矛
每一個矛頭想刺我的眼

北界上有一塊石碑像一個時鐘
時間停住　停在十九世紀
這邊有一道小小的鐵門
快要銹斷了　這小小的門閂
今天每一道門都打開
我從最大的那個門口走進來
像一尊銅像
我獨立　我傲立在這草坪的中央

像湧到的巨濤在四面回旋
那些酒店那些商業大厦那些銀行
那 Club Street 的白皮的舊建築
那多層停車場那法院那兵房
啊　我在孤島　孤島在漩渦

聞電車加價有感

荻　笛

十九世紀的古董
向
廿一世紀的文明
誇示
"我們在不斷改善服務
裁員、加價
車廂由灰變綠又變黃
渣甸魚更像渣甸魚"㊀

當電車又發生爆炸慘劇
"嘿嘿，
我們準備進一步改善
把車廂髹成黑色"㊁

㊀ 一種罐頭魚，裝得很擁擠，市民用以形容公共交通工具的迫塞。

㊁ 香港用以運載意外死亡者屍體的車均髹黑色，叫黑廂車。

老農和彩鳳

萬水

老農正在鋤田耙地，
彩鳳飛來落在田基。
她伸展彩翅將羽毛梳理，
想在老農面前逞顯她的美麗。

老農瞥了她一眼又低頭攏泥，
她沒想到他連讚語都沒一句，
於是引頸高歌一曲，
想使老農傾聽注意。

他不理不睬反而移步遠避，
彩鳳姑娘恚恨又不知趣。
她用輕靈的步伐湊了過去：——
「你是耳聾眼盲上了年紀？
你是存心立意要看我不起？
你看不見我打扮得多麼嬌艷美麗？
你爲什麼聽不進這麼悅耳的歌曲？」

老農放下鋤和犁，
望着彩鳳透了一口大氣：——
「既然那麼渴望人家誇讚妳，
老夫只好也來贈幾句，
彩鳳彩鳳妳的裝扮式美麗，
五彩繽紛田中立，
昂首高歌夠神氣，
能說會唱誰可比？」

彩鳳聞讚心歡喜，
盼望老農繼續多品題。

老農捋捋雪白鬍子轉口氣：
「不過……可惜呀可惜！
妳生得牙尖嘴利，
爪子長來脖子細，
胸窄量淺難把好話聽進去，
眼光短時看來看去只看見自己。
妳呀，只配依附帝王府上的牆壁，
沽名釣譽，去做供人裝飾的東西。
若要老夫誇讚妳，
還不如讚讚老牛和小鷄。
去、去、去！
別在這兒耽誤別人耕田種地！」

彩鳳姑娘討了個沒趣，
飛到河邊照了照自己，
依然是那麼嬌艷令人着迷：——
「哼！他一脚牛屎，一身汗臭氣，
沒見過世面的老東西，他懂個屁！」
她振翼飛去，去尋找能依附的小天地，
那怕做龍柱鳳壁的裝飾東西也甘心願意。

給孩子的生日禮物

【埃及】邁哈穆德·狄亞卜
李昕譯

這個想法不可能是突然產生的，因爲一直來我都夢想有一間房子。雖然夢想中的房子仍沒有明確的樣子，但一般說來，總是空氣充足，溫暖和光亮的。所以，一碰上與此相應的機會，我就死命抓住不放了。

這對我並不突然，但是對我的太太，可是個意外，她興奮得無法忍住淚水。其實，使她感到意外的並不單是一個想法，僅僅是一個想法不會令她這樣興奮的，只有一份實在的城東區新住宅區內一塊空地的地契，才會令她如此的驚喜。

那是在我的孩子哈拉和喜森生日的一天。哈拉四歲，喜森三歲，兩人同月不同日出生，所以我們通常爲他們一齊慶祝生日。

那天，我回到家裏，太太問我：

「你忘了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沒有忘。」我輕輕地說，竭力掩蓋自己興奮的心情。

「別告訴我說你破產了。」她調皮地說。

「沒破產。」

「他們一直在等你，但我看你却連給他們買一塊錢的糖果都沒想到。」她指着我空空的雙手說。

「光給他們玩具、糖果，我都膩了。」

我不能夠想出更好的辦法使太太有思想準備，只好乾脆把一個大信封交給她。

「我的禮物就在這信封裏，」我說。她拿出地契看着，我則自豪地注視着她。她看了一眼，還未弄懂究竟是什麼，就抬起她那美麗的臉孔，詢問地望着我。

「這是什麼？」她問。

「給孩子的禮物——一間房子。」我微笑地說。

喜森從我身後鑽出來，把臉埋在我腿間，低聲笑着。我彎下腰，抱起他，親吻他的小臉蛋，也不再去理會這件事對我太太是怎樣地驚喜了。

從那時起，她起了極大的變化，她再也不提幾天前她疑神疑鬼以爲我有外遇的事了，究竟是她忘了，還是僅僅假裝忘記，我不得而知。她變得更溫柔、更開朗，所有她的親友，一個也不例外，都聽她說過新房子的新聞。事實上，除了談房子的事以外，她覺得和我談別的什麼都沒意思了。

這天，我們一家四口，來到那塊空地上，用太太的話說，就是去「全面觀察」。我們站在一旁，她靠近我身邊，滿臉是笑。哈拉與喜森隨即在附近你追我趕，叫着，跑着，揚起一陣陣的塵土。

太太在描繪房子的模樣，不自覺地老在重複的說：

「我們要平房，對嗎？等孩子長大了，就再加一層。我們要有個大花園，我眞想自己的房子有花園，我會自己管理花園的，我會種滿鮮花。親愛的，你愛那一種花？整整五

年了，我還不知道你愛什麼花，你說怪不怪？」

「我愛素馨花。」

「我們就種滿素馨花，」她叫着。然後又說：「住在這樣的房子裏，遠離市區的烟霧與噪聲，對孩子的健康可有好處啦。我的祖父在孟蘇拉就有一間可愛的房子——竟有一畝地的花園，想想看！啊，對了，你得在屋頂上搞個洗衣間，還有工人房……」

「什麼工人房？你這是什麼意思？」我打斷了她的話。「我花了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使夢想實現，我請你可別胡鬧了。」

「好吧！——車房，一定得有車房！」

「我又沒有車。」

「將來會有的，如果沒有車房，到時你把車往那裏放呢？」

她叫哈拉把弟弟帶回來，然後，她高叫一聲，就像年青姑娘一樣，興高彩烈地追逐自己的孩子。

我看着他們三人在空地上奔跑，思想却飄到遠方。只在太太走回我身邊時，我才驚覺過來。她又在重複那些講過的話，還添花增彩美化我們將來的房子，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回答「對」或「不對」，根本沒有在意她說些什麼。

我想起了一間老房子，時間、地點離開此時此地都很遙遠。地點是伊斯米麗雅城，時間是在我八、九歲間。在那裏，我們有一幢房子，一幢樸素的平房，有個小小的但却很美的花園。那裏沒有工人房，因爲我們沒用工人。那裏也沒有車房，因爲爸爸一輩子也沒坐過私家汽車。花園裏有花棚架，有兩棵芒果樹，一棵檸檬樹，還有一間大鷄屋。我還記得爸爸回來一進屋，常常不到一分鐘，就拿起鋤頭到花園裏去整地。花園的籬笆蓋滿了素馨花。我記不得是什麼時候我們才有這幢房子的，也記不清什麼時候搬進去的，但我記得爸爸爲了這間房子，感到十分自豪，而媽媽則把搬進房子看作是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她把這一天定爲她一生和我們一家家史中的里程碑。我多次聽到她說：「當我們搬進來時，我正懷着某某孩子……」或「當我們買這房子時，我丈夫的工資是多少……」還有許多類似的話，直至現在我想起來時也禁不住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那時候，除了我的一個弟弟未出生之外——一家裏一共有五個小孩，三個是男孩，我想不起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了。毫無疑問，別的事情都是那麼普通，所以在我腦中沒留下什麼印象。但，我可記得，黃昏時，鄰居們會來看我爸

爸，他們坐在花園裏談論各種各樣的話題，我們這些孩子則在他們周圍玩耍。春風困倦地吹着，素馨花的香味也變得懶洋洋的。那時，我們家一定是四季如春，因爲現在我很難想像它會有缺少花園的遊戲和素馨花香味的一天。

接着發生了一些事情，但仍未能使我們習以爲常的生活起什麼大變化。因此現在我也記不清其中的細節，只有某些模糊的印象。例如，我開始聽到「戰爭」這個詞，一個很陌生的詞，可它在家裏被用得比「麵包」這個詞還要多。街道上的成年人也常用這個詞，但我不太懂它的含義。我還記得另一些很艱深、又很特別的詞：「同盟」、「軸心」、「馬其諾防線」等等，還有其他我碰巧聽到的新詞。

爸爸與鄰人在花園裏也只是談論這些事，他們會分成對立的兩派，一派希望英國人把仗打贏，另一派則禱求德國人獲勝。爸爸屬於後一派，我自然也跟着爲德國的勝利禱告。我常聽到爸爸說：「德國的勝利就意味着英國人會撤出埃及。」隔壁的哈森叔叔則認爲如果英國人撤出埃及，就意味着埃及又淪爲德國人的殖民地。成年人進行長時間而又活躍的辯論，今晚結束，明晚又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們則在遊戲中也分成兩組，一組扮「英國人」，一組扮「德國人」，我當然屬於後一組，我們進行兒童戰爭。戰爭的結果使我們氣喘如牛，疲乏不堪。到該睡覺的時候，我就躺在床上，聽着成年人在花園裏起勁的辯論。我能分辨出爸爸的聲音，然後設法想像德國人的樣子。我並沒有把德國人想像爲兩倍英國人的大小或相貌相似，只是把他們想像得更大更威風一些。

一天晚上，空襲警報響了。在那時，這也算是新鮮事了。街道和房子的燈光全熄滅掉，黑暗在緊張的靜寂中統治一切。鬼魂似的影子集合在門旁，素馨花的香味比以前任何一個晚上都更濃烈。

「德國飛機，」爸爸喊叫，抬起頭望着天空，集中精神去傾聽。我眞能聽到在地平線上有斷續的嗡嗡聲，而且在黑暗中，聲音越來越近。

「他們會轟炸城市嗎？」我恐懼地詢問媽媽。

「不，」爸爸以掌握了大量情報的權威人士語調說：「希特拉不會這樣幹，他們僅僅是尋找英國兵營。」

英國兵營在四面包圍我們的城鎭，幾乎接連在一起。我們不斷聽到可怕的爆炸聲，有一架飛機也在上空爆炸，化成火焰。鬼影似的人，踏着沉重的步伐走過，向人們宣佈飛機在毀滅城鎭，勸告人們離開房屋。

人羣湧出屋外，在街道上跟蹌逃走。爸爸媽媽率領我們跟着驚恐萬狀的人羣奔向城東北面的沙漠，再沒有別的地方可逃了。

那天晚上眞像是個世界的末日。這是爸爸說的話，後來媽媽也跟着這樣說。人們瘋狂地擠擁着，光着脚，穿着睡衣，在漆黑的夜裏互相叫喊。「你在哪裏，穆克申？孩子們在哪裏？」「你闖好大門了嗎？」「讓房子見鬼去吧！羅瓦希斯，趕快！」「爸爸，等我！」四處都是狗吠聲。我帶着弟妹，一面跑一面哭，在黑暗中哭叫的小孩可多着呢！

我無法準確弄清那晚究竟有多少人在沙漠避難，我只知道黑暗的沙漠裏充滿了人，而我們，就像哈森叔叔諷刺時所說的那樣：「是在某聖人的紀念日——在希特拉周年紀念日——集會的人。」

「幫我挖，」爸爸對媽媽說，他的聲音就像專家一樣。「孩子們，挖呀！哈森·艾方廸，替小孩們挖一個洞，以免被彈片打傷。」

我們挖了一個大洞，爸爸把我們一個緊貼一個地放進洞裏。城內響着爆炸聲，天空充滿了斷斷續續的嗡嗡聲，還有突然的閃光像雷電一樣劃破黑暗。後來，飛機就在我們頭上盤旋。

「它們就在我們頭上，」爸爸情急呼喊，媽媽也絕望地尖叫着，把身體伏在我們上面，又教爸爸同她這樣做。有人命令保持安靜，跟着有人叫他閉嘴。我扭着頭，通過爸爸的肩膊望向天空，希望看到一個德國人在飛機上面，以此證明我腦中的德國人的形像是準確的，但爸爸却粗暴地把我的頭捺進沙裏。

「他們既然是跟英國人打仗，爲什麼要轟炸我們？」媽媽問。

爸爸不哼聲。

「我們不是他們的朋友嗎？」我問。

「願上帝咒詛他們雙方！」爸爸憤怒地叫喊。

飛機如此接近地面，我的身體都感到飛機的振動。突然，一下可怕的閃光照亮了沙漠，跟着一陣掃射，正如哈森嬸嬸說的：「槍彈像雨點一樣洒在人們身上。」

地面的叫喊與天空的掃射混成那樣一片可怕的聲音，雖然事隔多年，餘音仍留在我的身邊。到了黎明時候，媽媽變得歇斯底里地，在我們周圍的婦女也都是這樣。爸爸竭力使媽媽安定下來，但毫無效果。

屠殺終於結束了，空中的飛機消失了，爆炸聲和其他

一切來自天空的聲音都停止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地面瘋狂的叫喊聲，一直到黑暗逝去，晨光來臨。

我們從洞裏爬出來，筋疲力竭地追隨爸爸媽媽，我們被命令閉上眼睛，以免看到四周的屠殺慘象。我們往家裏走，但却找不到我們的房子，哈森叔叔的房子也無影無踪了，並排的第三間和第四間的一半也不見了，全都變成廢墟。在過去曾經是我們的房子而現在却成了廢墟的上面，倒有我們養的一頭鵝莫名其妙地在走來走去，牠原有五隻小鵝，現在只有一隻跟在牠的後面了。空氣中連一點素馨的香味也沒有。

我的爸爸痴呆地站在那裏，看看廢墟，再看看媽媽。媽媽也由於這種意外而爲之目瞪口呆了。這一天最後的、也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看見爸爸的哭泣。這是我一輩子沒見過，也是一輩子忘不了的。

「一生的艱苦奮鬥，一下子就毀了。」媽媽流着眼淚說。

「感謝上帝，」爸爸喃喃自語，抹乾了眼淚，「我們不在屋子裏面，沒有跟屋子一同完結。」

我們黯然無語。過了好一會，爸爸說：「我們得移居鄉下——。」這一天，我又學了一個新詞——「移居」。

「我現在先把你們送到嬸嬸家裏去。」爸爸說：「如果她們家仍未被毀的話。然後待我們再作安排吧。」

我們形成了一列憂鬱的隊伍，邁着傷心的步伐，「就像送葬一樣，」——當我長大時，我每次向朋友講述這事時就常用這句話。當我們離開房子的「遺蹟」時，爸爸揀起一塊磚頭，扔向那一大堆瓦礫。

「戰爭結束時，」我聽到爸爸說：「我們會回來，重建家園。」

戰爭結束了……

我的沉思被太太的聲音和她往我肩上的一推打斷了。

「你怎麼了？你不是在聽嗎？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建房子？」

我老家被毀滅的慘象仍充滿在我的腦海裏。

「發明所有這些毀滅性武器的人，」我說：「爲什麼就沒想到要發明一些保護房子避免毀滅的東西呢？」

太太驚訝不已地看着我，表示溫柔的詢問，我微微一笑，嘆了口氣，擺擺手就像趕走我的沉思，然後說：「沒關係，我們一定要制止戰爭。」這麼一說，更使太太愕然了。

一條小路

（尼日利亞）欽奴亞・阿切貝
顏客譯

比米高・奧巴所期待的要早，他的希望實現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被任命爲拿頓中心學校的校長。這是一所落後的學校，因此，教會的負責人決定派一個有幹勁的年輕人去管理它。奧巴熱情地接受了這個委任，這是一個把它那美妙的理想付諸實現的好機會啊。他受過良好的中學教育，他去任職的那所學校，在官式的記錄上，指定他去當「核心樞要教師」，跟教區其他的校長不同對待。奧巴對那些古舊而又狹隘的教育觀點，也是敢於直言譴責的。

「我們得好好幹他一番，對嗎？」當剛聽到那令人興奮的委任消息時，他便這樣的問他那年輕的妻子。

「我們該盡最大的努力去幹。」她回答。「我們將會有那麼美麗的花園，一切將會是現代化和令人高興的……」在他們兩年的婚姻生活中，她早已完全被丈夫對「現代教育」方法，以及那種認爲「這些在教育範圍裏，古老而又落後於時代的人，最好讓他們到奧那莎市場去當商人」的意見所感染了，她早就把自己當作是年輕校長受人讚美的妻子、學校裏的女皇了。

其他教員的妻子，將會妒忌她的身份，她要成爲所有事情上的時髦人物……突然地，她想到學校裏的其他教師是未婚的！在希望和担心中猶豫不決，她憂慮地問他的丈夫。

「我們的同事確實都是年輕和未婚的，」他熱情地說，這立即使他的妻子感到受不了了。「這是一件好事

嘛，」他繼續道。

「爲什麼？」

「爲什麼？她們將會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獻給學校啊。」

唉聲嘆氣的南絲，有好一陣對新學校產生了懷疑。但，只一下子就過去了。她那個人的小小不幸，不會使她忽視了丈夫高興的預言的。她又向他彎曲着坐在椅子上的身體望了一眼：瘦削的雙肩，顯得很羸弱。但他身體上迸發出來的精力，却有時使人感到驚奇。這時他的姿態，無論怎樣，都似乎在把他體內的力量隱藏到深陷的眼睛後面，給予他以洞察事物的特殊能力。他只有廿六歲，但看上去却像三十歲或更老成些。總的說來，他不能說是不漂亮的。

「你的憂慮只值得一毛錢，朱克，」南絲過了一會說。她在模仿她剛才讀過的一本婦女雜誌上的談吐。

「我正在想，這是我們得到的好機會，去給那些人看看，好的學校應當是怎樣辦的。」實際上，拿頓這所學校，的確是十分落後的。奧巴先生整個地把他和他的妻子，投入到學校的工作中，他一方面堅持着高標準教學要求，一方面盡量美化屬於學校的周圍曠地。南絲所夢想的花園，也在努力和充足的雨水中實現了，並開出花來。漂亮的黃色和紅色的籬笆，從鄰近的樹叢裏，把被小心呵護着的學校和外界分隔開來。

一天傍晚，當奧巴在欣賞他的努力成果的時候，他看見一個走路微跛的老婦人，從村裏一直走到學校前面，穿過那新栽種的金盞草花床和籬笆。他氣憤地走到那兒，發現一條模糊不清的小路，隱隱約約地由村裏橫過學校，再消失在叢林裏。

「我眞是大吃一驚，」奧巴搖着頭對一個已在那兒呆過三年的教師說：「這眞是十分令人奇怪，你們竟然容許村裏的人用這條小路。」

「那條小路，」教師抱歉地說，「它聯結着這條村子的祠堂和墓地。雖然村民很少在上面走，但他們是很重視它的。」

「這對學校有什麼關係？」校長問。

「哦，那我不大清楚，」教師聳着肩膀回答說。「但是，我記得，以前我們爲了想封閉它，曾經和村民們大吵過一場。」

「那是以前的事，但現在要馬上禁止使用，」奧巴邊走邊說。「下個星期，教育部的官員便要來視察了。看到

這些，他們一定會不滿意的。那些村里的人，還想在課室內舉行異教的儀式呢！」

很快，小路和學校聯接的地方，被結實的木樁欄住了，樁上還綑上有着倒鈎的鐵線。

過了三天，村上的牧師來找校長。他是個走起路來微彎着腰的老人，手裏拿着一根沉重的木杖。他有一個習慣，每當他和別人爭論的時候，他都要把木杖在地板上使勁支着，以强調他的意思。

「有人告訴我，」老人在熱誠的會面禮之後說，「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小路，最近被封起來了……」

「是的，」奧巴先生回答，「我們是不允許在學校範圍內修路的。」

「你看着這兒，我的孩子，」牧師放下手杖說，「早在你和你的爸爸生下來之前，這條小路已經有了。它是我們整個村子的生命。我們去世的親人，在它上面離開村子，我們的祖先，也經過它來看望我們。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孩子是走過這條小路才生下來的……」

奧巴帶着微笑地聽着。

「我們學校教育的目的，」他最後說，「就是要清除掉像這樣的迷信思想。死去的人是不需要走小路的。我們將會盡我們的責任，教導你們的孩子去卑棄這些荒唐的想法。」

「可能你說的沒錯，」牧師回答道，「可是我們要按照老一輩的做法。如果你開放小路，我們便不用談了。讓老鷹休息，也讓小鷹做窩。這是我常說的。」老人講完，便站起來準備出門。

「十分抱歉，」年輕的校長回答道，「把學校的地方變成街道，這是違反我們條例的。我倒希望我的學生能幫忙你們，在別的地方另外開它一條小路。我想，你們的祖先不會因此而感到不方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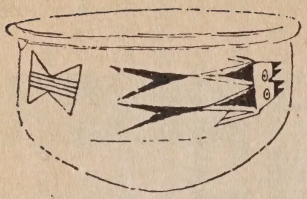
「我們不必要再爭論了。」牧師臨行說。

兩天後，一個年輕的女人死在產褥上。據一個賣卜的人說，這是因爲新建的籬笆侮辱了祖先們，村裏還要爲這個原因付出更大的代價。

第二天一早，奧巴發現他數月來的努力成了泡影。支離破碎的籬笆，東倒西斜，委棄滿地，種的花都被踐壞了，學校的一所房子，也被人推崩了牆壁……穿着白色衣服的監察官，也就在這一天來視察了學校。監察官寫了一份「怕人」的報告，談及關於那些房宇的情況，最爲嚴重的是，報告上談到學校和村子發生爭執的原因，部份應由這位熱情地作出「錯誤領導」的年輕校長來負責。

萬里長城（國畫）

（新加坡）黃葆芳作



仰韶文化半坡型彩陶複體魚紋

夏果

魚的造型藝術

在宴席上，此地的習慣，魚這道菜是留在最後上席的，取「年年有餘（魚）」的意思。在這個瀕海地區，相反地魚價高昂，因此近年主家宴客，魚改在酒宴進行中段上席，免得來客肚子吃膩了而放棄對海鮮下箸。

魚，牠的美味固然令我喜愛，我同樣喜歡欣賞用魚形作的裝飾圖案。

魚的造型藝術，最初見於仰韶文化半坡型彩陶的魚紋，就有單體魚紋、複體魚紋、人面形和魚形合繪的紋樣等；可見我們的先民在陶器上早已普遍採用魚紋作爲彩陶上的裝飾。這些具有圖案趣味的魚紋，造型古樸、生動、顯示出游魚的特點，先民們在捕魚生活實踐中，對魚類有着深厚的認識和感情，從而在日常用器上反映出來，這表明原始造型藝術，已跟生產活動有着一定的關

係。

從出土的漢代瓦當，也看到造型古樸的雙魚紋，雙魚是分列在瓦當當中的寄情於幸福吉祥的銘文兩側，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爲自己建築宮室、祠堂繼續享受豪奢生活，就連瓦當也要刻上「富貴有餘（魚）」的寓意。

近年河南省鞏縣出土的漢代銅器，其中有一件銅洗，內底飾有雙魚紋。雙魚是伴着銅洗內底當中鑄上的「君宜子孫」的篆文兩側對稱分列的，魚紋線條簡單、流暢，傳神地概括出魚的應有特徵。

（漢代）洗銅紋魚雙

宋代的龍泉青瓷，在中國陶瓷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從發現的青瓷盤碟上，就有沿用漢代雙魚紋作裝飾的。以上說的器物上的雙魚紋都屬平面製作。在宋龍泉窯燒製的青瓷中，另有雙魚耳瓶，雙魚耳瓶的雙魚造型是立體的，附在瓶頸左右兩側，作爲兩隻「挽耳」而存在。這一形制，跟漢代瓦當、銅洗雙魚紋，同樣是取雙魚對稱分立的造型設計。宋龍泉雙魚耳瓶，就是在立體造型中，也保持漢代雙魚紋樣對稱的典型特徵。

近年對古代瓷窯廣泛開展調查與進行發掘工作，在福建省同安窯發現的燒製器物中，有雙魚洗，洗中心印有陰雙魚紋，已證明爲元代的器物，可見雙魚紋飾，在元代燒製的青瓷中，也沿襲漢代以雙魚紋作裝飾的傳統習慣。

魚形用在古代器物中，看起來覺得特別的是唐代的「魚鎚」。所謂「魚鎚」，是把銅鎖鑰雕作魚形。「魚鎚」的製造，並非爲裝飾而製成魚形，它的造意是，取魚目常開用爲監視盜匪臨門。當時還沒有發明防盜警鐘，深宮大宅，自然是用上魚形銅鎖鑰防盜，寒門柴扉，就沒有使用「魚鎚」的資格與必要。

鷄鳴枕枕體因用絲織品製成鷄形故名。取五更鷄啼催醒的意思。這是新疆民豐縣東漢合葬墓出土文物。另一有別於鷄鳴枕的黑釉魚紋瓷枕，純粹以魚紋作裝飾，是早年在別的省份發現的，枕體黑釉上雕出陰紋魚形。古人在日常用器上喜愛魚紋裝飾，連瓷枕也沒有例外。這當然不是表示魚也有催醒作用，而純然是爲裝飾而裝飾的。

其他如紡織品中的綢緞、民間織花、藍印花布，不論古代現代，都常用各種不同造型的富有生趣的魚形作裝飾圖案，在刺綉品上，也常見綉得精巧的魚形紋樣。

同樣是造型生動的魚紋，但不是用在器物、紡織品上的，就有四川涪陵的「石魚」。照記載謂，石魚是刻在「涪陵城北，烏江滙口的上游約一公里的長江江心，在一道狹窄而筆直的天然岩石梁——白鶴梁上」。這石魚是用作觀測水位的標記。因此不屬於裝飾圖案範圍，而另有它作爲水文觀測的實用價值。

用爲水文觀測的石魚，在唐代已有記載，現在見到石樑上所刻的雙魚，是清代康熙年間重刻的。據前人記載謂：「涪州大江有石樑，長數十丈，上刻雙魚，一魚三十六鱗，一銜蓂葉，一銜蓮花，或三五年，或十餘年一出，出必豐年，名曰石魚」。

由於水位低石魚才從江水中露出來，就說明了江水不會泛濫成災，因此當年有「石魚出水兆豐年」的說法。今天人們實現了「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涪陵石魚則保留了古代勞動人民曾在水文科學上有過不少貢獻的紀錄。

從造型藝術角度去觀石魚，那陰紋刻的雙魚，在江畔更加顯得栩栩如生。這時便想起前人「畫魚」的詩句：「大魚昂藏若人立，衝波跋浪江風急；旁觀二鯉各有神，倏忽波濤隨出入。」涪陵的石魚跟古代器物上的魚紋，在我看來，同樣具有相當水平的藝術品。

文藝書訊

同心結　金依著。小說。文教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四元。

紅棉似火的季節　趙浩生著。報告文學。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矮簷下　（"香港啊香港"第三部）伍繁著。長篇小說。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定價港幣六元。

挖番薯的日子　方方著。小說。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定價港幣五元。

我要活下去　海辛著。短篇小說集。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五元。

險峻的海鷗島　海辛著。長篇小說。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六元。

李商隱詩論稿　藍于著。"文學與歷史叢書"之一。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書學新論　祝嘉著。書法藝術論著。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定價港幣三元。

菜根小品　（新加坡）李向著。雜文集。新加坡洪爐文化企業公司出版。定價馬幣一元九角。

名流與强盜

（獨幕劇）

何愉

時：一個深秋的傍晚。

地：郊外，一所荒凉的破屋內。

人：名流——年近五十，胖子，架近視眼鏡。

名流太太——四十左右，衣飾入時，厚施脂粉。

大强盜——四十多，壯碩。起初以帕蒙面。

小强盜——十七八，清瘦。一直以帕蒙面。

（佈景是一間久已荒棄的破屋，裏面什麼傢俱都沒有，只剩一張缺了兩隻脚的破板櫈，塌下的櫈子，和一些瓦礫。右邊屋角放置了一堆禾桿草，離禾桿堆不遠的牆上，掛了一綑草繩。左邊，有一個進入臥室的門。門的一邊有個小小的窗口。更向左側是大門，一隻門已經破了，從破門望出去，是一片田野，昏暮裏仍呈現一片金黃。

（暗沉沉的屋內沒有人。只聽見遠處傳來幾聲狗吠。不久，破門呀一聲被推開，一個彪形大漢，手裏拿着一柄鎗。他臉部用一條手帕包了下半截。他竄進來向四邊望了一陣，就回頭向外面低聲叫：）

大强盜：（以下簡稱大盜）進來！

（隨着吆喝，穿着畢挺西裝，鼻架濶邊眼鏡的名流，和他的裝扮入時的太太瑟縮進來。在他兩人後面，跟隨着一個小强盜，手裏拿着一把雪亮的尖刀。他也用手帕蒙了大半截臉。小强盜把尖刀幌了一下，名流和他太太嚇了一跳，驚惶地急忙跑進屋裏來。）

大盜：先在這裏待一會吧。

名流：（驚惶地）你——你們打算怎樣？

大盜：（威嚇地）不要吵！

（名流馬上不敢做聲，大强盜把掩着臉的手帕拉到頦子上，露出了他沒有刮鬍鬚的臉孔。）

大盜：你再吵，就會吃我一顆蓮子糖，不跟你作耍的。

（他四面巡視一下。）這裏沒有窗，沒有人會看見我們在這裏，我們可以談談，但是你不准大聲。（他把

一條腿踏在破板櫈上，把手鎗擱在膝頭上。）你們過去，到禾桿堆那邊坐下來。

（名流夫婦不由自主的走到禾桿堆蹲下來。這時，大強盜看見牆上那綑草繩，就把它拿來拋給小強盜。）

大盜：小弟，你就用它把他們的手綑起來。

（小强盜如言，拿過去把名流反手綑起來。）

名流：喂，老哥，小兄弟，請不要綁，你把我身上的東西都拿去好啦，請放了我們吧！

大盜：沒有那麼簡單，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談呢。

名流：談？你們除了要錢，還有什麼談呢？老哥，我們和你們，根本是無冤無仇的。

大盜：（裂開嘴笑起來。）看你呀，現在倒可憐巴巴的，有點向我求情的樣子，你忘了剛才你在那個什麼會上說話的神氣啦，你不是大聲疾呼說，那些强盜應該趕盡殺絕嗎？你不是說和我們勢不兩立嗎？

名流：（囁嚅地）那——那不過是一篇演講詞吧了。

大盜：不理你什麼詞，你到底是說了。

名流：那，那對不起。

大盜：算啦，我們也不是要你死，我們只求達到我們的目的。

名流：你們還有什麼目的呢？你把我們留在這裏也不是辦法，附近村民遲早會知道的。

大盜：這裏附近沒有人家，你不要嚇唬我。

（遠處狗吠聲。）

名流：你聽！

（大盜果然豎起耳朵傾聽着。）

大盜：（向小强盜）小弟，你到外邊看看去。

（小强盜還沒有綁好名流太太，就放下來往外去了。大强盜不放心，他看到臥室的門，走過去推開了，進去查看。）

名流：（千載一時的機會。低聲。）太太，快幫忙，我的手不能動。

名流太太：（以下簡稱太太）怎麼？你要我替你解了？不能。等一會……

名流：不是那麼做，是我裏袋的支票簿啊。

太太：支票簿？

名流：剛才我和你不是都帶了支票簿來，準備給那個康樂會捐款的嗎？我怕他看見了支票簿，要逼簽呀。

（太太聽說也急起來，馬上往名流裏袋找，找出了支票簿，又打開她自己的手袋也拿出一個，一同往禾

草堆裏塞。）

（這時候，大强盜從房內轉出來了。同時，小强盜也從大門走進來。）

大盜：沒有什麼吧，我知道這裏很「安全」。我前天就已經找定的，我知你們要來參加那個什麼會剪綵，我就計劃好，我等你散會，在半路截着你的汽車，然後把你請進來……好，現在就讓我們先搜一搜吧，小弟，動手啊！

（小强盜過去，從名流身上搜出了銀包，鎖匙和零碎的東西，又拿了名流太太的手袋。他正想向名流太太搜身，名流太太躲避着。）

太太：不要太無禮，女人你也要搜，一點紳士的風度都沒有嗎？

大盜：（接口）什麼？紳士嗎？那麼好，小弟，看她身上也不會藏了什麼，我們就做一次紳士吧，哈，哈。（接過小强盜搜來的東西，查看。）但是，你們帶得太少了，只有兩隻手錶，兩百多塊錢，和一些香水、唇膏。

太太：（驕傲地）我們出外哪用多帶錢？

大盜：哦，多濶氣呀，不帶錢，是簽賬嗎？不錯，許多濶佬都作興簽賬，或者簽支票——對啦，一定帶了支票簿的。

（名流一驚，呆望太太。）

太太：我們沒有。

大盜：沒有就慘啦，（他把鎗一拍。）你們不要性命啦。

太太：你，這，這是犯法的。

大盜：對呀，這是犯法的。但是，誰不犯法呢？你們不也是每天都在犯法嗎？

名流：我們是守法的公民。

大盜：什麼叫守法？法律是你們有錢人自己定出來的。

名流：老哥，你不能這麼說，法律是最公平的。

大盜：那麼我就要問你，公共事業帶頭加價是公平麼？

名流：唉，你不知道，物價高了，消費大了，不能不加價去彌補呀。

大盜：他們每年都賺了不少的錢，還是要加，他們說是要爭取合理的利潤，他們要賺多少才算「合理」呢？你說呀！

名流：這——

大盜：再說，你們不斷的加租是公平麼？兩年加一次還不夠，又要訂制新例了。

名流：這是因爲租值遠遠追不上物價上漲的指數呀。

大盜：你們有錢有地位的人有許多口實好追，窮人又追什麼？追加薪水麼？現在失業的人滿街都是，他們連飯碗都不保呢。

名流：唉，這也沒辦法，這是世界性的，世界不景呀。

大盜：但是你們還每天開會，挖空心思想辦法，向窮人身上搜呀刮呀，要讓自己的口袋塞得更多更滿。

名流：這，這不是搜刮，不是強迫的。

大盜：你說得眞好聽，不是強迫是什麼？

名流：是做生意呀，誰不喜歡就——

大盜：（搶說）對，你們可以這樣說，名正言順的說，不是強迫人家去乘車，渡海，不是強迫人家用電燈、電話，更不是強迫人家去住屋，大家大可以回到先代去，點油燈，跑路，住茅舍，或者索性在樹上結窠。

名流：（無言以對）這，這……

大盜：這是天大笑話。

名流：這，這也不關我一個人的事。

大盜：我說，這都是你們有錢佬搞的鬼。

名流：這都是公開的，經過法律承認的，不像你現在把我們的汽車截住，把我們拉到這裏來啊！

大盜：（獰笑）好，那麼我又問你，走私，販毒，是不是也公開的呢？

名流：這是不正當的人所幹的不正當的事。

大盜：這都是有了大把錢才能幹的不正當事。還有囤積居奇啦，買關節行賄啦，也全是你們濶佬的勾當，什麼公平，什麼法律，那是騙人的。

（名流不做聲了。他把頭低下來。）

太太：（懇求）就算是我們不對吧，可是也不關我們一兩個人的事啊，請你還是把我們放了吧！

大盜：不行，你先說你把支票簿藏到什麼地方——你們一定有支票簿隨身的。

太太：我們眞的沒有呀。

大盜：那就對不起啦。（用鎗指嚇名流。）站起來！

名流：（大驚）你，你想怎樣？

大盜：走過來，我要再搜一搜。

（名流只得瑟縮地站起來，走近大强盜。）

（大强盜把手鎗放在破櫈上，徹底的搜查他的衣袋。就在這時，名流注視那支手鎗。忽然，他發現了這不過是一支玩具鎗。）

名流：那——手鎗是假的。

大盜：什麼？

（大强盜急忙拿起假手鎗，但是名流却不理會，他毫不遲疑的就朝大門走——

（大强盜把假手鎗一拋，就去追名流，名流蹟在地上。）

名流：（一邊爬起一邊高叫。）救——命——

（大强盜已經從後抓住名流的衣領。但是名流掙扎着。）

大盜：你還想走？

名流：（大叫）放手，放手……太太，快走！

（太太聽了果然想走，於是大强盜轉過去攔截太太，名流乘機掙脫了，就往外衝。）

（他一邊跑，快到大門了，想不到小强盜已經拿着尖刀站在那裏攔住了去路。同時，大强盜從後把他抓住，一拳把他打倒。）

太太：（大驚，奔了過去。）你不要——

大盜：（霍地從小强盜手上搶過尖刀，忿怒地。）我要宰了你們！

（名流驚極，跪在地上求情。）

名流：不要啊，請你不要這樣，請你手下留情吧！

大盜：哼，你說得太多，也看得太多啦。

（大盜把蒙面手帕拉下來，塞在名流的口裏，又把他的眼鏡除下來。然後，他轉向名流太太。）

大盜：好啦，現在輪到你啦。

太太：我？……（她退後幾步。）我什麼？

大盜：我要搜你的身！

太太：但是，我身上沒有東西，你看，我穿的衣服那麼緊的，你看能藏東西麼？

（名流太太把身體移動一下，這樣，她顯露了她的身段。）

（大强盜似乎也注意到了。）

大盜：唔，你樣貌不錯。

（他隨手在名流太太臉上捏了一把。）

（這時，小强盜莫明莫妙地震慄了一下。）

大盜：你多大年紀了？

太太：（竟然賣弄起來。）你不應該問女人的年紀呀！

大盜：（迷惑地）啊！

太太：（做作地）我曉得你懂得尊重女人……

大盜：哦，也許。

太太：（進一步）那麼，放我回去吧。

大盜：放你？

太太：是呀，放我回去，我可以給你錢。

大盜：你是說，你回去拿錢給我。

太太：對了，你要多少，我可以給你多少。

大盜：你去了，會再回來才怪呢。

太太：（搔首弄姿）你說尊重我，那就應該相信我呀。

大盜：（一想）那也是個好主意，把你丈夫留下來，你——

名流：（反對，但口中塞了手帕，不能說話。）啊，啊——

大盜：（不理）你肯把丈夫做肉票嗎？

名流：（走上去，猛搖頭。）啊，啊——

太太：（更賣弄）你應該曉得尊重女人的，是麼？

名流：啊，啊——

太太：（不管，拉着大盜。）放我，放我呀！

（她放肆地，把臀膀搭在大强盜的肩上。這時小强盜看到光火，他咬牙切齒地衝過去。作第一次開口。）

小强盜：（以下簡稱小盜）下流！

（小强盜將名流太太一把推開，然後拉着大强盜。）

小盜：不要跟她胡鬧！

（名流太太似乎感覺到什麼，她呆了一呆。）

（這時，大强盜忽然裂開嘴大笑。）

大盜：嚇嚇，我才不會上當呢，難道讓她回去給警方打報告麼？……不過，我們怎辦呢？他的支票簿在那裏？

（醒起）會不會他把它留在汽車裏？……對，一定是這樣。

（大强盜回頭抓住名流。）

大盜：你說，是不是？

名流：啊，啊——

大盜：（肯定地）不用說，一定是。好，小弟，你在這裏看守着他們，我去找。

（大强盜把尖刀遞給小强盜，然後出去了。）

（屋裏一陣沉默。）

（名流太太在牆角坐下來，她眼光不住望向小强盜。）

太太：小兄弟，你的聲音好像很熟，你認識我嗎？

（小强盜搖了搖頭。他過去把名流口中的手帕取出，然後走開，把身體背了名流太太，就在瓦碟堆蹲下來。）

太太：（一半自語）也許我瞎猜了。

（小强盜用尖刀撥弄着瓦碟，發出聲響。太太沉默了一會，忍不住又開口。）

太太：你多大了？看你年紀輕輕的爲什麼做這種事呢？

（小强盜不答，把刀大力向瓦碟一插，插碎了一缺

瓦，發出拍的一聲。）

太太：我有一個兒子和你年紀差不多，叫做積奇，今年十七歲了。但是，他是個好兒子，聰明，孝順，那是討人歡喜的孩子……

名流：（現在他能開口說話了。）算了。

太太：（繼續說）他是有教養的。

名流：跟他說這些幹什麼呢？

太太：我的意思，如果這小兄弟生長在一個好的家庭，生長在一個有錢的家庭，也會像我們積奇一樣。但是，他太可惜了，他是個窮孩子。

名流：你怎麼知道？

太太：只有窮人才會養出小强盜來。

（小强盜又大力用刀插那些瓦礫。）

太太：我不是詆譭你，這不是你的錯，這是可憐的，父親母親整天不在家，你沒有父母之愛，你只得和壞人羣在一起，就學壞了。

（小强盜冷笑起來。）

太太：眞的，你應該生在有錢人家庭。……

名流：（阻止）不要說了。

太太：難道我說錯了，難道我們積奇也會學他？

名流：可是你整天也不在家，去逛公司了，去搓麻雀了。

太太：那——你呢，你不是也整天去？

名流：我爲了業務。

太太：說得好聽，爲什麼不說爲了那個小妖精？

名流：（跳起）你胡說！

太太：你還不承認？

小盜：（突發地，大聲喝。）不要說了！

（小强盜一站起，把尖刀大力插到地上出氣，用力太猛了，尖刀飛遠了。）

（沉默。）

（小强盜慢慢走到去，想把尖刀拾回，但是，名流這時，四看大門沒有關，他驚地向門外跑。）

（小强盜發覺了，拾了刀，撲向名流，兩個人就在地上糾纏滾動。

（太太看見無人留意，她跑過去把尖刀拾起來。）

太太：（威脅着小强盜）不要動，放開他！

（太太揮動着尖刀，小强盜失驚地退後一步，名流站了起來。）

名流：好東西。

太太：我們走。

名流：先放開我綁着的手啊！

太太：來不及了，快走。

（他們一步一步退，小强盜沒有辦法。但是，當他們快走近門口的時候，大强盜已經回來了。）

（大强盜一把拉住名流做掩護。）

大盜：不要亂來！

（太太雖然揮動着尖刀，但是她怕失手刺到丈夫身上。）

（大强盜覷一個空，就把尖刀搶了過來，他放了名流，却抓住太太，把刀伸到她的頸子上。）

大盜：我要宰了你！

太太：（驚極）啊，不要，你不要……

大盜：那麼，你告訴我，支票簿在那裏？

太太：那——

大盜：快說！（他把刀一幌）

太太：（驚得跪了下來。）我說，說——

大盜：（大聲）說呀！

太太：我，把它放在——

（太太把手一指，指向禾桿堆。）

（小强盜聽見了，他飛跑到那禾桿堆裏找，把一個支票簿找了出來。）

（大强盜放開了太太，就走過去拉住名流。）

大盜：簽，快簽！

名流：簽？

大盜：快簽，你有多少錢存在銀行，就簽多少，你說。

名流：這——大概是五萬塊。

大盜：你不會騙我吧？

（他回頭望望小强盜，小强盜點點頭。）

大盜：好，那就簽五萬塊吧。

（大强盜往衣袋掏出一支筆來遞給名流，名流只好依言開了支票。）

大盜：（搶過支票。）好啦，還算你識趣。

名流：那麼，我們可以走了。

大盜：慢着，我們還沒有拿到錢呢！你怎能走？現在，請你們在這裏待一夜，我們明兒一早去提款，款一到手，自然就放你們走啦。

（這時名流和他的太太，都頹然低頭。）

大盜：現在就請你們到房裏面休息休息吧。

（大强盜用尖刀指嚇着名流夫婦，把他們趕進臥室去，然後給反鎖了。）

（沉默了一下。小强盜突然高興地跳起，他扯下了掩着臉的手帕，怪聲叫起來。）

小盜：（瘋狂地）嗚——嘩——成功了。

（大强盜也高興了，拿出支票細看。但是，他又好像有點懷疑。）

大盜：你知他一定有五萬塊麼？

小盜：有的，你胡猜什麼！明天到了銀行，不就知道了嗎？

大盜：好，明天由我去，你在這裏看守着他們。

小盜：慢着。

大盜：什麼事？

小盜：由你去？我看還是讓我去拿的好。

大盜：爲什麼？

小盜：爲什麼？這個——還是爲了你的安全。

大盜：我的安全？

小盜：如果他在銀行裏沒有五萬塊存款，你就危險了。

大盜：如果你去，你就不危險了？

小盜：這個，——

大盜：我看，你不是爲了這個問題。

小盜：不是這個問題，是什麼問題呢？

大盜：（獰笑）好小弟，是你想獨佔呀！

小盜：（囁嚅地）那……

大盜：我可不上你的當呢。

小盜：那麼你呢，你不是也打着同樣的主意麼？

大盜：但是票子現在我手上呀。

（他把支票揚了一揚。大家僵持住，沉默一陣之後。）

小盜：你不能不講義氣的呀，這件事，從頭到尾是我安排好的，你明白嗎？

大盜：明白，但是，剛才不是我及時回來，他們早已走脫了，你這膿包，跟你講義氣是多餘的……

（大强盜獰笑一聲，把支票塞進了袋裏。）

（這時小强盜忿恨極了，他撲過去搶奪大强盜手裏的尖刀——兩個人糾纏起來。

（尖刀落到禾桿堆上，小强盜飛撲過去拾起，但大强盜也不放過，他們一同拿着尖刀，互相比力。結果，小强盜終於不敵，那把尖刀直插到小强盜的胸膛……

（大强盜見已肇禍，登時呆了一陣，然後站了起來，抹抹額上的汗，他拿起一把禾桿把小强盜蓋着，突向大門走出。

（沉默。）

（一會兒，臥室小小窗口露出名流潛窺的臉孔。）

名流：好像沒有人。

太太：他們都走了嗎？

（二人合力從臥室內破門走出，看不見人，高興起來。）

太太：怎麼？他們都走了？

名流：（撫着破門受創的手）唉，痛死我啦。

太太：你沒有受傷吧！

名流：謝謝你關心啦。

太太：你又來了，我什麼時候不關心你。

名流：就在剛才啊，你不記得向那個大强盜賣弄風情，還爭着要自己脫走呢！

太太：嗤，這，這……

名流：唉，算了，這次算撞見了鬼，受了一場驚，損失五萬塊，但還好檢回兩條性命，走吧！——咦，他們現在還拿不到款子，我們要爭取時間報案！

（兩人出門，忽然太太站住了。）

太太：慢着，我的那本支票簿，還留在禾桿堆裏呢。

（於是，太太跑到禾桿堆去，她找出一個支票簿來，忽然她叫了起來。）

太太：（向名流）你快過來呀？

名流：（跑過去）什麼事？

太太：你看，這不是我的支票簿，是你的。

名流：（把兩本支票簿都翻看了一陣，大笑起來。）哈哈……他們拿不到我的錢啦，我是開在你那本支票上啊。

太太：啊……

（太太高興得把名流擁抱起來。但是，當他們緊抱的時候，太太的眼睛不期望到禾桿堆裏，她呆住了。）

太太：你——你看。

名流：（驚覺）什麼？

太太：（指禾桿堆。）他——

名流：（突然大驚。）是積奇！

（名流發狂地從禾桿堆把小强盜拖起，小强盜遮面的手帕早已除下，露出眞面目來——他是他們夫妻倆的兒子。）

太太：（哭叫）積奇！

名流：還只管哭什麼！立刻報警！

（幕急下。）

紅眼症

瞿明

無形的「爪」，獰惡的從暗處伸出，要抓傷別人的眼睛。

「爪」向人羣進攻！

襲向大街、學校、徙置區和一切公衆的場合。

「爪」伸向人口稠密的貧民窟！

「爪」肆虐處，抓傷了臉部某些地方，於是，眼中醮滿了血。

是非常時期，瑛瑛豎起內在每一根的神經支線，得留神啊！染上紅眼症可了不得。眼疼，流眼水，樣子難看，腫脹得像泡泡餅，還要請假。可不是福氣呢，缺課幾天後，功課可愈積愈多，一座山般高，自己便會變成被大山壓着的小草兒。……

於是，戒愼戒懼了：跑路不敢抬頭，不敢側過臉，不

敢與別人對視着，挺直身子，樣子倒是光明磊落的。

瑛瑛她是這樣想——病菌，從眼撲向眼，只一瞥，輕輕的一瞥，也能傳遞「災難」，「災難」在眼中起火，這將增加一名紅眼症病號……

同學們紛紛告假了，每一天，課室裏都有位子空着。戰敗歸來的「殘兵」，都掩着眼，淚汪汪的，命定要喪氣的朝下望。

「怎麼啦，病可得休息，不要回來嘛。」健康的勸告着病重的，下課時總是喧鬧不已。

儘管有些同學，委實「病重」，痛的部位由雙目牽扯及整個腦部，還得支撐着，回來，死盯着黑板，縱然是模模糊糊的，也苦安一片心。

「會傳染的，你這病會傳染。」瑛瑛衝口而出，發出一陣空空洞洞的笑聲，是乾笑：「呵呵，你得發發慈悲。」笑聲掩飾着惶恐，她說的是眞心話。

那病人是她的好朋友，但瑛瑛忖度：犯不着去分担這樣的苦難吧。又橫起心腸站得遠遠地。

「沒法子，功課趕不上，再缺課，以後得上吊。」

「哦哦」衆人嘆息着，揚起許多同情的議論。

「中學嘛，功課要緊。」

「死也要死在課室裏。」

「某某是好學生。」

那好學生，仍舊是捧頭掩目的痛苦樣兒。但是，仍得衝線啊。戰場中，傷兵的性命最不保險。學校，日日都有「烽火」，測驗，小考等等……眞是沒有養病的餘暇。

「媽媽，染上紅眼症會不會變瞎子的？」老四賴在牀上，問。

「多事！」大清早，媽媽最忌那些不吉利的話語：「你少用手指擦眼睛，就不會染上這種病。」

「李永安、周志文、張少貞都沒有用手擦眼，他們偏偏染上了。」

母親不耐煩的把他扯下牀，忙着替他穿校服：「人家有這樣證候的，不要去望他，得遠避他們，切不可像平時，抱着頭玩耍，會傳染的。」

「我會退後幾百步。」老四有自作聰明的習慣，搖幌比例很大的頭顱，說。

「最要緊，不去望他們，知道嗎？」

「他們要望我呢？」

「跑開！」

「跑不掉呢？」老四用認眞的神情發問：「他們會追！」

母親擰着他的嘴，算是回答。

瑛瑛惦記母親的話，把自己當作呆頭鵝，盡盯着地板，尋寶似的目光，從不平面式的注視外界。

「貧窮像細菌，專向低下層侵襲，你避得了嗎？」教歷史的男教員，常常悲憤填膺，使用一些像牢騷又不像牢騷的深奧的說話。他有點似個多喝了酒的人，但他依然是清醒的：「一種空氣，要擴散，災難、瘟疫、壓迫、就像一層空氣，把人包圍着，那些戰亂的人民，那些受統治和剝削的老百姓……」

同位的「貓頭鷹」，皺着眉頭，老師的話太艱深，不是中二學生所能理解的！

教壇上仍站着激動的人，擁有不盡的憤慨，發爲聲音：「避得過嗎？你避得過？他避得過？……」

思考長了翅膀，飛得遠遠，瑛瑛又記着，報紙上頻頻出現的標題——紅眼症襲港。

上學時，才是早晨七時許。公共診所已新添了「人龍」，是輪街症的，多是患上紅眼病。連步經醫院時也提心吊胆的。

課室裏，位子輪流空了。

鄰位竟發出陣陣抑壓着的啜泣，小阮哭着，眼睛疼得緊。在教師慷慨激昂的叫喊裏，隱約仍聽得到幾聲抽搐的痛呼。

瑛瑛的心一步步在收緊。她想幫忙小阮，扶她到病房，又怕受到傳染。她發毛了，爪子已伸向鄰位同學，要避啊！但又升起絲絲愧怍的心情——可恥的自私心，可恥的僞裝友誼！

紅眼症竟然不聲不響的襲向家裏來，瑛瑛的哥哥在某天的早上，眼中吐着「火焰」。

「休息吧。」

「眼疼不要上工。」

「可以乘機躲在家裏睏大覺。」

七嘴八舌的亂嚷着，稚年的弟妹在狹窄的住宅開鬧了「鳥窩」。

獨是媽媽緘默着。哥哥依舊在穿鞋。

「有沒有眼藥水？」他低濁的聲音像緩衝的火車頭。

「沒有。」老四狠命搖頭：「什麼也沒有！」

忙亂中，哥哥踢倒了盛裝着「公仔衫」的大紙皮箱，二元一打，是媽媽的外快，從工廠接回來縫的。

「哥哥，小心呀，紅眼症會叫人瞎眼的。」

「多嘴！」媽媽低喝了一聲，老三縮縮那小小的腦袋，在吐舌。

「認眞痛起來，就得看醫生！」

「眼病看私家醫生，最少要四五十塊錢，我的工資要化水了。」

「去公立醫院吧。」瑛瑛急急打岔，話溜出嘴，才後悔。公立醫院天才矇矇亮，就有一列長長的「人龍」。

哥哥浮起似笑非笑的臉容：「你有時間排隊嗎？朝早六七點就要輪籌，起碼站上幾個鐘頭。」他沉吟着：「請假，請假、再請假，老板就給我放長假了。」

「放長假，好哇。」讀幼稚園的妹妹高舉圓圓的小手臂，在拍掌。

「哥哥放長假，你要吃灰哪！還有飯吃？」媽媽煩燥的哄着老五，老五睡得安穩。

瑛瑛發現，哥哥頓然長出猪眼睛，腫腫地瞇成一線。趕緊退後，「不要望，不要太親密接觸，得離遠些。」瑛瑛提高了萬二分的警覺。

教生物的老師托着眼鏡，說：「你們得注意衛生，咳。」他的肺有問題，一口濃痰在喉管中升升降降，發出怪響。「現在流行紅眼症，不要去公共泳池，游泳最易傳染，還有切勿用公共手巾、臉盆，要與病患者隔離，並且常常得滴眼藥水。」

「是呀！」前面座位的嬌嬌女，臉兒像滑蛋，搖過來，忙着炫耀。「有效的，我天天滴眼藥水，媽咪買的，很貴，可以儲藏抗敵部隊。」

「你呢？你用那一種牌子的眼藥水？」

「我們沒有眼藥水。」

「藥箱怎能夠缺少這個？我們的藥箱什麼也不缺。」

瑛瑛沒好氣的答：「我們沒有什麼藥箱。」

「吓？」嬌嬌女營養充足的臉，紅紅的像個蘋菓。

「有什麼頭疼、肚疼、種種的疼，都用萬應的藥油。」

「阿婆用的。」

「我們也用。」瑛瑛滿含敵意的高聲嚷，彷彿尖叫：「我們不是阿婆。」

她始終不明白，家中的器皿用具，怎麼老是這樣簡陋的……

一個臉盆，四條手巾，五個小孩兩個大人共用，什麼也是公有制，杯、牀、等等……除了牙刷是每人一把之外，全家人可眞是「無分彼此」的！

瑛瑛死慳死儉，省下吃早餐的費用，整整七天，才購置了一條私人專用的新手巾。

「是我的，是我的。」鮮黃色的毛巾，上面綉着一朵粉紅的大花朵，引得弟妹們都來望。

「你們不要用我的東西！」

「嗯，自私鬼。」老四暗裏在嘀咕，很不甘心似的。

洗臉時，瑛瑛再不是把毛巾浸在臉盆內洗，因爲那公家臉盆就像個小小泳池。於是她只好扭開水龍頭，讓新毛巾飽和水份，擰着搓臉。

「洗臉不用臉盆，」母親的斥罵比水還要急湧。「你嫌水費還不夠貴？近井不可亂用水，近山不可亂燒柴。」

「媽媽，人家怕……」

「怕彎腰，還是怕跖低身來洗？你是千金小姐嗎？」

有一絲絲滑稽的感覺。千金小姐才不會縮在一個僅能轉身的小浴室兼厠所的密籠裏洗臉。

「唉！」地一聲，掛上那鮮黃的很艷麗的手巾。

黑黑的兩雙小泥手，早機靈的在背後爭着，鬧着看彩色花兒，是印在新毛巾上的那一朵。

瑛瑛的家中，實在沒法有私人專用的東西。

那條鮮黃的手巾無形中也很快成爲了公物。

哥哥怕是不曾聆聽妹妹的鄭重宣佈，常順手牽羊的把這條最完整的毛巾向臉上抹，或者擦擦背。當然在抹擦以後也會洗濯乾淨的。

染過老三的鼻涕，哥哥的汗，老四的淚，揩過老五青青的小屁股……

瑛瑛不知道，她的專用手巾曾經頻頻出動，爲那麼多人効勞。

其餘的兩三條臉巾，都有點像抹車布。一條條平直的攤開，像挨了許多子彈似的，百孔千瘡，破破爛爛。

要不是老三也患上紅眼症，老大才沒有滴眼藥水的福分，因爲他總是不肯告假，排隊去接受「廉價」的醫療服務。是老三輪籌診病的收穫物——眼藥水，分惠一點給他，這才叫他也享受到一份意外的治療。

「你知道嗎？泳池是傳染病的集散地。」瑛瑛硬充有學問的派頭，說：「早叫你預防了，不聽，偏偏要貪便宜，雄仔替你出入場費，你就陪他去游泳了。」

老三很反感的瞧着姊姊，眼中是夠憤怒的，滾動着血流。

白鴿籠中，——現在是時興說火柴盒中，他們全是擠迫的火柴枝，於是附近的泳池，才成了他們巨大的磁盆。雖然，露天的泳池，亦是鬧鬧哄哄的，像開蓋的罐頭。然而，那裏有水，溫溫的，可以洗澡，可以踢踢脚，躺躺，或是作出有限度的爬撥（人太多，隨時得吃窩心腿）。

「你莫管我呀！」想着，老三怒叫了一聲，衝着瑛瑛叫。

那種怒叫，像煞老大的語氣。老三、老四扭着頭在爭奪一個雪梨時，老大怒吼了，眼白的部位全部充血，很動氣的扯開在扭打的弟妹。

「大哥，怎麼你發這樣大的脾氣？」

「餓的去吃飯，想睡的去睏覺，我是發大痲瘋的，最好遠離我……你們可不可以靜下來？」

又是在外頭受了氣？

或是眼在劇痛，太難受。……

哦哦哦，果然靜下來了。

老三把雪梨輕輕咬了一口，遞給老四。

「原諒他吧。」瑛瑛寬恕了無故怒吼的老大，悄悄的坐到牀角去，却碰着正熟睡的老五。

老五仍是睡得香，儘管家中的衣車不斷搖，哥哥是條牛，使性子時，常常跳着脚。老四、老三的呼聲也夠響亮，包括哭叫。

但是，老五有天生抵抗噪音的能力，被遺忘於一角，沒知沒覺的睡。瑛瑛開始担心着，老五是否一個天生的聾子？……

老大找報紙看，找到牀上來，惶恐的瑛瑛縮到牀角去，他底混濁而血紅的眸子迫近，她的雙手緊撐着牀板，愈縮愈近牆，戒愼戒懼的迴避着，後來，索性緊閉雙目，手中忙碌地找屏障，要遮掩某些東西，某些陡地變成很巨大要覆陷過來的暗影。

住所委實狹小，可沒有逃遁的地方……

媽媽、老四的眼相繼變色，變成血紅血紅地……

什麼也是一窩蜂的，以前，老三出痲子、老四、老二

相繼各分沾一份，狹狹的一個小「火柴盒」，便成了臨時病院。難爲了母親，整整六天，不敢睡，守在牀頭。孩子發高燒，不可以吹生風，炎炎的夏日仍得關門掩窗，其他人熱得發汗，靜下來的孩子，全在昏迷，麻子護理不好，隨時會奪命。

天地眞是小！太小！

儘管是身陷「險境」，瑛瑛仍須無可奈何的招架，剛把明天的測驗溫習妥當，她的頭立即加重了。

爬上上格牀，臉兒正正向着老四，老四早睡着了，溫溫的鼻息竟噴到二姐姐的臉上來，溫溫的……

什麼時候，瑛瑛也患上了紅眼症了。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福倒從沒有享過，小型災難却接踵而來，瑛瑛倒安靜多了，這回不用逃避。他們兄弟間可以依舊親密斯守在一起。沒錯，他們原是一夥子的……

瑛瑛提着買了不久的新毛巾，揩抹眼膠，只數天，臉巾已漸次變得灰黑，那朵粉紅的花兒，殘了，鮮黃的巾上，零零落落的印上幾片墨黑墨黑的污漬。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

斯諾夫人書述中國友誼
莎莉・麥蓮訪問寫觀感

席　汶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夫人洛伊斯・菲勒・斯諾（Lois Wheeler Snow）寫的“死的光榮——當中國人到來的時候”。（A Death with Dignity—When the Chinese Came）的於一九七四年由美國蘭丹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埃德加・斯諾是美國著名記者、作家，他早期出版的“西行漫記”是許多人都熟知的一部著作。斯諾夫人寫的這本書記述了斯諾在瑞士患癌症時，中國如何關懷地派了包括早在一九三六年也和斯諾同在中國的喬治・哈德姆醫生（Dr George Hatem，即馬海德）在內的醫療小組，中國領導人又頻加致電慰問，還有斯諾在延安時就認識的老朋友黃華和其他中國朋友的探望以及其他有關的動人事情。作者還寫出了她在中國旅行時的觀感。先前她寫過一本名叫“中國舞台”（Chinese Stage）的書，則以記述中國今天的戲劇爲內容。

另一由莎莉・麥蓮（Shirley Maclaine，綽號傻大姐，是個電影演員）寫的“你可從這裏到那裏”。（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於今年由紐約諾爾頓出版公司（M. W. Norton and Co.）出版。作者是隨美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中國後深有感受而寫的。該代表團成員來自美國各階層婦女。作者寫出了美國社會的親身經歷同在中國新社會的體會的對比，還寫出了自己在六十年代訪問蘇聯時與在中國訪問的截然不同的遭遇。

外國文訊

旺

陳不諱

發哥一手捧着幾隻鷄蛋，一手挽着一小包豬肝，用三級四級當作一級的速度攀登石級。這時候，他着實覺得這條山徑太長太長了。

但是，他又曾經覺得這條山徑太短太短。

先不說太遠的，就說昨天吧，當他垂着雙手回家的時候，雖然很疲倦，肚子很餓，也很惦記懷孕中的妻子，但他眞眞切切的感到：這條山徑太短太短了。

他害怕妻子探詢的目光。

他理解妻子的心情，他的妻子也理解他的心情，她甚至故意不看他、不問他，他的視線也盡量投去別處，然而，他總是感覺，到處都是妻子探詢的目光。

大半年來，都是這樣。

這時不同了，完全不同了。

彷彿一切都變了樣。路邊的草叢特別翠綠、挺拔，一陣清風吹過，葉子迎風起舞，格外動人；天也分外美，瞧那山邊的一團團白雲，都張開了大嘴巴在歡笑；還有，那些火柴盒般的木屋石屋，這時也各有惹人喜歡之處。……對於這一切，發哥也來不及仔細欣賞了，他要趕着回家。

他喜歡妻子探詢的目光。

他笑出聲來了。

一路上，發哥如常的碰見許多鄰居。嚴格來說，他們不能說是鄰居，發哥的小木屋幾乎是搭在山頂上，這些「鄰居」卻有的住在山脚，有的住在山腰，彼此的居處有好一段距離。不過他們十分熟識對方，習慣在患難中互相扶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可以說是甚至超越了鄰居的關係。平日，發哥跟他們碰頭時，都有招呼，只是遠遠不及這時那麼起勁。

——「嗨，和嬸，多吃碗飯啊！」

——「小媚，怎麼這天穿得這末漂亮！」

——「阿業，今晚去不去踢足球？多射一兩球吧。」

鄰居們都感到發哥今天有點特別，由於發哥很急地走過，使他們的追問落了空。發哥也感到自己有點特別，好像回到了初戀的日子裏，自己似乎化成爲一種鮮艷色彩，把這個世界的一切都塗抹得絢爛繽紛。

這一天，發哥找到了工作！

他早上出門之後，便逐區逐區的去找——這便是他大半年以來的「工作」。當他乘搭了渡海小輪，再乘搭了數十分鐘巴士，來到了E區之後，他發覺了一些印刷得相當精美的「請人紙」，它們都是屬於某印刷廠的。發哥的心在劇跳，他太興奮了。別瞧發哥三十歲不到，他打從十二歲開始便進印刷廠當學徒，到這時已經有近二十年的工齡，可以稱爲印刷行的老行尊了。在印刷廠裏，等於魚在水裏一樣，發哥是操作自如的。

請人紙上這樣寫着：招請技工，開工足，糧期準。

發哥跑着去見工，他甚至無暇細想：在目前的經濟危機下，淡風遍吹，他這大半年來，別說鐵鞋，就是鋼鞋也踏破了，仍然找不到一份工作，這間廠憑了什麼？

曾經有一天，發哥在一份報紙上看到這一段消息：

「全市失業及半失業人數，非官方機構估計超過二十萬人。社會福利署發言人認爲，依目前社會情況，本市並不需要設立失業救濟金，恐防會引起一種社會危險傾向。

「社會事務司昨午在一個『與記者會晤』的招待會上，透露上述有關政府當局的福利決策措施。

「社會事務司解釋稱：五十五歲以下的市民，有關當局並不考慮給予任何救濟金。原因是救濟金制度一旦實施，有關市民將容易滋生依賴性，不願意找尋工作做，這會造成社會財富的損失。他不希望有此惡劣的傾向出現。」

發哥讀完這段消息，覺得滑稽極了，如果他當時不是在公衆場合，他準會放聲大笑。

發哥氣咻咻的硬跑了一程，眼看快要走到工廠了，他卻戛然的止住了脚步。

一陣天旋地轉。

發哥已經習慣了這個身體的反應，他甚至有了準備，剛剛止住了脚步便靠着牆壁。他突然冷靜下來，懷疑自己有沒有看錯了？在這個時候，這間廠竟然能夠開足工？而且還要請人？沒有什麼道理。

然而，尋求工作的强烈的渴望，使發哥實在沉不住氣，他沒有想下去，再次撒開了脚步。

發嫂懷了孕，並且快要臨盆了。

這個關頭，家裏多麼需要錢用呵！例如發嫂應該盡量多吃一點有營養的東西，例如要爲即將降臨這個家庭的孩子準備必要的衣物用品，產後，母親和孩子都應該吃得好。

這是第一胎。

正值一貧如洗的惡境。

發嫂原本是五金女工，她懷孕不久便失了業，那時還有工開的發哥對她說：「你便藉着這個機會，好好休息吧，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啊！喏，你聽聽這首歌！」收音機播着一首「節育歌」：「一個嬌，兩個妙，三個吃不消，四個斷擔挑。」

發哥希望工廠有夜工開，可以多掙點錢。

跟發哥的希望恰恰相反，工廠正淡下去。

廠裏，工人們感喟道：「旺的時候，廠裏想找條行路都不易；淡的時候，廠裏想找張紙頭也不能！」

沒工開，對着殭了似的機器，發哥滿不是味兒，特別是看到老闆玄壇似的臉孔，更是渾身不舒服。

工廠倒閉了。

工人們經過整整一個月的奔奔跑跑，才得到可恥的幾百塊遣散費。

大半年的失業，家裏的錢都用光了。

發嫂連飯也吃不飽。她把自己最暖的一件羊毛衣拆了，改織給孩子，她也把自己最好的衣服剪裁了，給孩子縫些小衣服。發哥看在眼裏，默默地想：孩子呵，你穿的是天下間最暖的衣服呵！你應該覺得特別的滿足！

發哥又聽人家這樣說：給產婦的補養好一些，讓肚內的胎兒强壯些，將來產婦生產的時候便順利些。人家又說：生第一胎的產婦是較危險的。

發哥找工作找得更急了。

他沒有想過什麼「救濟金」，有氣力有技術，他需要的是工作。

只是工作都躲起來了。

這天，發哥終於找到工作了。

是他的老本行，而且「開工足，糧期準」。發哥感到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了快樂。

山徑眞是太長了。

他想：一會兒先不要對妻子說實話。我回到去，第一件事是偷偷的把這鷄蛋和豬肝都藏起來，然後好像往常一樣，黯然地瞧瞧着她。之後，才突然告訴她，我已經找到工作。這樣，她的驚喜一定更大，這樣不是比一見面便直白告訴她更有味兒嗎？

這個辦法，發哥過去是常常使用的，特別是在婚前，不知如何，發嫂或者未來發嫂總常常上當，效果相當不錯，好像買到了戲票却委說全院滿座買不到之類。每一次，結果都是使到她份外驚喜。

這大半年來，由於失業，發哥已經沒有用過這個辦法，他的心情很壞，她的心情也不見得好。

他回到家了。

第一件事，他高舉手中的鷄蛋和豬肝，對着妻子大嚷：

「我找到工作了！」

步驟完全被他自己打亂了。

發哥感到身不由主。他踏進家門，心裏的感情便不歇地澎脹起來，簡直無法壓抑得住，發哥先前怎樣也想不到自己會這樣，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這一晚，發哥老是要說話，發嫂阻也阻不了，發嫂勸他快點睡，明早精精神神的去上工；發哥不明白自己上工怎會不精神？就是這晚不睡覺，明早上工也是龍精虎猛

的。於是，發嫂的話未完，發哥的另一番話又出口了。後來發嫂故意不睬他，發哥還是興致不減地自說自話。

次晨上工前，發哥叮囑發嫂道：「你現在更加應該放心休息了，我看孩子也快要出來了，你千萬要小心。你喜歡吃什麼？我買回來給你！」

發嫂深情地看着丈夫，搖搖頭，她知道他袋裏沒有什麼錢。這時，她的腹部偶而又作陣痛了，她也沒有告訴丈夫，微笑地送他出門。

發哥趕船趕車，他在E區下了車，走了幾步，遇見了一位許久沒有見面的工友，森叔。

原來森叔是在找工作。

發哥告訴森叔，他也失業了大半年，昨天才找到工作。他並且高興地對森叔說：「你和我一起到那間廠工作吧，你是印刷行的老行尊，一定受到歡迎的。喏，這不是那間廠的『請人紙』嗎？不僅這一張，週圍還有許多！快點去吧，昨天幸虧我去得早，不少人在我之後去問工哩。快走吧，說不定現在還有機會。」

但森叔沒有走，臉上泛起一種奇怪的神色。

他沉思起來。

許多人匆匆在他們身旁走過，發哥彷彿感到他們都是去那間印刷廠問工似的。

「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森叔抬起頭來對發哥說。

「最近有一些工友告訴我，有好幾間廠在勞工署登記，說要請人，但工友們去到問工，他們卻說不請人，我們在懷疑……。」

發哥着急地打斷了森叔的話：「可是這間廠確是要請人呀！要不是，他們怎會請我！」

「你知道嗎，這間廠的請人紙已經張貼了兩三天了！我也早已看到。」

「那末你有沒有去問工？」

「沒有，我沒有去，不過，你在那裏見成了工，也總是一件好事，失業大半年是怎樣的滋味，我會懂得的。好了，再談下去，你會遲到了，你去吧，改天我再找你，到時怎樣談也可以了。」

「森叔！」

森叔拍拍發哥的手臂，親切地笑了笑，道：「謝謝你這末關心我，你去吧，到一個新地方工作，一切不熟悉，要多加留神啊！快點去吧，不要担心我，我現在去找工友，總會有辦法的。改天我再上門找你！」

森叔朝發哥揮揮手，離去了。

發哥總覺得森叔有點異樣，以前的森叔是很豪放的，現在卻有點閃縮，好像有件事瞞着他，這是爲了什麼？同時，森叔既然知道這間廠請人，他又具備了足夠的條件，爲什麼他偏偏不去問工呢？

這件事沒有削弱他對工友的感情。發哥只是担心森叔，他想：改天我也要找森叔聊聊。

他滿腹狐疑地回到工廠。

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廠裏照常開工，一派繁忙景象，發哥也應付裕如，重新回到機器旁邊，他有一種舒暢的感覺。當然，在老闆的灼灼目光下，加上肩挑生活重担，這種舒暢也是很有限度的。

一個上午過去了。

一天過去了。

原來還要開夜工哩！發哥中午只吃了幾角錢炒麵，下午開工沒多久便感到肚子餓，經過一天緊張的勞動，他這時像一部給拆散了的機器。開夜工前，老闆給大家二十分鐘出外吃點東西——只是吃點東西而已，要吃頓飯也不可能。這二十分鐘，發哥找了個梯口，挨着牆打坐，閉上眼睛，就這樣「睡」過去。他連吃點東西頂肚的錢也得省下來。如果風平浪靜，那末也要待三十天才有糧出。他担心孩子等不到這一天，那該怎麼辦呢？工友們已經多次送來白米，送來金錢，否則這個小家庭也支撐不到如今，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哥發嫂以爲，這個孩子也可以說是工友們的孩子。發哥很清楚那些白米和金錢是怎樣得來的。發哥想：孩子啊，聽爸爸的話，你就遲一點才來吧！你應該懂得爸爸的心意，因爲你是我的兒子啊！

算了算時間，發哥站起來，一步一步的捱着回工廠去。開夜工，以往旺的時候是慣常的事，此刻卻成爲是罕有的事了。最近是不是眞的漸漸旺起來了？至少這間廠是旺起來了？發哥又想起森叔早上的一番話。

放工了。發哥在靠近山脚的一間士多買了一瓶鮮奶。發嫂未必喜歡喝，但發哥要發嫂喝，鮮奶有益啊！準備着初爲人父的發哥本來什麼也不懂，也沒有一個老人家在身邊，他只好努力揭開記憶之頁，看看有沒有記上人家有關的說話，來作參考。發哥用抖顫的手付錢。發嫂喝下的不僅是鮮奶，還有丈夫的一番心事！這瓶「特製」的鮮奶，將使發嫂特別受用，使她肚裏的孩子快高長大！

發哥接連開了一星期夜工。

這是第八天了。

這天，廠裏的氣氛比平日緊張，老闆和他的秘書不停

地來回巡視，因爲，這天將有一個外國廠家來廠裏參觀。這是早上開工不久之後，老闆鄭重宣佈的，之後，還經過一番佈置。

發哥漸漸有點恍然了。事實上，他也注意到，這幾天來，老闆沒有再用新工人，廠裏的新工人，就只有他發哥一個。但是，這間廠請人的招紙，仍然在週圍張貼着，每天都有不少人來問工。

這個老闆是在變把戲？爲了什麼？

發哥感到，這個把戲說不定跟今天的外國廠家來廠參觀有關。

老闆這幾天已經一再下令，職工不得請假，不得早退，卻沒有說爲什麼。發哥想：大抵老闆拿不準這個外國廠家什麼時候來，今天他有了把握，故此才公佈吧！

儘管老闆在身邊來回巡視，發哥仍然顯得心神不屬。他惦記着妻子。早兩天，他已經想不開夜工，早點回家。他自己也實在需要多休息，經過這大半年生活的折磨，發嫂身體不好，發哥的身體亦只有更壞，加上連續幾天開夜工，發哥更虛弱了，時常感到雙眼發黑，耳鳴心跳。不過他想早點回家卻不是爲了自己，是不放心發嫂。

但，這份工作不能丟。

在這個時候不開夜工，發哥很清楚會帶來什麼後果。他是了解老闆的那一套的。

老闆需要的是肯爲他賣命的工人，你愈是不惜犧牲他愈是喜歡。如果在這個時候曠工、請假或不開夜工，老闆即使不開除你也會烙記在心，遲早對你不利。發哥很清楚。

發哥和他的一家多末需要這份工作。

發哥當然希望這間廠開工旺。

昨天晚上，發嫂的陣痛來得更頻密了，這是快要臨盆的象徵，事實上也快到預產期了。這天早上，發哥曾託鄰人照料他的妻子，但一來發哥的木屋因爲遲搭，而且自他搭屋的時候開始，當局巡視得特別嚴，倘發覺有新潛建的建築物，不管是另建一間的還是加高一層半層的，都會立即派人來拆掉，以故發哥只好在這個山較高的地方，而且是在一個天然竹林之中搭屋，由於步步爲營，所以房子搭成之後，在外面是不輕易發覺的。鄰居也很合作。也因爲這樣，就是近鄰探視發嫂，也要走好一段山徑，還是沒經過人工整理的山徑，因爲經過人工整理，便會引起當局的疑心了。二來，發嫂生產，這是一樁大事，雖然拜託了鄰居，發哥也不能不牽腸掛肚呀！

機器的聲音好像愈來愈緊密了。

可怕的旺！這時候的旺，發哥感到可怕。

他想飛回家去，守候在妻子的身旁，分担她的痛苦，也共同把孩子迎接出來，這樣，孩子降臨人世時的第一聲將不會是哭聲，而是笑聲，對，是笑聲！

發哥雙眼潮濕了。

孩子需要奶粉，母親那末羸弱，怎能有足夠的奶水？孩子還需要其它的營養品；母親更需要補養，產後如果補養得好，產婦的體質將會得到很好的改善。

發哥想：我要加倍地工作，要多開夜工。

他又希望這間廠能夠旺下去。

外面，仍然是遍吹淡風，許多人失業。

他幻想，這間廠突然因爲什麼原因而暫時休歇一個短時期，那末，他便立即跑去碼頭，他以爲自己跑得比巴士更快，然後游過海，他以爲自己游得比船更快……

幻想畢竟是幻想，很快，他又回到現實來。

下午，那外國廠家終於來了。

那外國廠家來的時候，正是發哥身體感到最不舒服的時候。他眼前金星亂冒，幾乎站立不穩。他拚命支撐着，待那個外國廠家和老闆、秘書等轉到另一個部門參觀的時候，他便連忙一步一歪的走往厠所，跌坐在牆角，爭取休息一會。

片刻之後，他覺得稍爲好轉了，才又回到工場去。

「我這間廠經濟穩固，還要發展哩！我在週圍貼了請人招紙，在勞工署也做了請人的登記，你可以親自去調查的，莊臣先生！」

走了幾步，他忽然聽到寫字樓那邊傳來老闆的這番話，他整個人都清醒了。

接着是秘書的翻譯。

「莊臣先生，你上次寄來的訂單，距今不過一個星期，我們卻差不多起貨了！你現在也親眼看到了，這次，大概不必落短期訂單，可以落遠期訂單了吧，這樣，我們工作便可以更有規律，更有計劃，對你的好處便更多了！你在參觀中也應該看到，我們不僅設備一流，工人的技術也是一流的！」

翻譯又把莊臣先生的話告訴老闆：

「對，我最欣賞近出口的那部柯式機的工人，他是第一流的，在我們的國家裏，這樣的工人也是一流的。」

發哥知道，那外國廠家說的工人正是自己。發哥聽了，也沒有什麼奇怪，他是從來不懷疑自己的技術，這技術經過了許多日子的鍛煉，也經過許多考驗。

傳來的聲音愈來愈細。

發哥至此已經恍然大悟，這個老闆的計劃是多末周詳！但是，又有多少滿懷希望的失業工人受愚弄呵！

發哥又從工友處得知，這間廠是在這十天裏才旺起來的，之前，還炒了幾個工人。

發哥明白老闆爲什麼請自己。

森叔爲什麼不來問工呢？

下午放工前，秘書宣佈說，這批貨要趕着明早落船，工人們要接着開夜工，趕起貨之後，老闆請吃宵夜。

這是說，連二十分鐘「吃點東西」的時間都沒有了。

發哥明白這是爲了什麼。

放工之後，發哥連宵夜也沒吃便趕回家去。

在船上，發哥遇到一位工友，交談之下，才知道森叔原來是那間印刷廠的工人，而且發哥剛好做着森叔原來的工作。

發哥心裏百感交集。

回到山脚，人家告訴他：發嫂被送到醫院去了，看來相當危險哩！

發哥到底是堅强的，他經歷過多少風雨的磨練呀！他硬挺着趕到醫院。

一大羣鄰居守在急症室外邊。

一位年近六十的大嬸看見發哥便哭起來：「發哥，我眞對不起你呀！」

發哥是託她照料妻子的。她叫康嬸。

人們說，發嫂可能肚子劇痛，想幹點什麼，那知摔在地上。不過這不能怪康嬸呀！她差不多整天整夜的守在發嫂旁邊，後來見發嫂不大對勁了，才趕着回家去張羅點錢，作好準備。豈料就在那時候出事！人們說，也幸虧剛剛有一位工友趕到，救起了發嫂。

人們說，那位工友辦妥了手續，回來了。

發哥回過頭，看見森叔走過來。

兩隻有力的大手緊握着。

森叔說，他知道發哥開夜工，便算準了時間才來找他，沒想到嫂子……，也是他想得不周到，也沒有好好關心發哥，不知道發嫂的事，不然，他是應該不讓這件事發生的。

發哥只是用勁握着森叔的手，盯着急症室的門。

最後的徒賭

凝寒

周圍的氣氛是沉悶的。

每逢星期三晚上和周末，港島灣仔一帶格外「興旺」，車水馬龍，一部部「珍寶型」的隧道巴士擠塞在天樂里口，一羣羣穿紅着綠的人們下了車，急急朝跑馬的快活谷走去。小巴坐地起價，車頭掛着寫有「馬場」兩個藍字的白底牌子，價目是四元。電車幾乎每一輛都是轉入跑馬地的。報攤擺滿什麼「孖Q」、「馬經」、「貼士」、「獨贏」等油印刊物，令人眼花撩亂。

一間間四重彩、六環彩的場外投注站忽然一下子多起來，首先是港府的獎券發售處掛出了四重彩投注站的小紙旗。一些理髮店、時裝公司結束了，也以場外投注站的姿態出現。

往投注站排隊下注的人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嫩，有家庭婦女，也有工人裝束的，新潮打扮的則更多。他們臉上抽搐着，手中拿着馬經報，買了一張張只有五元紙幣面積大、印有各場馬的號數的賭票。他們小心地按自己心血來潮的感覺，認爲某個編號的馬匹一定跑出，和在馬經報上「鑽研」所得的紀錄，往賭票的號碼上打一個孔，然後填寫上自己的投注款項。

年明憤然地撕毀了手上的四重彩賭券。他又賭輸了！他雙手插在褲袋裏，捻着空空如也的褲袋，垂頭喪氣地向前慢步。

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頭，把他嚇了一跳。

「喂！瘦皮猴，你欠下『三哥』的一筆債，怎麼辦呀？」對方是一名面肉橫生的彪形大漢，粗聲地問年明。

年明帶着怯懦的聲調說：「請三哥通融通融，我一定湊錢還的。」

「三哥今日頒佈了新規矩，因爲太多人挽（即賭），向他借水（即錢）人多，所以要加利。不還清，見他去。你是第一個！」說畢，即伸出粗壯滿毛的手臂，要拖年明。

年明個子瘦削，怎敵得對方力大如牛，反抗不了幾下，就被半劫持地走過繁雜的街道，來到一間破廟似的屋子內。

「快拜見三哥！」大漢一下子將年明推倒地上。

「哈，禮多了。你就是田年明？」倒是三哥和氣得多。三哥穿着一套筆挺西裝，載金絲眼鏡，頭髮油晃晃的，分明是洋場中的大亨，那會是放高利貸的人？

年明凝視着三哥皮笑肉不笑的面孔，疑惑不已。

三哥又油腔滑調地說：「年輕人輸點錢，不要緊，你欠我的，我不追究，就作爲我送給你的。但從今日起，你一定要聽我的話了。」

年明想追問原因，三哥已打個手勢叫大漢走近身邊向他作耳語。

年明心裏不禁打了個寒顫。忽聽大漢對他說：「今晚輪到油蔴地×街×號的賭檔被㓥，你替檔主看看檔，如果被拉，大家兄弟會照顧你家人。要是你不照做，哼！看着——」

曜的一聲，飛出一把五吋長的小刀插向板壁上：「就要你見紅！」

年明急得大喊：「我欠三哥多少，我儘快湊錢還，我不幹這種事。」

大漢咆哮着：「哼！小子，你這樣有骨氣，當初就不用求我替你向三哥借錢！走！今晚一定要準時到，否則取你狗命！」

年明跟蹌地走出破屋，後面傳來三哥一陣陰險的笑聲：「哈哈！傻子，帶隊㓥檔的大佬是我的熟朋友，包管他不會虧待你的！」

年明大約卅餘歲，已結婚數載，有兩個孩子，兒子五歲，女兒兩歲，一家四口住在慈雲山。

年明有一門好手藝，膠廠裏的每一種啤機讓他摸摸，他就曉得使用。他本來是深水埗一間塑膠廠的技工，年青力壯，技藝又好，每月的收入在一千元以上。

過去，年明不喝酒、不吸烟、不賭博。明嫂又是個勤儉樸實的婦女，那時候小女兒還未出世，一家三口的日子過得滿不錯。後來經濟不景，行業萎縮，年明工作的膠廠雖然規模頗大，亦同樣接不到訂單，處於半停工狀態。前年，年明跟大伙兒一起，每星期只能開工兩、三天，每天又僅開工六個小時，比較以往每日開工十二碼（即工作十二小時），收入下降了五分之四。年明的收入驟然減少至二百元不到。

物價是這樣的高，工資是這樣的低。年明算一算，租金去了四十多元，剩下的百多元，怎夠維持一家生活呢？大人可以捱麵包，孩子又怎能？況且第二個孩子又剛剛出生。

年明想轉行，但沒有其他技藝，學揸車，又沒有本錢考車牌。

「我一定要設法賺錢！」年明暗自下決心。

年明返工的工廠附近是賭檔林立的地區。字花檔，什麼字騎字，買中了，就是一賠五十，買十元，賠五百元。五百元，可以買奶粉，買服用、玩具給兒女，這是多麼大的引誘。年明第一次跟賭檔沾上關係。

可能是所謂「運氣」吧，年明果然徼倖買中了一次，他滿心勝利的喜悅，懷着贏得的款子回家。

明嫂接過年明的數百元，看到他那種神情和突然濶綽起來的氣派，感到大大的驚愕。當她知道丈夫的錢不是憑勞力取得，而是賭博贏來時，她雙眉緊鎖了。

「明！現在開工情況這樣差，入息有限，該想想正道的辦法。賭是容易累人累已的！」明嫂婉轉地勸告年明。

「難道是我所願？正是收入不夠支發，才姑且博它一博。這不比束手待斃好嗎？」年明說畢吹着口哨，輕鬆地逕入浴室去。

賭徒的心理是難以捉摸的，他們往往贏上一兩次，就興奮得要開啤酒，斬燒鵝慶祝。其實他們只要仔細算一算輸了多少次，贏的跟輸的竟然是龜兔賽跑之比，他們或許就不致於沉迷下去。可惜年明沒有注意這一點，他終於成爲賭檔的熟客。

一日，明嫂放工買餸回家，赫然發覺女兒驚慌地瑟縮在門口的垃圾箱旁邊。她啼哭着：「爸爸要賣我，我不入去！」

屋內，年明頭髮蓬鬆，伸開四肢，癱瘓似地躺在床上。

明嫂一個箭步走近床沿，雙手用力地扯起年明的衣領。她目睹丈夫日漸墮落，心傷透了。「明，你變了，連兒女也要賣，你還是人嗎？」她的聲音有些哽咽：「爲什麼你不清醒清醒！」

年明自知理虧，默不作聲。又耐不住明嫂的扯來扯去，就像被咬傷了的癩狗，發起惡來：「大B是我生的！我有權要他怎樣就怎樣！」

「勸你多少次，十賭九輸，硬是不聽！這樣沉迷下去，非至毀了你的一生不已！」

明嫂說的話，年明其實也能體驗到。近來，他每次下注，逢賭必輸，有幾次，他經過賭檔門口，本已決心不再進去，「荷官」（賭檔主持人）却來拉哄他：「包贏，這一趟包贏！」那就試投注它一盤吧，贏了就走。可是贏了，其他賭徒就起哄了：「啊！有這等便宜！贏了就走？不能，玩玩，再來！」結果，他又全軍盡墨，洗袋而歸！

終於，年明的脾氣變得更暴躁了。今天，因爲兒子要跟他一起玩波子棋，他正輸得一肚子氣，便往兒子身上發洩。

這之後，明嫂感到丈夫已靠不住，將女兒托人照顧，毅然到酒樓洗碗碟，覓取微薄入息以維生計去了。

陷阱，社會上到處都有陷阱！在陷阱滿佈的社會上，要提防墮落，就得保持長期的警惕性，就要努力學會分析事物、辨別事物的本領！而眼光淺短、意志薄弱的人，陷阱當前，則往往容易被誘深陷而無法自拔！

今年，周圍的「合法」賭檔——四重彩、六環彩場外投注站宛如孑孓般孳生。

每逢週三、週末，在黃大仙附近的四重彩場外投注站必定有年明的足跡。

明嫂不忍丈夫走上邪路，總是耐心地勸年明戒賭。

年明失去了理智，那裏聽得進耳！還說：「嚕嚕囌囌，有什麼好說！你知道嗎？政府打算在沙田興建一座跑狗場。政府也提倡賭，你還來勸什麼？」

賭徒跟債台是分不開的。年明賭本的來源就是「三哥」。

黑暗的大地，周圍是寂靜的。年明輾轉反側，久久不能入睡。

他沒有依時去到大檔。

「天亮之後，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年明喃喃自語。

年明撫心自問，妻子一向苦口婆心的對他勸說，而他却忠言逆耳，現在可感到很對不起妻子了。妻子爲了生活，寧願自食其力，到酒樓洗碗碟，放工回家還照樣燒飯，照顧孩子。相反，他却不問邪正曲直，一心流連賭檔，兩年來全未有盡過做丈夫做父親的責任。

年明羞慚得幾乎要放聲大哭。

年明看看身旁的妻子那清瘦的面孔。「啊！她捱得比前瘦了許多！」他輕輕地吻她的前額，又轉臉凝視兩個酣睡中的孩子：「爸爸不是人，對不起你們！」他撫摸着孩子潤滑的小手，滴下了淚水。

年明悄悄地爬起床，往外溜去。

天色漸漸變爲魚肚白，樓下突然人聲嘈雜。「有人跳樓呀！」

不久，年明家響起了急速的敲門聲，一名穿制服的男子在問：「你家是否有人叫田年明！」

明嫂哽咽應着：「是！」

「你知不知他幾時跳樓？」對方問。

明嫂只是搖頭，接着急忙穿上一件外套，髮鬢未理，就跟着那穿制服的人下樓。

微風夾着春雨，清明時節前後，寒意未盡。明嫂頭裹白布，兩個孩子身披白色孝服，走在黑色靈車的後面。

送殯的親朋，零零落落地緩緩前行，經過出售電器用品的商店，傳來新聞報告：

「據馬會宣佈，昨日孖Q爆冷……」

「政府也提倡賭，你還來勸什麼？」年明的語音彷彿挾雜在新聞報告聲中，傳進明嫂的耳朵裏。

明嫂感到一陣噁心，她幾乎暈了過去。

只值三十元的生命

廷亭

生命是最可貴的，但生命的價值輕重不同。一個名人的生命，像稀世的珠寶；一個英雄的生命重於泰山；在某種社會裏，甚至一個闊佬的生命也是值錢的，而一個活潑、善良的女童工，她的生命比不上一頭名種狗。

報紙新聞版的一角，刊登了一宗一個女孩在交通意外中身亡的事件。——意外，意外對石敏一家來說，實在太多了。石敏一閉上眼睛，妹妹石茵的臉孔，就很清楚玲瓏的浮現在腦海裏，可是只一剎那，又冷酷無情的消失了，她唯一的妹妹被拉到另一個世界去了。石敏感到自己過去的光陰，就像由一個個意外所組成。除了讀書的一段日子，算是最平靜最幸福之外。

爸爸是一個海員，那一年的颱風季節，爸爸跟着貨船，一同被埋葬在險風惡浪裏，公司雖是補回一點撫恤金，一家四口的擔子，就落在這位大姐姐和多病的母親身上。困苦的日子，總是漫長的，很不容易才見弟妹長高一寸，但意外又再發生，那年的水災，滔滔洪水，冲毀了她的家園，更很殘忍的把她母親一同冲去！從此，她只有一個人獨力支撐這個家。三年了，三年的光陰，石敏像渡過三十年，現在的她，髮鬢斑白，無神的眸子，加上用淚水墾成的「魚尾皺」，在她身上，已沒有一絲青春的痕迹。過去，她曾經那麼勇敢，那麼堅定，記得爸爸死的時候，她含着淚水對媽媽說過，「不管多大困難，我們總將活下去的！」當媽媽又死去的時候，她對鄰助自己的鄰居，很堅定的說過：「我會把弟妹撫養成人的！」但現在只剩下她和弟弟，是誰給的這樣安排？爲什麼妹妹不能生存？爲何要奪去她的生命？她腦海響起千百次這樣的問句。

兩個月前，石茵剛小學畢業，她整天叫着要分担這個家的擔子。妹妹長得較高大，找工作少了點困難，很不容易才在電子廠找到一個空缺。石敏替妹妹剪去辮子，裝成成年人的模樣去上工。石茵是一個聰慧，純眞的女孩，很快就適應了流水作業的工作速度，而石敏則提心吊膽的像牧羊姑娘看守羊兒一樣，看護着妹妹。她知道品流複雜的電子廠，到處都是色情販子佈設的陷井，她怕妹妹貪慕虛

榮，怕妹妹學壞，整日裏都像長氣的老婆婆一樣叮囑着妹妹。繁重、苛刻的工作，緊緊的壓着石茵，但她並沒有抱怨自己的童年太短。

那一個難忘的早晨，木窗外還滴着雨水。照例，石敏比太陽還要起得早，做好一些瑣碎的家務，弄一點簡單的早餐給弟妹。當窗外有了微光，石敏很不忍心似的，準備推醒酣睡在夢鄉的妹妹，一齊去上工。

「嘩！又扯起萬國旗（指掛在屋裏晾乾的衣服）。」石茵擦着睡眼，伸一個懶腰說。

「今天那麼本事，不用我叫起身。」石敏對妹妹微笑說。

「今日是三十號，我一定要早點起床，若今日遲到，三十元的勤工獎，又走返入老板的錢袋了。」

「我已煮了粥，快去洗臉吧！」

「姐姐，三十元可買到不少東西，這個月出糧，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送弟弟一盒顏色筆，一件新校服。你發夢也掛着出糧、勤工獎。」石敏打斷了妹妹的說話。她很明白妹妹的心情，因爲自己也有過，第一次接到用勞力換回的金錢那種興奮喜悅的心情。

「不，我現在改變了主意，人工交給你，勤工獎先借給人，你會不會反對？」石茵望着姐姐問道。

「借給誰？做什麼？」

「借給大妹做點小生意。」石茵很認眞的說。

「看你像有了幾百萬！快詳細一點告訴我。」

「昨日，我在街口洗衫，見到大妹，她愁眉苦臉，原來權叔（大妹的父親）已失業幾個月，家裏很困難，她原想做半日工，但生得矮細，很難找到工作，我幫她想了個辦法，早上到茶樓門口賣汽球，可是她沒有本錢。」

「所以你就打算借給她一點資本，做起小軍師來。我不反對，快吃點粥，我們該上工啦。」

「是呀，昨夜下那麼大的雨，馬路積水，交通一定很亂。」

「姐姐早晨！」最小的弟弟從被窩裏鑽出來，帶着睡意說。

「弟弟乖，籮裏有隻鷄蛋，你吃了才返學吧。小心過馬路！」石敏吩咐道。

「我沒有的？」石茵滿臉孩子氣，在姐姐面前攤着手。

「弟弟需要多點營養，才長得强壯，快跟我返工吧。」石敏說着去拉妹妹的手。

「我們返工啦，你要多跳點繩呀！」石茵回轉頭吩咐弟弟。

「該叫弟弟多溫習功課。」石敏帶着責備的語氣說。

「長得高，去問工才不會吃虧嘛！」

繁盛的交通要道，巷口渠邊，都浸積了雨水。地上的泥濘像墨汁一般，兩旁直插雲宵的建築物，像峽谷的高山，像懸崖的峭壁，馬路上是川流不息疾馳而飛的車輪，中央的電車站，擠滿了候車的搭客，巴士站黑黑的長龍，望不到尾巴。

「姐姐，輪巴士，到十點鐘也回不到工廠，我們去擠電車吧！」石茵拉着姊姊，眼睛像探射燈似的掃視着四週。

「好吧！別像老鼠的亂鑽，馬路如虎口！」

「你放心，擠車我是高手。」石茵露出頑皮的笑臉說。

電車站上摩肩接踵的擠滿搭客，人人都心急如焚的望着那遠遠的盡頭，搜索電車的影子。

「眞倒霉，兩架車都『飛站』（不停），我看見別人的手錶已八點多啦。」石茵着急的說。

「姑娘仔，你不要站開去，很危險的。」石茵身旁一個中年婦人對她提示道。

「姐姐，一有車來，你拉着我，一定要迫上去的，否則三十元就不見了。」石茵聽不到那婦人的勸告，心裏只想着遲到，一個月辛辛苦苦的準時返工就白費，對大妹所作的諾言就要落空。

「你站進來一點，很危險的。」石敏拉着妹妹的手，話音未落，一輛名貴跑車駛過，濺起的泥濘，飛射上石茵滿身滿面。

「眞急死人，我們搭的車，像蝸牛爬地，那些私家車，又全不看人的，好天就大放黑屁，下雨又像賴尿的撒得我全身是泥水。」石茵邊用手帕抹去臉上的污泥邊罵着。她的說話引得搭客們也笑起來。

「小姑娘別只顧伸長頸望，汽車駛得那麼快，你這樣站出去很危險的。這個車站已出了好幾次意外了。」一個搭客好心腸的道。

「有車來啦，姐姐拉着我的手！」石茵圓大的眼睛像發現寶貝似的驚呼着。那穿着一身花斑斑廣告衣的電車，慢條斯理的遠遠爬來，車箱上下都擠滿了搭客，石茵像熱鍋上的螞蟻，恨不得變成了蒼蠅飛到車箱裏去。車站上人頭湧湧，都是那麼急切的需要乘車。

車慢慢停下，開了半邊門，石茵像在急流中拼命掙扎，當她的手指剛剛觸及車門，却被搶着上車的搭客撞開，地上濕滑的泥濘，令她沒法站穩，像折落的花蕾，跌出馬路，迅即被一輛疾駛而過的汽車衝開幾碼以外。汽車急速的煞掣聲，尖銳刺耳，就在這一剎那，石茵剛剛萌蘖的生命，被這可怕的市虎，活生生的吞噬，碧血混

着雨水染紅了地面。石敏再也聽不到妹妹俏皮的語調，再也觸不到妹妹雪白的手，看不見妹妹天眞的笑容。沒有人能領會，石敏她現在那頓失親人的心境是如何的慘怛難堪！

「敏姐你吃點飯吧！」好像是石茵的聲音，石敏全身爲之一震，用力睜開疲倦乾澀的眼睛。呵，面前站着的只是鄰居的大妹，妹妹的好朋友。她感到眼裏像鑿開洞孔，淚水涓涓的流着，自己也沒法控制。

「姐姐你不要哭啦！」又是石茵的聲音，今次分明叫的是姐姐，一隻細嫩的手拿着毛巾替她抹淚。呵，不是妹妹，是弟弟的小手！

弟弟苦喊姐姐，姊姊擁抱着唯一的弟弟，兩個兒痛哭起來。她眞的沒法相信眼前的一切，沒法相信這個家庭的悲劇怎麼老沒個完！

「姐姐你吃點飯吧，是大妹替我們煑的，你已昏過好幾次，上午你們廠的工友，同一些街坊都來探我們。」石敏用力睜起浮腫的眼皮，此刻她發覺弟弟好像長大了，她憐惜的望着弟弟。

「石敏你醒啦，我煲了點湯，你喝一碗吧。」鄰居祥嬸推門進來。她是一位熱心助人的主婦。

「祥嬸，我是不應該讓石茵去上工的……」石敏又哭得說不出話來。

「石敏，好孩子，弟弟需要你，爲自己爲弟弟，你一定要更勇敢的面對困難，別儘在怪責自己。那車站今年已出事三次，住在香港的小市民，哪個不知道交通惡劣，搭車困難！而那些利慾難塡的工廠的老闆，又只知剝削，有甚麼理由遲到一分鐘也不能……」

辦理了妹妹的後事，石敏拋開滿腔的哀思，振作起來。斷腸人怕見傷心地，她每天一大早就出門，孤單單的獨個兒步行上工。

「早報，早報，石敏姐早晨。」一個賣報的女童高聲叫道。

「早晨，大妹。」石敏用沙啞的聲調說。

「我找到了半日工，每天上午幫人看報紙檔。」

「早上做工，下午讀書，你可吃苦了。」

「石敏姐，我眞不明白，窮人不是人麼？我們總是吃苦，我們的生命，却比不上富人的一頭狗。」大妹含着淚花，激憤的說。

「在老板眼裏，我們從來就只是工具，在這地方，我們只是壓榨機內的甘蔗，榨出的瓊液，供壓在頭上的寄生蟲享用，以往我也有很多的不明白，但血淋淋的事實，給了我很清楚的答案。」

偶過故居

錦銘

偶然間來到以前住過的地方。

走進街中，再沒有那種熟稔的感覺。那自出世後，一直住上十多年的三層式樓宇，已經拆卸了，代替它的是一幢高了二倍的大厦。

我竭力想找回一些舊的記憶，比如那個孩童時不知走過多少遍的梯口。我一看再看，在別人的門前左探右探，只見裏面飄來懷疑的眼光。終於在黑暗的一角，發現那熟悉的門牌，那個塡表格時經常必須寫上的數字。木的樓梯已變成冷冰冰的石階。我站在梯前，向深沉黑漆的裏邊看去。就這樣呆呆的站了兩分鐘。想回溯些什麼？那童年的笑聲，那個背着書包，一步跳兩級回家的孩子？兩分鐘好像跨越了十年，在秒針繞走兩圈的光景裏，過去的一切都湧進腦海中來了。

對面那座大牌檔仍然存在。記得一次和父親兩人，在那裏吃晚飯，吃那種稀稀淡淡的湯飯，那是在母親回鄉後的第一天。我們一面吃，一面聽火爐鑊子上燒東西發出來噼噼啪啪的聲音。

以前這裏樓梯旁，擺着三個替人剪髮的檔口。其中一個的上唇崩了一截，我們經過時，總喜歡喊他的花名「崩哥仔」。他的剪髮技術，是三個中最壞的一個。那時這種剪髮檔口，都放有很多連環圖故事，給在等候剪髮的人看。我們選擇他剪髮，只因爲他能說笑。

每次剪完髮回家，母親就會指着我的頭說：「剪得一面高一面低，這麼難看，下次不要給他剪！」但到了下一次，頭上又出現那個樣子，母親又生氣地重覆那句說話。那時剪髮你想多少錢一次？三毛子。

現在梯間只剩下一檔，是技術最好的那人。我悄悄的從他面前走過，很想和他打個招呼，看他是否還記得十多年前那個愛跖在街上打波子的孩子。他蒼老了，頭髮白了一大半，戴上眼鏡正在替人剪髮，動作不再是過去那樣敏捷。他脚下一地的公仔書，混著密密麻麻的髮屑。

街尾轉角處，那間賣酒的小店，還是那一副面目。裏面狹窄的空間，擺着一個個如啤酒桶的缸。上面掛滿

漏斗及各種不同容量的木壳。以前常常就只穿底衫和內袴，來替母親買甜醋或白酒。一雙小手，緊緊的捧着碗邊，眼睛瞪着碗裏盪個不停的液體。已經把脚步慢下來，但也仍然不能阻止它的流溢。回到家裏，母親總是疑惑着，這麼少？而我會立刻用嚴正的臉孔回答：是呀！是呀！其實心中有數，碗裏三份之一的東西，都洒在沿途的路上。

斜對面的公厠，已改建過了，不再是汚汚黑黑的，看上去清潔美觀得多。在這裏住的時候，樓內沒有厠所設備，遇上需要，便以高速的步伐，向那座公厠跑去。下樓梯，越過道路，然後再走幾間舖位。那一刻鐘，這段路在感覺中是最長的。進了裏面，並不是立即可獲得解決，很多時候還要站着等候着矢坑的人出來。最令人鼓噪的，是裏面那個人在看報紙，看完一版，然後慢條斯理的又翻過來，看另一版。在外面等候的人，只有忍着發急。有時眞想揪那人出來，揍他一頓。

厠所內是一格一格的，踞在裏面的人，總是毫無遮掩地，給在外面等候的人亮着眼睛瞪視，難爲情得很。後來裝上鐵門，才好一點。遇上雨天，要進厠所，更是不幸。有一次，適逢下雨天，撐開傘，飛奔着走往那骯髒的地方。好容易才等到位置，掩上門，用傘的把柄勾掛在門上。正專心一意行事中，突然一陣急促的脚步走過，舉頭一看，雨傘已經不見了。那時又不能站起來追出去，眞是無名火起三千丈。自此之後，遇上雨天如厠，雨傘再不掛在鐵門上，而是用手牢牢的抓着不放。

現在新起的樓宇，大多設有厠所，上面說的那種苦況，已隨之消失了。

厠所門外，原擺有一檔牛雜，靠近厠所圍牆。常放着兩個火水鐵桶的生牛雜，上面浮起紅紅的血水。那個婦人背上孩子，使着一手靈活異常的剪刀，剪多剪少，分毫不差。傍晚時分，她便會在檔口點起一盞小燈，光綫黯淡。那不是火水燈，樣子古怪，一個小火頭從一枝纖細的金屬棒裏吐出來，我不知它叫什麼名字。那時一個斗零(五分錢)，可以有一串牛雜，還可以塗上紅的、黃的醬油。現在這檔牛雜不見了，也許搬到別處去。

六、七年的歲月，把以前的一切都抹得乾乾淨淨。新的建築物、新的環境，全把舊的代替。一眨眼便是十年了。這句說話，現在才深深的爲我所體會得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個十年呢？再過十年，這裏又另一番景象，而自己那時又要變成另一個人吧？

女工（油畫）

（新加坡）陳城梅作

江南水鄉（油畫）

（新加坡）陳楚智作

海洋文藝

第二卷第十二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一號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illegible]

定價港幣二元

3 1761 11926530 4

per
PL3119
.H6
H33
v.2:no.12
(1975:Dec.)
CANADA_HK